

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卷第二十七
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

五釋華十義者，一含實義，表法界含性德故。二光淨義，本智明顯故。三微妙義，一一諸行同法界故。四適悅義，順物機故。五引果義，行為生因起正覺故。

第五啊，是解釋【華】的十種意義。華的十種意義，第一，就是「含實義」：怎麼叫含實義呢？就是啊，說的這個法界，含這個真如的自性，含這個真實的性德，所以呀，叫含實義。

第二呢，「光淨義」：光明啊，清淨的意思。這是說這個根本的智，「明顯故」：就啊，顯現出來，顯現出啊，自己這個本有的智慧光明，所以呀，叫光淨義。

第三呢，「微妙義」：很微妙的，不可思議的。因為「一一諸行同法界故」：在這個一一諸行，八萬四千行門，啊，每一個行門呢，都充滿法界，充滿法界，同法界故。

四，「適悅義」：啊，令一切眾生啊，都很歡喜的，很快樂的。啊，「順物機故」：順物機啊，就是恆順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啊，都非常歡喜，這叫適悅義。

五，「引果義」：這個華呀，它能引出啊，這個正覺的佛果，這個因華能引出佛果。「行為生因」：這個修行啊，這個因，萬行的因華，能啊，生起這個正覺佛果。所以呀，以萬行的因華，莊嚴無上的佛果，所以叫引果義。

六端正義，行與願，俱無所缺故。七無染義，一一行門三昧俱故。八巧成義，所修德業善巧成故。九芬馥義，眾德住持，流馨彌遠故。十開敷義，眾行敷榮，令心開覺故。

六，這華第六種的意思啊，是「端正義」：華呀，有端正的意義。這是啊，說的這個行門，和這個願門，「願俱無所缺故」：啊，這個信、願、行，這三無漏學。第一，要信，生出一種信心。信，然後就有願心；願，然後就要行去，這個行與願，俱無所缺故。那麼有這個願，然後就要去修行，願也常常不缺；這修行也常常無缺，這個就是願也圓滿，修行也圓滿。

第七，是「無染義」：沒有所染污。「一一行門三昧俱故」：所修的一一行門，你修行哪一個行門，三昧俱故，啊，都啊，能成就你三昧，具足三昧。

八，「巧成義」：啊，很巧妙的這成就你的所修的行門了。「所修德業善巧成故」：你所修的這個道，和你所做的這種德，善巧啊，成就你這個功夫。

九，「芬馥義」：芬馥啊，是香，有一種啊，香氣。華啊，都有香氣啊，這個香氣呀，就是說的這個，「眾德住持」：你所做的種種的德行，能啊，常住，啊，常持；「流馨彌遠故」：你所呀，放出來這種的馨香啊，啊，彌遠，就是很遠很遠。這是啊第九個華的意思。

第十個華的意思是什麼？「開敷義」：這華呀，會開，開的恰到好處。「眾行敷榮」：這就說呀，你修行啊，修行的萬行，萬行莊嚴，這就好像華呀，開了那麼茂盛的樣子；「令心開覺故」：令你這個心呢，啊，一天就比一天明白多一點，一天比一天就覺悟多一點。

這個禮拜天呢，到另外一個佛堂啊，去給他們開光，開幕。在禮拜六晚間呢，六點半，到他那去啊，給他灑淨。那麼以前說過啊，所有的居士願意去的時候，到那吃齋呢，若如果去吃齋，就早一點報名，我們這告訴他們有多少人去？不過，去的人呢，這個要隨喜功德，一個人呢，要供養三寶啊，五塊錢；那麼多了也不要，少了也不相當，那麼有人願意去呢，就早一點報名；若沒有人願意去呢，也不勉強。

修行啊，就像那個流水似的，不應該停止；尤其在這個戒期裏頭啊，這個最重要啊，就是這個拜願！好像前幾天那個人參加我們這個暑期班，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拜佛？你們這個應該告訴他，他不明白的事情，應該解釋給他聽。

我們在這佛教一個開始的時候啊，一切事情啊，都要有一種軌道。那麼有的居士就說，啊，這個去吃一餐齋要拿五塊錢，這是很貴的！不是這個問題，這是啊，你為法，為的供養三寶，那麼在三寶面前來種福，那麼所以呀，就用一點錢。這個錢本來是假的，但是你借假修真！你這個假，你若捨不了，真的也不能成。

這個拜願呢，其它一切功課不應該停止，我們就有旁的事情，除非特別呀，的情形之下，都不能停止這個拜願。那麼我們做事情，是要步步認真，所以呀，才能啊，啊，有小小的成就；如果若不認真呢，那一點成就也沒有。就有成就，我們也覺得啊，沒有什麼意思。

因為我們沒有盡上我們這種真功夫，你就有所成就，也是一種啊，僥倖！僥倖啊，怎麼叫僥倖呢？就是不應該得而得了，這叫僥倖。那麼以後啊，希望啊，我們什麼事情都，在這個拜願的這功課，和所有的一切功課，都是不可以馬虎啊，把它放過去，因為你差之絲毫，就謬之千里。

我們出家啊，要問問我們為什麼要出家？我們出家不是求名，也不是求利出家的。那麼所以呀，必須要忍苦耐勞，修這種的行門。

那麼今天(一九七二年九月三日)，去到這個三藩市佛教會(弘福寺)，給他們這個的佛像開光。我第一首偈頌是說，『釋迦牟尼無去來，法界虛空盡包該；爾今光照三藩市，善信檀越福智開。』

這是啊，第一首偈頌，這也叫「說法」。這是說的什麼法呢？這是說的讚嘆釋迦牟尼佛，讚嘆的偈頌，說釋迦牟尼佛呀，他無去無來。為什麼不去不來呀？因為他法身呢，是周徧法界，盡虛空徧法界，都是佛的這個法身，所以才說啊，法界虛空盡包該，這個該字啊(就是言字邊加一個亥字那個亥；不是啊，這個蓋上的蓋；這是該)。包該，就是包括、該攝了。

爾今光照三藩市，現在呀，這個光明徧照，照到三藩市這。善男，和信女，這一些個施主；檀越，就是施主；福智開，他們都會得到這個福智莊嚴，福也莊嚴，慧也莊嚴，這叫福慧二嚴身。那麼這個開，開，也就是一個莊嚴的意思；你若不莊嚴，也就不會開。這是第一首偈頌，為這個釋迦牟尼佛像，開光說的。

第二啊，是為彌勒菩薩開光說的。這個偈頌是說的，『慈心三昧忍辱仙，化身千百度女男；可惜對面人不識，山僧介紹結法緣。』

那麼這是說啊，彌勒菩薩，他修這個慈心三昧，他對人呢，都非常慈悲。所以台灣呢，那個(慈航法師)，他呀，寫什麼東西簽名就寫簽慈氏，啊，那麼他啊，大約自命就是彌勒菩薩。那麼因為彌勒菩薩就叫「慈氏」，又叫「無能勝」，「阿逸多」梵語，此云無能勝。

那麼他修啊，慈悲的三昧，啊，入這個慈心定，又修這個忍辱的行門；人家

不能忍的，他都能忍。他是啊，化身千百億的度女男，度男呢，度女。可是啊，他費了這麼大的心機，這個世界人呢，都太愚癡；可惜對面人不識，他就走到人的對面呢，面前呢，人也不認識他。

那麼現在呀，山僧，就是啊，住山的這麼一個出家人。金山寺，我們這是個山。啊，他們山僧介紹，我給他介紹啊，說，喔，這位是彌勒菩薩，這位是果道沙彌，啊，就給介紹，一介紹啊，他們就認識，這就結法緣。

啊，第三個是觀世音菩薩，給觀世音菩薩開光。那麼這個偈頌是說的，『**二七無畏四八應，離言說法聾啞聽；西方久仰觀自在，南海大悲願光臨。**』

「二七」，二七是一十四，這是啊，觀世音菩薩的十四無畏；無畏，不恐懼，有十四種。「四八應」，四八是三十二。欸，今天這個果素講這個三七，講這個劉謙之，說他三十七天沒吃東西，不喝水，這是錯了！他三七呀，是三七、二十一天，二十一天，不是三十七天。那麼所以呀，這個佛經，有的時候傳傳就傳錯了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那麼三七，啊，本來是二十一天，他說三十七天；這也就是啊，這個言語的關係，啊，或者文字的隔亥，文字的不通順，就這樣子。

那麼四八、三十二，這三十二應身。觀音菩薩，是啊，離言說相，離心緣相說法。那麼給誰聽呢？給聾子聽，給啞巴聽。那麼觀音菩薩講的「**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**」這返聞，啊，這說法，這個返聞，叫你返聞聞自性，迴光返照啊，你，追究你自己的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所以說離言說法聾啞聽。

西方久仰觀自在，這個西方啊，有兩個講法。西方極樂世界，觀世音菩薩，大勢至菩薩，阿彌陀佛，這是**西方三聖**。那麼我們東方的人，啊，不是在極樂世界那，都叫東方。人人呢，啊，都信仰觀世音菩薩，所以久仰觀自在。又者是一個說法，就是啊，西方的人，這個美國人呢，英國人呢，啊，這是

在西方的這些個人呢，啊，雖然不信佛，也都知道有一個觀世音菩薩，久聞其名，久仰其德，所以呀，久仰觀自在。

南海，這個西方啊，對著南海，南海大悲願，久仰這個大悲，這都是對聯的，你們所以學對聯呢，就在這個偈頌這裏邊多數都是對聯。久仰觀自在，大悲願光臨，啊，這都可以說是對聯。大悲，大慈大悲啊，願，我們希望他到這個娑婆世界來，到我們這會來，所以願光臨。啊，這是觀世音菩薩的偈頌。

還有韋陀菩薩的偈頌，是啊，『韋馱菩薩誓願深』，韋馱菩薩他發的誓願最深。啊，『擁護道場退妖氛』，這個他擁護所有的道場，把這個妖魔鬼怪都給趕走了，這叫啊，退妖氛。『山門清淨人康泰』，那個山門裏頭都很清淨的，人呢，都平安，很健康的，很呢，舒服的，人康泰。『弘福寺內立奇勳』，在這弘福寺啊，裏邊，他立一點功勞。

Door09_018-036

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人；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如來唯心造」。啊，你笑！我念錯了是不是？「若人欲了知」：若，是假設。人，就是一切的人。欲了知，欲了知個什麼呢？欲了知人怎麼樣做人？

「三世一切人」：啊，說我聽說三世一切佛，師父怎麼念成了三世一切人呢？人就是佛嘛！那個人，啊，你叫他叫「佛」，也可以的；佛，你叫他叫「人」，也可以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人呢，可以成佛；佛呀，是人成的。所以呀，你若說是「佛」呢，沒人懂！啊，什麼叫佛啊？沒有人真正知道。你若說是「人」呢，人人都知道是有個「人」。那麼知道有個「人」呢，就好辦了，就容易了。

這個「人」是誰呢？就是「佛」。說那我是不是佛呢？你也是佛；他是不是

佛呢？他也是佛；我是不是佛呢？也是佛。可是啊，沒有成的這個佛。成了之後啊，啊，那是一個真佛，現在呢，是個假佛。假佛，也可以做真佛；真佛又可以做假佛。所以呀，為什麼說一個「若」字呢？這個若，就是個假設之辭。假設之辭啊，你不要那麼固執，把它那麼認真。所以說，假設你這個人要知道，要明白，要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三世一切佛都是人成的。

「應觀法界性」：你應該啊，看看這個法界性。法界什麼性？法界不是那個法界性，你看看那個法界眾生之性，你不是說那個法界，法界性，法界有什麼性？法界若有了性，那還叫法界嗎？這法界的眾生性。眾生啊，各人有各性；你有你的性，我有我的性，說這個性，你不知道？你的脾氣啊，啊，就比我大一點；我的脾氣呀，就比你深一點，你說是不是？不一樣的。這法界的眾生啊，各有各性。

啊，豬有豬性，馬有馬性。那個豬啊，牠就姓豬；馬呀，就姓馬；牛，就姓牛。那麼各有各「姓」，那是姓名的姓；這是啊，性格的性。男人就有男人性，女人就有女人性，各有其性。那麼有的歡喜吃甜的，這是有個甜性；有的歡喜吃酸的，有個酸性；有的歡喜吃辣的，就有一個辣性。啊，有的歡喜吃苦的，我們大家就都有一個苦性在這，你說是不是啊？我們行苦行。一行苦行啊，啊，這個修行啊，也是苦行。到啊，過堂吃飯的時候，也是苦行；行那個苦行呢，大家就都，哎，不要落到人後邊，要跑到前面去，那麼過堂那個苦行啊，都要跑到前面去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研究研究，各有各性！

啊，那個樹啊，也有樹的性；花有花的性，草有草的性，各有其性，所以說法界性啊，不是說那個法界有性了，是那個法界的眾生性。你們現在明白了沒有？以前你們都以為是法界性，啊，現在呢，法界之中的眾生性，所以才說應觀法界性。

「如來唯心造」：本來說一切唯心造。那麼現在我因為啊，那個三世一切人，

現在啊，最後一句，就給它改成如來，如來唯心造。佛，就是由你心造成的。你心若是修佛法，就成佛道；你心，啊，歡喜啊，菩薩，就行啊，菩薩道，成菩薩。乃至於啊，啊，你心願意墮地獄啊，哎，你就往地獄那跑啊，將來就墮地獄。

所以今天呢，才講這個十法界。因為啊，昨天呢，去開光啊，有一些個居士沒有去；那麼還要求啊，要聽一聽在那個地方是說的什麼法？有一些個人呢，就沒有聽見。沒有聽見呢，所以啊，希望也知道一下。那麼昨天晚間講的那個四個說法那個偈，今天呢，說這個十法界。這十法界我所講的，啊，是想起什麼就講什麼！忘了什麼就不說！所以呀，十法界之中的一個大概而已，只可以說說大概，那麼究竟十法界是什麼樣子，我也不認識？

Door09_019-037

佛法界。

不大不小，非去非來；微塵世界，交映蓮臺。

那麼第一個講的佛法界。這佛法界，我們到紅木城那去啊，講過這個「佛」。我在那啊，對大家就講，英文呢，叫Buddha，Buddha，Buddha。啊，我因為很愚癡的，耳朵也很聾的，就聽成一個不大；本來是Buddha，我說不大，啊，這個不大是什麼？是佛。那麼這個藍教授啊，就很歡喜這個講法。所以講完了，他對著我合起掌來就叫不大！

這個不大呢，就是啊，沒有貢高心。佛呀，就沒有貢高心，沒有我慢心，沒有一個，啊，你們英文呢，也有一個貢高的樣子，就叫I，I，I。佛沒有I。這I，中文就是我。我！我！我！我！啊，什麼都是我，左右前後上下四方都是我。啊，這個我呀，啊，太多了！因為我的多了，就大了。佛呀，因為沒有我，你聽這個講法怎麼樣？哎，所以就不大。那麼小不小呢？也不

小。若不大，他會小，那也是，不是佛了！那麼又不小，所以第一句就說「不大不小」。

「非去非來」：也不是去了，也沒有來；就是來而未來，去而未去！為什麼說非去非來呢？因為啊，佛的法身是盡虛空徧法界的，無在無不在；你若說他去，去個什麼地方？你若說他來，又來到一個什麼地方？根本他的法身是周徧，所以呀，非去非來。那麼是不是就在我們這個世界呢？不是。不是單單就在我們這一個世界。這個法界呢，是啊，所有微塵微塵那麼多的世界，無量無量、無邊無邊那麼多的世界，啊，這都是佛的法身。所以說「微塵世界」：微塵世界那麼多。

「交映蓮臺」：這個交映啊，就是啊，這個法界這個佛呀，啊，這光照著那個法界的佛。那個法界佛的光啊，又照著這個法界。你懂不懂這個道理？問你呢，懂不懂？懂就說懂，不懂就說不懂。交映蓮臺，那個佛呀，在這個蓮臺上坐著，互相放光動地，耳朵也放光，眼睛也放光，鼻子也放光，啊，舌頭也放光，牙齒上又放光；這個不但這麼多的六根門頭來放光動地呀，每一個毛孔上啊，都是放光動地的。每一個毛孔又現出來微塵世界，啊，無量無邊那麼多的諸佛，就在那一個毛孔上，所現出來的。

那麼這個每一個佛都是這樣子啊，放光，無量無邊的；啊，但是和這個電燈一樣，你那個光也不衝突我這個光，我這個光也不衝突你這個光；不是說，啊，你放那麼多光，我光沒有地方了，這是不行的；那光與光不衝突，啊，光與光啊，都是和的，這「和光」。所以呀，啊，我們佛教啊，就是和光的。所以這光與光不相衝突，我們人與人呢，也不要相衝突，這叫交映蓮臺。這個交映，就是啊，你的光照著我，我的光又照著你，啊，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，和那個大梵天王啊，那個網羅幢一樣的；啊，帝網重重，無盡無盡，這就叫啊，交映蓮臺。那麼這是第一個佛的法界。

菩薩法界。

第二個呢，就講的菩薩法界。啊，方才為什麼我把它十方三世一切人？就是啊，因為啊，這十法界，啊，都是由人修成的。人，不離現前一念心。所以呀，第二個是菩薩法界。

菩薩法界，啊，菩薩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呢，叫「覺有情」。怎麼叫覺有情呢？這個覺有情有兩個講法。一個是啊，**覺悟一切有情**，令一切有情啊，都覺悟了，這是一個講法。第二個呢，是**有情中的一個覺悟者**。那麼這兩個講法，我們都啊，有份了。有份，我們都啊，啊，有份，什麼有份呢？有份成菩薩。我們因為都是一個有情的眾生，我們也可以呀，在這個眾生裏邊，做一個覺悟者。我們又可以以這個覺悟的道理，再去覺悟一切眾生。所以呀，這個菩薩是不錯的，你也有份，我也有份。不單菩薩是這樣子，佛呀，我們都有份。

啊！說這個，我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怎麼方才法師您說，佛就是人成的，那麼我們為什麼就不成佛呢？不要說這個人呢，成佛、不成佛的問題。你說這個果方他將來會不會長大？果方雖然他是叫小孩子，那麼將來他是會不會長大做一個人？那麼做人又老了，會不會的？有希望，有這個可能，是不是啊？這就和我們現在是小孩子，佛呀，就譬如大人，我們將來長大了就是佛；沒長大就是小孩子。我們現在在佛教裏頭啊，就是一個小孩子。啊，天天要喂奶，天天要聽法。這個聽法呀，是特別能啊，增長人善根的，特別能啊，開人智慧的。所以呀，啊，你若能有機會聽法，那比你呀，賺多少錢都有價值！

所以我今天呢，有一個規矩，又要立出來。立出什麼規矩呢？我希望以後啊，我們這的人呢，不要那麼多的holiday（假日），不要那麼多的旅行；放假的日子啊，啊，以研究佛法做旅行，以研究佛法做holiday。為什麼呢？因為holiday去，太危險了。啊，你看看，每一個放假的日子，死的人呢，就不只一個，那麼一定是多過一個。那麼多過一個，或者去旅行啊，就有份。所以

呀，在這個國家，我們要矯正這個風氣。這個國家人人都願意玩，願意去旅行，我們佛教徒啊，就要改善這個風氣。做佛教徒的，哎，不要去旅行，不要旅行那麼多，有這個時間來研究佛法，你說多好！來呀，誦一誦經、念一念咒、拜拜佛，那更好！

啊，拜佛是啊，功德無量的。「佛前頂禮，罪滅河沙」，你佛前呢，拜一拜，你恆河沙的罪業都滅了。「捨錢一文，增福無量」，但是我可不是叫你們捨錢給我，你要明白。你們有錢呢，到其他的道場去捨去，啊，那給你們增福啊，是很多的。我這個地方啊，我們這個地方因為我們都是苦惱人，啊，受不了人的供養；若供養一多了，啊，我們或者就會死了。若沒有人供養呢，我們這個苦命運呢，這個苦生命啊，就多活幾天。你看沒有，雖然苦，我們也願意多活幾天，不願意現在就死了。所以呢，你要捨錢，願意捨錢，到旁的地方去捨去，我絕對是歡迎的。因為其他的地方啊，種福的地方多的很，不需要一定啊，在這個金山寺。金山寺啊，都是苦惱人，都是沒有福報的人，所以你們在這求福是求不到的；你們不要害怕，我們餓不死。

Door09_020-038

有情覺悟，跳出塵埃；六度萬行，時刻培栽。

這個菩薩，是個有情者，有情中的一個覺悟者；覺悟中，啊，一個明白者；明白中一個修行者，修行中一個實行者，這就是菩薩。所以說，啊，「跳出塵埃」：他若不明白，就跳不出這個塵埃。啊，這個塵呢，啊，太厚了！所以他跳不出去。那麼你若覺悟了呢？這個塵就薄了，塵埃就薄了；就好像那個塵土啊，都沒有了，跳出去了，跳出這個塵埃。

啊，跳出塵埃以後怎麼辦呢？是不是就睡覺呢？是不是就吃飯呢？不錯！還要睡覺，還要吃飯，啊，還要穿衣服。可是怎麼樣呢，不是單單就做這個工

作；也啊，去做工，啊，為的兩餐，為著吃飯、穿衣服、住；衣、食、住這三個問題。那麼你跳出塵埃啊，就不是為這三個問題呀，而生存了。為什麼呢？為這個要行六度。

「六度」：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啊，說，我知道！這布施啊，就是叫人布施給我，不是的。我們要布施給人。所以那個錢，我們要把它撿開它，我們不要這個的。啊，這一些個骯髒東西啊，我們不要那麼多的。這個錢呢，是最邋邋的一個東西。你要是啊，和它接近的太多了，哈，那就是塵埃。什麼叫塵埃？這個錢就是塵埃。你能不要錢，那是最清淨了，就跳出塵埃了。你現在是跳出塵埃了，因為你持銀錢戒。不過你不要再被它披上，不要再被它沾上。那麼六度。

「萬行」：再修行萬行。「時刻培栽」：不是啊，說是今天我修，明天就不修了；今年我修，明年就不修了；啊，這個月我修行，那個月就休息了！啊，今生我修行，來生就不修行了！或者這一刻修行，那一刻又睡覺去了，不是的。時刻培栽，時時刻刻的都要啊，修行這個六度萬行。不要說，啊，這個時時刻刻，生生世世，我們都要修行這個六度萬行。所以呀，你能這個樣子，那就是菩提薩埵！

啊，說，這是很不容易的！你以為做菩薩就那麼容易就做了？沒有那麼容易的。不單做菩薩不容易，做這個緣覺、聲聞也都不容易的。啊，做什麼容易呢？鬼！做鬼最容易，墮地獄最容易，做畜生最容易，你若願意容易，就做那個東西去。所以呀，啊，你想要做菩薩，那就是不容易的；菩薩就叫不容易。容易就是鬼，不容易就是菩薩。所以說是，很難的！難也是菩薩，那個難就是不容易的一個別名。

所以呀，菩薩就要行人家難行能行的苦行，難忍能忍的這種的忍辱。人家認為很困難，哎！沒有關係，我們去幹去，這個樣子的。不是啊，哦！不容易

做，我不幹了；你不幹了，那你就不是菩薩。往前進，精進！精進！精進！就是菩薩，就是這樣子，沒有旁的巧妙的。你就是啊，能做人家所不能做的那個事情，那就是菩薩。因為人人都不能做，你能做上來了，就是菩薩。我本來想把這十法界講完了，今天呢，這個時間又跑的這麼快，所以呀，也不講多了。

緣覺法界。

緣覺聖賢，孤峰獨眠；春花秋謝，十二連環。

我們講這緣覺，因為什麼問你們這麼多個問題？就因為這個緣覺啊，就不歡喜有問題。他是啊，孤獨的，不願意有其他人呢，在一起。所以呀，今天和你們研究這個大家共同在一起的問題，不要做緣覺。這個緣覺啊，在有佛出世的時候叫緣覺。沒有佛出世的時候呢？就叫獨覺，他自己呀，就會開悟的。他就歡喜怎麼樣呢？孤峰獨眠。所以說，「緣覺聖賢，孤峰獨眠；春花秋謝，十二連環」，這講緣覺。我們講的緣覺啊，我們自己要「覺緣」，覺悟這種因緣；他是啊，修十二因緣的，我們是十二因緣修的。

十二因緣，就是，第一是「無明」。他觀察這個無明，無明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噢！很奇怪的，怎麼會有無明呢？他就觀察了；啊，無明緣行，有了無明了，就有了行為了，就有了「行」了，有所表現了。啊，有所表現了，就有了「識」了。這個識，就是分別；這個行啊，就是個有為法了。那個無明啊，那時候，也談不到無為，也談不到有為；那時候，就是有為、無為之間。

那麼然後有了分別了，啊，因為什麼有了分別呢？就因為有了有為法了。有了有為法，然後就有了分別心了。有分別心呢，然後啊，就有了麻煩了，啊，這個就是麻煩；這個「名色」就是麻煩，有了名色了；啊，一有了名，這是有「名」的麻煩；一有了色，就有「色」的麻煩。名色，就是麻煩；麻煩，就是名色。這個事情若講起來更麻煩，不講啊，還沒有麻煩；一講，就講出

麻煩來了。說，嗯！怎麼名色就是麻煩？我不懂啊！你不懂？那你麻煩更多一點！因為你有不懂的麻煩了，我沒有講的時候，你沒有不懂的麻煩，是不是啊？

我沒有這麼說的時候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沒有這麼多麻煩。我這一講，啊！又不懂，有個不懂的麻煩。啊，這不懂的麻煩，啊，就想要懂了。想要懂不是嗎？哈，這就有了「六入」了。你看，這個六入啊，就是想要懂，想要明白。聽過沒聽過？沒有人這麼講法。哎，沒有人這麼講法，那現在就有了嘛，這就想要懂。

這六入，就想要明白，才有六入。啊，想要明白，於是乎啊，就生出一個眼識。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這生出這個六入。這六入為什麼要生出？就想要明白。熟不知啊，愈明白，愈糊塗；愈糊塗，愈不明白；這就是六入，入了。啊，你看，不明白，啊，以後就要碰了；要碰啊，碰就是「觸」，各處去碰；東碰、西碰、南碰、北碰、上碰、下碰，啊，就好像那個烏鷹似的，各處去碰壁。為什麼要碰壁？就因為要明白。沒聽人這麼講過是不是？唉，這沒有一定法。怎麼講？有道理怎麼講；怎麼沒有道理？也怎麼樣講。

這個觸，就是個碰，到處碰壁，啊，到處啊，啊，想要明白；熟不知，碰痛了！啊，就因為想明白。啊，想明白碰了之後，這有了「受」了；哎呀！我痛；唉呀！我很自在了；我現在沒有碰壁呀，這現在很舒服；一碰壁，就覺得很不舒服！啊，沒有人說我一個不好啊，我覺得很快樂；有人說我不好啊，我覺得很不歡喜了。你看，這就是個受，都是在這個地方，沒有在外邊，不要到外邊找去。

這十二因緣，講到「受」。哈，受了，有了領受了，就生出一種「愛著」來，就有愛著了。啊，對於順的境界，就生出一種愛著；對不順的境界，就生出

一種啊，厭惡來；厭惡，就不高興了，就不高興了；為什麼有個高興？為什麼有個不高興？就因為有一個愛，有一個惡。那個惡啊，就是個不願意、厭惡；啊，所以這麻煩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。你覺得是不是？是啊，哎！我這個小徒弟同意我這個說法，大約那個大徒弟也不反對了，那麼現在啊，就可以不再講了。

Door09_021-039

講昨天呢，這個十二連環，也就是啊，這個緣覺聖賢，孤峰獨眠，春花秋謝，十二連環。春天呢，萬物發生了，這個緣覺的聖人呢，在這就看這種啊，「春觀百花開，秋看黃葉落」，他覺悟到啊，這一切的事事物物，都有自然的一種生滅，所以呀，他就觀這個十二因緣。

昨天呢，講到這個「受」、「愛」。我們人為什麼有一種啊，不平安的感覺？就因為有這種愛。有了愛，就有了惡，也就是啊，有了討厭的。那麼你所要愛的東西，就生出來呀，一個「取」了。怎麼叫取呢？就是得著，就想要得著了。因為你愛，所以就想要得到；你得到了，啊，這滿自己的這種欲望。那麼為什麼要滿足自己的欲望？就因為啊，想要有它，所以呀，取緣有，有個「有」了。有，因為有這個「有」，你想要得到屬於你自己的；啊！這一屬於你自己的，就有了「來生」。有來生，又有了「老死」了，所以這十二因緣呢，這是緣覺聖人所修的。

聲聞法界。

聲聞眾僧，不論女男；四諦觀行，隱實示權。

那麼再講這個聲聞法界的人。聲聞呢，有初果的聲聞、有二果的聲聞、有三果的聲聞、有四果的聲聞。那麼這裏邊又分出，初果向，還沒有正式證得初果，叫初果向，那麼初果。二果向、二果；三果向、三果；四果向、四果；

那麼這個向啊，就迴向這個向，回小向大。在這個聲聞的人，又叫阿羅漢，叫羅漢。這羅漢呢，他能以呀，飛行變化、有神通。證果的人，不是啊，隨隨便便就說誰證了果了，我是阿羅漢了，不可以。因為證果的聖人呢，他走路，他的鞋，不沾地的；你看他像在地上走路，但是啊，他是在虛空裏頭，那個鞋不沾地，也不沾泥土。所謂不沾地，就是不沾這個泥土；甚至於啊，在那個泥裏邊走，他都啊，很乾淨的那鞋上。好像那個法順和尚，那個斷流，他在那個很稀的泥上面走過去啊，那個鞋上也不沾泥，這是證果聖人的一種表現。不是說，喔，我證了果了。

那麼我們這個很有自知之明，我問他證了什麼果了？他說，證了水果，證了水果。證了水果呀，大約可以在水裏頭走，不怕水了。

那麼這個聲聞呢，在初果，要斷呢，見惑。二果呢，要斷思惑。三果，要斷塵沙惑。四果，也是斷了這個塵沙惑；無明呢，他破了一點，但是啊，沒有完全破，沒有完全把無明都破盡了；這無明破盡了，就是成佛了。所以在呀，等覺菩薩，還有一份的生相無明沒有破，所以就不能成為佛。

那麼這個四果聖人，他所修的是什麼法呢？他所修的這種法，人人都知道，我們人人呢，都聽過了，就是啊，苦集滅道。這是釋迦牟尼佛呀，最初到鹿野苑，度這個五比丘；就是憍陳如、馬勝他們這一般的五比丘。

Door09_022-040

這五個比丘啊，本來都是佛的親戚，可是啊，跟著佛去修道，有的就受不了苦！釋迦牟尼佛在雪山的時候，一天只吃一麻一麥，餓的骨瘦如柴；那麼就餓跑了三個，受不了苦了！剩兩個；以後，釋迦牟尼佛呀，在臘八那一天，這個天女送乳，天女呀，給送牛奶去；釋迦牟尼佛呀，把這個牛奶喝了！這兩個也跑了。這兩個跑，不是因為受不了苦跑的，就說啊，佛不會修行，啊，

這修行要修苦行，要行啊，苦行。你現在喝牛奶，這是不能修行了！不能受苦了！也就跑了。那麼這五個人一跑，都跑到鹿野苑去了。

釋迦牟尼佛呀，成佛了之後，先說的《華嚴經》，沒有人聽！以後啊，「為實施權」，就說這個《阿含經》。說《阿含經》呢，要對誰說呢？一想，一觀察，喔，我以前那五個同參，啊，護我法那五個人呢，應該先去度他們去。為什麼要先去度他們呢？因為呀，在往昔我發的這個願，啊，我若成佛了，就要先去度那個毀謗我那個人、殺我那個人、對我最不好的那個人，我要先去度他去。誰對佛最不好呢？你們看過《金剛經》，那個《金剛經》有個歌利王。歌利王啊，把釋迦牟尼佛，在因地做忍辱的仙人的時候，他修行。修行啊，這歌利王就把這個老修行的身體給割了。

為什麼他割他身體呢？因為啊，釋迦牟尼佛在往昔，在那修道，啊，是個老修行；身上的塵土啊，修的也很厚，也不下山，在那用苦功、修苦行。那麼歌利王呢，他就帶著一些個宮娥、綵女、妃嬪，他這一些個太太、皇后都帶去。帶去做什麼呢？到那打獵去。打獵，就是打這個獐鹿野鹿了，打這些個東西。

那麼這一些個女人也都跟他去啊，但是女人呢，就很好(厂么)玩的，那麼就不跟著他去打獵，到一個山上，看見那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？因為啊，啊，眉毛也有三寸那麼長，頭髮有兩尺那麼長；啊，臉呢，從來也沒有洗過，就好像啊，啊，塵土很厚的；衣服上啊，塵土啊，最低限度大約也有一寸那麼厚。這一些個女人一見到這個樣子一個不認識的，就說，啊！這是個妖怪！這是個妖怪！我們快走了！

我們這個老修行就說，妳們不要走，我不是個妖怪，噢，她們一聽，說，噢！這個他會說話！於是乎啊，就有的膽大的說，你在這幹什麼呢？我在這修行啊！怎麼叫修行呢？說，我修行想要成佛！那麼他就給這一些個女人就說

法。說了，這一些個女人呢，就對他很有好感了，說，啊！你在這太苦囉，這個你都吃什麼？他說，我吃的，啊，就是這個草根呢，樹葉之類的，有什麼就吃什麼，我也不到下邊的人間呢，去找吃的東西。啊，這些女人呢，時間一久，也就都不怕他了。不怕他，這個去摸摸他的眉毛，那個又去摸摸他的手，那個又去碰一碰他的面，啊，這麼樣子，就好像，啊，見到一個很心愛的，這個或者是什麼物件，啊，就都想要接近這個老修行。

那麼歌利王各處去打圍回來了，找他這些個女人；一看，這些個女人都在那個地方；啊，這歌利王啊，就看看這些個女人在那幹什麼呢？他就啊，走路很輕的，慢慢、慢慢走，慢慢、慢慢走，走到這，一看，哦，這一些個女人，他這些太太啊、皇后啊，啊，和這有一個很奇怪的這麼一個人在講話呢！啊，這個也摸摸手，那個也摸摸腳的，很不守規矩的樣子。啊！他就生出一種妒忌心了！在那聽聽，聽他講什麼？啊！說講修行，講修道在這。

歌利王就發脾氣了，說，你呀，不要在這騙女人了！啊，你修的什麼道啊？這個老修行說，我修的忍辱。什麼叫忍辱啊？說，就是啊，誰罵我、誰打我，我也不生瞋恨心。歌利王說啊，你盡騙女人可以呀，她們相信你，我才不相信你這一套呢！你能忍辱，真的，假的？這個老修行說，當然真的了嘛！你真的，我試驗試驗！把身上的寶劍拔出來了，就把手給剁下來了一隻，說你，我現在把你手給剁下來，你瞋恨不瞋恨？這個老修行說，我不瞋恨！

啊，好！你不瞋恨，真，你有點本事，你盡打妄語，你心裏瞋恨，你口裏說不瞋恨，你來騙我，我是一個最聰明的人，啊，你能騙得了我！這歌利王，好，你既然說你能忍辱，不生瞋恨，你那個手啊，我也給你剁下了，把那個手也剁下。剁下了，又問，你瞋恨不瞋恨？這個老修行說，還是不瞋恨。於是乎啊，又拿著寶劍，把兩個腳也給剁下了，這剁其四肢。剁其四肢，又問，你瞋恨不瞋恨？這個老修行說，我還不瞋恨！不單不瞋恨，我若成佛，還要先度你，那麼佛發的這個願。

當時啊，天龍八部、護法善神就發脾氣了，就下這個大雨。那麼這個老修行說，我不瞋恨，有什麼證明呢？我若瞋恨你，我這個手、腳，就不能恢復如故了；我若沒有瞋恨心，我這個手腳啊，你雖然給我剁下來了，我還可以呀，恢復如故。要是能恢復如故，像我原來的有手有腳，這證明我啊，是沒有瞋恨；我若有瞋恨呢，就不會這樣子了。釋迦牟尼佛，在因地，說過這個話之後，啊，那麼手腳果然又恢復如故。

這個護法善神呢，一看這歌利王這麼惡，把這個老修行四肢都給斷了，於是乎啊，啊，就大顯神威，下這個雹子打這個歌利王。歌利王啊，啊，也知道厲害了，看這個老修行這麼有這麼大的神通變化，於是乎啊，跪到老修行面前求懺悔。

那麼這個老修行就發願，說，我啊，若不成佛啊，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我若有一天成佛，我就先度你呀，成佛。你若不開悟不成佛，我也不成佛。因為這樣子，所以佛成佛了，就到到鹿野苑，先這個度憍陳如。這個憍陳如啊，就是過去啊，剁這個，這個老修行呢，就是釋迦牟尼佛；憍陳如呢，就是歌利王。所以呀，佛因為啊，在往昔有這個願力，要度啊，對他最不好的這個人。

那麼我們聽見這一段的公案呢，我們誰對我們愈不好，我們要發願呢，成佛的時候要度他。不要，哈，你呀，你對我這麼不好，等我成佛的時候，一定叫你下地獄！啊，不要發這種願。

Door09_023-041

那麼佛呀，到了鹿野苑，為五比丘三轉四諦法輪。這第一次說法就這麼說，說，「此是苦，逼迫性；此是集，是招感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；此是滅，可

證性」，第一次說。第二次說，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，不復更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，不復更斷。此是道，我已修，不復更修；此是滅，我已證，不復更證」，那麼這第二轉。第三轉說，「此是苦，汝應知；此是集，汝應斷；此是道，汝應修；此是滅，汝應證」。

那麼說完了這三轉四諦法輪，就說啊，憍陳如，你現在在這啊，被這個客塵來麻煩，你不得到啊，解脫。憍陳如一聽這客塵兩個字，他就開悟。這客呀，就是，什麼叫客呢？客，就不是主人。什麼叫塵呢？塵呢，就是不乾淨的東西。那麼我自性呢？就是主人；自性是清淨的。所以呀，他當時就開悟。開悟啊，就叫「解本際」，就啊，明白本來的這個道理了，成了「解空第一」。

那麼這個四諦法呀，要是研究起來，是無窮無盡。今天呢，時間也不等我了，也不等你了，也不等他了，我們時間又到了。

今天講這個「聲聞眾僧，不論女男」。

這個證果啊，女人也可以證果，男人也可以證果；證果就是聲聞，就是阿羅漢。好像那個鳩摩羅什法師，他的母親就是證三果的聖人。

那麼「四諦觀行」：觀行，就是修行，觀察來修行，叫觀行。觀察修行什麼呢？修行這四諦法，苦、集、滅、道；知苦、斷集、慕滅、修道；要啊，修這四諦的法門。

「隱實示權」：這個把這個實教，本來他們這一些個聲聞呢，你看他是聲聞，有的是大權示現，是大菩薩，大權教菩薩來呀，示現這個權教的聲聞，所以這叫隱實。隱，把這個實在的這功德，他都隱起來了。示權，示啊，就是指示；(普門示現這個示)；權，就是權巧方便。

你不要啊，認為他是這個一個聲聞呢，這小乘，啊，你就輕看他，不要這樣子。那麼他這也都是大菩薩再來的；不是完全都是大菩薩，其中啊，一定是有的。那麼一定是有啊，這個大乘菩薩，他又啊，現一個小乘的身，來啊，接引這個小乘；然後啊，迴小向大，所以叫隱實示權。這是昨天呢，所講的聲聞這一個法界。

Door09_024-042

天法界。

六欲梵天，五戒十善；種有漏根，輪迴難斷。

那麼今天呢，我們就講講啊，這個六欲梵天了。六欲梵天：果沾知不知道什麼叫六欲梵天？第一個天呢，是六欲天。六欲天呢，這叫欲界天。有欲界天、有色界天、有無色界天，這叫**三界**。

我們現在啊，都在這個**六欲天**的四王天裏包括著。**我們直接所看見的這個天，這叫四王天**，有四大天王啊，他管著。這個天呢，是在須彌山的半山腰上。這個須彌山呢，是在這個人間呢，一半，在這個四王天的上邊呢，還有一半。所以啊，這個什麼叫四王天呢？是在須彌山東邊、西邊、南邊、北邊，這四大天王。這四大天王管著我們這個四天，一四天下；管著東勝神洲、南瞻部洲、西牛賀洲、北俱盧洲。詳細說起來啊，這是很多的，說不完。

那麼四王天，四王天的天人呢，壽命多長來著？果普知道嗎？(五百歲)，哎，你這不錯，幫著我講一點；是五百歲。他五百歲啊，不是我們人間的五百歲，四王天的這個**一晝夜，就是我們人間五十年**。你算算呢，這四王天的五百歲，是我們人間多少年？這四王天的天人的壽命是五百歲；以人間五十年，做為四王天的一晝夜，是他的一晝夜；你算算，若三百六十五天，這是人間多少年？你們會算數的人可以算一算這個數目。這是啊，四王天。

第二呢，欲天，就是**忉利天**。這忉利天呢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呢，叫什麼？不知道？就翻譯一個不知道好了，就叫不知道天。不知道天，就是三十三，這梵語叫忉利，翻譯過來叫「三十三天」。怎麼叫三十三天呢？因為帝釋啊，在中間，這個帝釋天呢，是在中間住的。這個帝釋，就是那個「因陀囉耶」〈楞嚴咒〉上。也就是啊，天主教、耶穌教，他們所說的那個天主；中國人呢，叫他叫玉皇大帝；在《書經》上啊，就叫他上帝，「齋戒沐浴，以侍上帝」，那麼你齋戒沐浴了，就可以呀，侍奉上帝。

古來中國的人呢，不知道有佛，就知道有上帝。所以湯王的時候，他祭天呢，就用黑牛來祭天，他就說了，「曰：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」。皇皇，就是大的意思，皇皇后帝。「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。

他說，「曰：予小子履啊」，這個商湯王啊，他的名字叫履；叫履啊，他就說，小子，就是啊，一個很客氣，說我是一個，啊，很沒有用的一個小子，一個小孩子的樣子。「敢用玄牡」，我敢用這個黑色的牛，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」，我呀，很至誠懇切的，我告訴啊，這個大的上帝。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朕躬有罪」，說朕我呀，要是**有罪**，不要加到啊，一般的老百姓身上去。

萬方啊，就是萬方的老百姓。朕躬有罪，說朕我一個人若有罪啊，不要給那個老百姓加上。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說呀，這個老百姓，一般的老百姓，如果有罪了，那不怪他們，因為我沒有教化好他們，所以他們的罪啊，都應該給我。

所以古來的聖人呢，他是這樣子，這個自己呀，責罰自己，不是啊，像現在的人，明明自己有罪，啊！不關我事，那是他的，那是他的不對嘛，怎麼能怪我呢？你這個上帝，真是不公平，為什麼叫他那麼有錢？為什麼叫我這麼

窮？啊，為什麼叫他那麼樣子出貴？為什麼叫我這麼樣賤？這怨天尤人，啊，什麼事情啊，不說自己的不對，就找人家的不是。那麼古來的聖人呢，是認自己錯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帝釋天在中間；東邊呢，有八天；西邊，有八天；南邊，有八天；北邊，有八天；這四、八，三十二天，那麼這是第二欲。

第三呢，就是**夜摩天**。夜摩天也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叫什麼？這個天上的天人呢，非常快樂，非常的這個快樂，就是快樂，一天到晚都唱歌。唱這歌啊，唱什麼歌呢？啊，他就說他特別歡喜，快哉！快哉！快呀，就是快樂；哉，就是，啊！我快樂的很呢！我快樂的很！晝夜六時他都是快樂的，所以呀，翻譯過來，翻譯叫「時份」。這個時候的時，就是一份一份那個份。說每一個時份呢，他都是快樂的。

兜率天，第四。兜率天梵語叫什麼？Tushita，這個果捕知道是什麼意思嗎？這個兜率天，叫「喜足」，翻譯過來叫喜足。（喜，就是歡喜的喜；足，就是充足的足；就是滿足的足）。他呀，時時都歡喜，時時都滿足，啊，這就是啊，知足常樂；他因為知足，所以常常快樂，所以又叫「知足天」這個。就是啊，啊，一天到晚也無憂無愁的，啊，沒有煩惱，沒有worry，這是啊，第四。

第五呢，叫**化樂天**。他會變化他的快樂，變化。喜足啊，他就變不變的、化不化，他都是歡喜，都知足；甚至於啊，不快樂他也知足，啊，是總是知足。那麼這個化樂天呢，他會變化，能化出來這個快樂。

他化自在天，第六。他化，怎麼叫他化呢？就是他自己呀，本來沒有這個快樂，他能把他其他的那個天上那快樂拿來，做為他自己的這種快樂，所以叫他化自在天。這個呢，這個天上啊，有很多天魔在這，以天魔為眷屬。為什麼他要把旁的天上的快樂拿到他自己來？就因為他不講道理。

好像啊，這個人間的土匪，多數是都是啊，化樂天上的天人呢，墮落！啊，他到人間，還想搶人的錢，做為他自己的錢，那麼這是他化自在天。他把人家的東西搶來了，做為他自己的自在，這是六欲天。

梵天：就是大梵天、梵眾天、梵輔天。這個「六欲梵天，五戒十善」：他們是修五戒十善呢，所得的天上的福報。那麼在這個這五戒十善，這都是啊，有漏的善根，所以說「種有漏根」：種有漏的善根。他們那寫著「種有漏因」，「因」也可以，種有漏的因。「豈有他焉」，那旁人呢，管不了的，這都自己呀，去的。

啊，講經啊，說法是不容易的，我現在啊，因為沒有想就說出了，有幾個，啊，又說了，說啊，啊，師父講錯了！啊，在心裏呀，這麼樣啊，說！口裏呀，不敢講！啊，但是啊，我這個人也很怪的，你在心裏一說呢，我這就這個電報就打來了，所以呀，要把它改了它。「輪迴難斷」是不是啊，這回對了吧！是你心裏講我，說我講錯了，是不是？（弟子：是。）哈哈！不是這一個人這麼樣想，還有，趕快自己說出來，是誰這麼樣想來著？要坦白！若不坦白呀，那就永遠不會成道的。

Door09_025-043

阿修羅法界。

修羅性暴，有福無權；好勇鬥狠，浮沉業牽。

阿修羅，阿修羅呀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啊，叫「無端正」；無端正呢，就是醜陋。可是醜陋啊，這個男的阿修羅，相貌非常醜陋；女的阿修羅，相貌非常的美麗。男的阿修羅，他其性好鬥，是在外邊的鬥爭，向外鬥爭；女的阿修羅，其性也是好鬥爭，但是她在裏邊鬥爭，不是在外邊鬥爭。怎麼在裏邊

的鬥爭呢？她用心呢，來鬥爭，也就是所謂啊，妒忌、障礙、無明煩惱都在裏邊。

那麼這一類的眾生，有的時候，把他論到三善道裏邊，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羅這三善道。有的時候，又把他放到四惡趣裏邊，就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阿修羅，這叫四惡趣。

這阿修羅，畜生裏邊也有阿修羅，人道裏邊也有阿修羅，天道裏邊也有阿修羅，鬼道裏邊也有阿修羅。所以啊，阿修羅他自己呀，是一個法界；但是又通於其他的三法界，所以呀，在這個四道裏頭，都有阿修羅。總而言之，無論在哪一個道裏邊，他是啊，好鬥爭的，他脾氣非常大，好說了算；說了算，就是啊，他願意做boss，願意啊，指揮其他的人；不願意受其他的人指揮；願意管著其他的人，不願意受其他人的管，這都是修羅的表現。

這修羅，你們沒有看見，我可以呀，告訴你們。修羅又有啊，善的阿修羅，又有惡的阿修羅。善的阿修羅，就是這個國家的軍隊、兵、將軍，這都是阿修羅；惡的阿修羅，不善的阿修羅，就是這個土匪啊，這個小偷啊，偷人東西這個，強搶啊，強搶人東西的，好打人這一類的人呢，好殺人這一類的人，這都叫阿修羅，這是在人道上我們都看得見的。

天上也有這一類的阿修羅；在天上啊，的阿修羅，他和天兵、天將啊，去作戰，一天到晚呢，想要搶這個帝釋天的這個寶座，想要把這個帝釋天給打倒了，他去做帝釋天；可是啊，他啊，戰來戰去，總要失敗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有天福沒有天權；他可以在天上享受這個天福，但是他不能啊，有權力；所以他雖然和天兵、天將作戰，始終是失敗。這人間的阿修羅，和天上的阿修羅。

畜生怎麼又有阿修羅呢？畜生阿修羅，好像這個老虎啊，這是畜生裏頭的阿

修羅；獅子啊，是畜生裏頭的阿修羅；豺狼啊，這是畜生裏頭的阿修羅。那麼這個阿修羅，牠就啊，願意欺負其它的同類，欺負其它的這個畜生。你好像那個狼啊、虎啊、老虎啊、獅子，牠都想吃其它的這個這種畜生。為什麼牠要吃其它的畜生呢？就因為牠是一種修羅性。還有這個蛇呀，這都是阿修羅。飛禽裏邊那個鷹啊，都是阿修羅。總而言之，阿修羅，就是不講道理，他脾氣大，無論對任何人，他常常要發脾氣，Too much temper (太多脾氣了)，那麼這畜生裏頭的阿修羅是這樣子。

鬼裏頭啊，也有阿修羅，這個阿修羅啊，他，啊，就欺負其他的鬼。這鬼裏頭啊，也有善鬼、有惡鬼。這惡鬼呀，啊，在鬼裏頭他也不講道理。本來鬼就是不講道理的了，他在這個不講道理的裏邊，還更不講道理，這鬼裏邊也有阿修羅。

所以說，「修羅性暴」：他性啊，非常暴躁的。「有福無權」：他是啊，有天福而沒有天權的一類的眾生。他想要爭權奪利，但是也爭不到。啊，「好勇鬥狠呢」：他呀，好和人作戰，啊，就是好鬥，好和人鬥爭。現在你看這個世界，都是修羅世界，都講鬥爭、鬥爭；鬥爭這個，鬥爭那個，你把我鬥倒了，我把你鬥臭了。

那麼有人說，那我是個什麼呢？你就是個你，我就是個我，因為啊，我所說的世界最有名的人，我說一說，沒有名的人呢，還談不到，輪不到你，所以呀，這都是修羅。所以他們都好勇鬥狠，就鬥爭、鬥爭，鬥爭一百年，鬥爭二百年，鬥爭三百年，鬥爭五百年，鬥爭一千年，啊，你看看這種的理論，鬥爭要鬥爭到一千年去！唉，佛法所以到這個鬥爭堅固的時候是末法時代。

但是，我們大家要發願！我們不要末法，我們就要正法！我們走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要變成正法，我們發這個願；就是末法時代，我們到那個地方，就要變成正法。那麼人人發這個願，人人呢，就都滿這個願，到這末法時代

變成正法，這就叫啊，天翻地覆，把天地都給它翻過來！它是這樣子嗎？我們不叫個它這樣子。

「浮沉業牽」：這個阿修羅呀，他或者生天，或者在人道，或者在畜生道，或者在餓鬼道，都是啊，由著他這個業力呀，牽引著他，才啊，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，就在這個地方了，就受這種的果報。所以說浮沉業牽，由他業力牽引著，啊，到哪一道裏頭去。所以你人呢，啊，修行啊，切記要，不要和人鬥爭，不要好勇鬥狠，不要性暴，那麼就啊，和這個修羅啊，能脫離關係了。

若詳細分析起來，這個阿修羅，在這個九法界裏頭的眾生，有五個法界裏頭都有阿修羅。在這個畜生法界裏邊，飛禽有飛禽的阿修羅，走獸有走獸的阿修羅，啊，在水裏的動物，有水裏的阿修羅。水裏的阿修羅，好像那個鱷魚，那就水裏的阿修羅。馬也有阿修羅，馬裏邊的阿修羅，所謂：「害群之馬」，啊，有這個馬在這啊，這一個馬群就不平安了，就很多麻煩，這叫害群之馬。這害群之馬，是馬裏頭的阿修羅。

這個牛呢，牛也啊，多數是阿修羅，你看那個牛，頭上生兩個角，這個角就是啊，表示自己這個硬，能頂其它的東西，用這個頭來頂，這就是阿修羅的性。說，牛性，牛性就是阿修羅。這狗呢，更是阿修羅。所以呀，你們誰願意養狗的人呢，那就是親近阿修羅呢；親近阿修羅，將來和阿修羅，啊，就會接近了；接近，就有危險，恐怕就走到阿修羅的道裏頭去。那麼這各人呢，要特別注意，小心一點，不要跑到阿修羅裏頭去。

人法界。

人道和合，功罪相間；德升孽降，豈有他焉。

那麼阿修羅道是這樣危險，那麼人道呢？「人道和合」：人道啊，也有善，也有惡，所以說「人道和合，功罪相間；德升孽降，豈有他焉」，這個人呢，

性情啊，很溫和的，和誰呀，都能合得來，所以說人道和合。

「功罪相間」：做人來呀，也不是完全善，也不是完全惡。完全善，就升到天上去了；完全惡，又啊，去做畜生、做餓鬼、墮地獄了。所以呀，又有一點功，又有一點罪，所以說功罪相間。或者功多過少，或者功少過多。功多罪少的，就生在富貴的家庭；功少罪多的，就生在這個貧困的家庭。

在這裏邊呢，千差萬別，這種差別性啊，是很多的，所以說功罪相間，有點功，又有點過；不是純陰，也不是純陽。純陰者，就是會變鬼去，不會做人了；純陽者，就升天了，不會做人了。所以我們做人呢，又可以上天，又可以墮地獄。

你做善功德，就向啊，上升一升；你若造罪孽過，就向下降一降。所以說啊，「德升」：德呀，你造德行，就向上升；你造罪業，就向下降。「豈有他焉」：其他人呢，不會叫你墮地獄，不會叫你去做餓鬼，不會叫你去變畜生，都是你自己造的。所謂：「自作自受」，自己做，自己就去受去。這是啊，人道。

Door09_026-044

畜生法界。

畜生好貪，多而無厭；將黑作白，是非莫辨。

前邊所講的七個法界，都是啊，好一點的法界，可以呀，試一試，到那去啊，作一作戲去。唯獨現在這三個法界，這不可以嘗試，不可以去試試看。你試試看，啊，就恐怕呀，跑不出來了。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」，你把這個人身呢，失去了，一萬個大劫，恐怕也再得不著人身，所以這是很危險。啊，不可以呀，啊，好像作戲那麼樣去啊，作一作這個戲。

現在這個畜生道，這畜生啊，不是一類的畜生。畜生，也有百千萬億，種類不同。有飛的畜生，有走的畜生，有水裏頭的畜生，有旱陸的畜生，有虛空的畜生。你看這個畜生，就單飛的這個畜生，就有百千萬億種不同的樣子，是飛的眾生有這麼多。

那麼走的畜生呢，也不少。小的，老鼠，是很小的畜生；大的，這個大笨象，大的畜生。這個鹿、熊、馬、牛，都是很大的畜生。這在陸地上啊，這個畜生也有百千萬億種。在水裏的畜生，又有水狗、水牛、水馬、啊，海裏頭的豬，也有百千萬億種。我們人呢，恐怕沒有法子啊，把它完全都知道。

就研究物理、化學的，研究這個生物學、動物學的這一些個人，無論你是個博士，是個什麼士，是個專家，都沒有法子完全一定知道的。你知道一千種，那麼一千一百種的你就知道了。你知道一千一百種，一千二百種那個，你又知道了。

那麼你說你完全知道，你怎麼就知道，比你知道的，更沒有多的呢？你不知道了，所以沒有法子完全知道。就這個畜生的種類，我們人就沒有法子知道。爬的畜生，好像那個蟲類，單單蟲類你就不知道有多少種類。所以這個世間上，你看是不是重重無盡呢？是不是無盡重重呢？

那麼這一些個畜生，都是從什麼地方變的畜生呢？只是一個字變的畜生，**貪**！畜生好貪。好貪呢，就是啊，無論什麼，都是多多益善，少少不行；多多益善，少少不行。所以說，「多而無厭」：畜生好貪，多而無厭。「將黑作白，是非莫辨」：牠呀，因為牠就多而無厭呢，所以呀，黑的，牠也不知道是黑的了，牠說，哦！這是白的，所以將黑作白，這就表示牠沒有理性了；沒有理性，就是貪多；無論什麼都貪多；啊，甚至於那狗屎啊，牠也貪多。

啊，那個糞呢，像那狗吃糞呢，牠要愈吃愈多一點，最好了。你那麼邈邈東

西，人一看，哦！那怎麼吃法呢？牠就吃的，愈吃，牠覺得愈香，愈甘美，就是這樣子，多而無厭。將黑作白，那不好的，牠也認為好的了，啊，什麼牠都貪多。甚至於有病，牠也貪多一點病，一個病牠嫌不夠，要兩個病；吃藥，牠要吃多一點，這都是貪多。

「是非莫辨」：牠也不知道對，也不知道是個不對，是非都不辨了，不清楚了，這就是沒有理性。怎麼搞的牠沒有個理性呢？就因為有個「貪」字。這個貪呢，有這一個貪字，就糊塗了，就無明啊，蓋覆了；無明把牠蓋住了，什麼牠也不知道。

那麼所以我們人呢，不要貪，不要說，哦，這個錢呢，多，「**出家人不貪財，愈多愈好**」，哈，你貪多，就有危險。貪多，就容易變畜生，我告訴你！說是，那我們出家人不會墮落的？不會墮落，你若不依照佛的戒律去修行啊，墮落更快一點。

所以古來人有那麼一句話，說，「**地獄門前僧道多**」，都在那等著，等著要到地獄去。那個老道和尚，啊，貪心的老道、貪心的和尚，啊，都在地獄門前那等著，啊，說，快點叫我墮地獄囉！快點叫我先進去囉！進去很好玩的在裏邊，他覺得那個地方是很好玩的地方，所以他要去，去到那，就知道不是很好玩的地方。

Door09_027-045

餓鬼法界。

鬼類喜暝，昧果迷因；無明顛倒，日積月深。

那麼一般人呢，都知道這個鬼。有的人呢，就相信有鬼；有的人呢，就說沒有鬼；甚至於啊，佛教徒也不相信有鬼。什麼叫鬼？**鬼，就是一種啊，陰氣，**

一股陰氣。他有影而無形，有形而無影。你或者看著他一個黑影，你細一研究，他又沒有。或者看見他好像是個人似的，可是啊，轉眼間也沒有了。這種的道理，那麼是很不容易啊，把它弄清楚。

我們現在所講的是十法界，這十法界之中就有一個鬼法界。這鬼有多少種呢？鬼的種類啊，也像恒河沙數那麼多，很多的種類，無窮無盡，那麼多的種類。有這個有財鬼，怎麼叫有財鬼呢？他就有勢力，在鬼之中啊，他是做鬼王的。有的無財鬼，無財鬼就是沒有勢力的，也就是窮鬼；因為他窮啊，所以他就給人很多麻煩，到處啊，去給人添麻煩。

那麼你若想明白這鬼的種類有多少，你就要修道；修道，等你開了這個五眼六通了，那麼有多少種鬼你都會知道。

在這個有的人，說沒有鬼，我就告訴他，若沒有鬼呀，也就沒有佛，也沒有人了，也沒有一切的畜生。因為這個畜生，也是鬼變的；人，也都是鬼變的；阿修羅，都是從鬼變的。乃至於天道、阿羅漢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都是啊，從鬼道上來的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啊，這「十法界不離一念心」，這一念心呢，就造成十法界。

你做鬼事，就是墮落鬼道去；做人事，就到人道裏頭去；做阿修羅的事，就跑到阿修羅裏頭去；你做阿羅漢的事，就跑到阿羅漢裏邊去；你做緣覺，就跑到緣覺裏邊去；啊，你若做菩薩的事，就跑到菩薩的那個眷屬裏邊去；你若做佛事呢，就成佛；啊，你若做地獄的事，就墮地獄。所以呀，這都是由你一念的，現前一念心造成的，所以才說，啊，十法界不出這個一念。

那麼現在這個鬼，鬼呀，「鬼類喜瞋」：凡是鬼的種類呀，就歡喜發火，生瞋恨心。啊，人家對他好，他也生個瞋恨心；對他不好，他也要生個瞋恨心。啊，他最歡喜呀，是什麼呢？啊，就是給其他的人麻煩。你對他好，他也給

你麻煩；啊，你對他不好，他也給你麻煩。啊，所以就說，**燒香引出鬼來了**。啊，本來你燒香，你恭敬他，你不恭敬他，他還不給你麻煩；你一恭敬他，哈，他就給你麻煩，讓你生病。所以呀，在這個孔子都講，說是，「敬鬼神而遠之」，這鬼神呢，你恭敬是要恭敬他，你不要和他接近了，要離他遠一點，離他遠一點。那麼所以說鬼類喜瞋。

「昧果迷因」：他呀，這果，他也不明白；因，他也不懂，迷昧因果了，啊，所以呀，他就，啊，不知道好壞。本來種好因結好果，種善因結善果，種不善因就結惡果；種瓜就得瓜，種豆就得豆。他不懂這個，他不懂什麼叫種瓜得瓜，啊，什麼叫種豆得豆？他就啊，種上茄子，他想啊，吃辣椒。啊，種上辣椒，他就想吃黃瓜。所以他就不懂這個道理，就是「亂晒囉」（廣東俗語），就是亂七八糟的這麼胡搞。那麼這叫昧果迷因，因果不懂的。

他的「無明顛倒」：他的無明、啊，顛倒，這種的行為，「日積月深」：日，就一天一天的就積的很多，日積。月深，這無明顛倒啊，啊，這個月就比那個月深一點；那個月又比那個月深一點；啊，就是愈造愈深，愈深，他愈造，所以叫日積月深。

Door09_028-046

地獄法界。

地獄憂苦，無門自鑽；起惑造業，受報循環。

還剩一個法界，果修念來給我聽聽，地獄憂苦，無門自鑽，啊，起惑造業，不是起惑，起惑，起惑造業，受報循環。地獄啊，是最不快樂的一個地方，那麼你們誰願意到那地方去啊，旅行去啊，隨時都可以到；誰願意到地獄旅行去啊，我可以保證你們即刻就到！怎麼樣呢？你愁一愁，就地獄遊一遊。愁，憂愁；你一憂愁啊，啊，就到地獄去啊，旅行去了，vacation去。

「愁一愁，就地獄遊一遊；笑一笑，就老還少；哭一哭，就地獄有個小黑屋」。你看，就這樣子。你要是啊，憂愁，這就種地獄的因。你要是笑，就種啊，天堂的因，「自古神仙無別法」，沒有旁的方法，「只生歡喜不生愁」，就是生歡喜，不生愁。所以說你愁一愁，就地獄遊一遊，到地獄去旅行去了。你能常常的笑，啊，就老了，也像年輕人一樣。

一哭，這也是啊，一個麻煩的事情。總而言之，地獄沒有快樂的，地獄就是憂苦。但是地獄沒有門，地獄這個門呢，是自己開的；自己呀，開這個地獄門，自己就往裏鑽，鑽到裏邊去，所以說「無門自鑽」：地獄本來自己那個地獄沒有門，不像我們人間這個監獄，啊，用人工造成了，放在那個地方，誰犯法了，把他放到地獄(監獄)去，不是的！地獄沒有門，但是你到那，自己呀，啊，你應該受入這個地獄啊，你到那，那門就開了。你就，啊，硬往裏鑽，鑽不進去也要鑽，無門自鑽。

「起惑造業」：為什麼到地獄去啊？因為就是因為無明啊、煩惱，你啊，愚癡了，不明白了。因為不明白了，所以就造出一些個惡業來，沒有造善業，造惡業。「受報循環」：啊，你呀，造的一些個惡業，就要墮地獄，就要受這個果報。受果報啊，就是循環無端的。你造什麼業，就受什麼果報，絲毫都不會錯的。所以呀，這叫啊，受報循環。

結語，十界一心。

十界一心，不離當念；能覺此念，立登彼岸。

這十法界：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，就是四聖法界；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是啊，六凡法界；合起來啊，叫十法界。這十法界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？就啊，從我們這個人，現前呢，這一念心生出來的。

所以說，「十界一心，不離當念」：這個十法界呀，它沒有離開你，就現前這一念，現前這一念；你現前這一念，你若明白了，所以說，「能覺此念」：你若明白這一念，「立登彼岸」：立刻呀，就到彼岸了。這個彼岸是什麼呢？就是覺悟。你覺悟，就是不迷惑了，就把無明破了。破無明，那個法身就現出來，所以說，啊，立登彼岸，立刻呀，到彼岸了，啊，就摩訶般若波羅蜜了。

Door09_029-001

本來呢，我今天晚間想起這個如意女了，想給你們講一講，因為今天早晨呢，講這個如意女，不過講的不太詳細，今天晚間想要講，但是這個時間呢，又沒有了，你們如果歡喜聽的話，明天晚間可以講；如果不歡喜聽呢，明天晚間我們就講這個書抄。你們歡喜聽這個如意魔女呀，還是歡喜聽書抄？今天講一講。還有誰願意聽經，願意聽story？有兩個人願意聽魔女。

她是周朝的一個鬼，我先給你們講一個題目，是周朝的一個鬼啊，被雷劈了！那麼她又修成啊，一種魔術，再雷呀，也沒有法子打她了。那麼她就各處去作怪，作怪呢，然後就遇到我了，她要皈依三寶，現在啊，是改邪歸正。這個要是啊，要是這個什麼，可以寫一本書。那麼現在你們不要怕她了；她即便來到這個地方，也不會啊，害人了！

在二十七年以前，大約啊，就是在中華民國的三十四年(西元一九四五年)。這一年呢，在這個二月十二這一天，我在東北呀，那個周家棧，這周家棧這個地方啊，有一個道德會。道德會，就是啊，講道德的地方，天天呢，都是講演。這個會上呢，有我幾個皈依弟子，所以每逢從那經過的時候啊，我就到那個地方住幾天。

住幾天，就遇到一個嘍，姓周的，不知姓什麼？一個批八字的先生。怎麼叫

批八字呢？就是啊，你年上兩個字，月上有兩個字，日上有兩個字，時上又有兩個字。那麼他給人批八字啊，批的很靈的，那我就請他給我批一批，把我的八字告訴他了，他就給我批，他說，哦！你啊！應該去作官去，怎麼來出家了呢？啊，你若作官呢，會作很大的官。

我說，官怎麼樣作呢，我都不會，不知道怎麼樣作官，怎麼可以作呢？我會作和尚，所以啊，我現在出家，他說這個太可惜了！這是在啊，在這個周家棧這個批命的他這麼給我批。然後又看我的手，啊，看我的手他說，哦！你這個手，最低限度，你可以中一個頭名狀元。

我說，現在我連最後那一名都中不了了，中頭名？然後他又細一看，說哦，你呀，今年是走運了！今年你呀，有吉祥的事情。我說，有什麼吉祥的事情呢？他說啊，你過下個月初十，十二的樣子，你呀，就和現在不同了。我說，怎麼樣不同法呢？他說啊，以前一千里地呀，以內的人，相信你；過了初十之後啊，一萬里地呀，以內的人，就都相信你了！

說，這個我也，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噢，他說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！那麼說完了這話，我又住了兩天，大約是啊，二月十四的樣子，十五的樣子，我就到那個鑲白旗四屯，鑲蘭旗四屯我記得好像，鑲白旗、鑲蘭旗，那時候說鑲白旗鑲蘭旗？鑲白旗，鑲白旗四屯。這個鑲白旗四屯呢，有我的皈依弟子，他叫夏遵祥，他那年呢，已經他六十多歲了。他家裏有三十多口人，那麼種了很多地，可以說是個財主，在那一個鄉下，他是啊，最有錢的。

那麼這個老人呢，從來也不相信佛，什麼都不相信，等見著我了呢，他就相信，要皈依。不單他一個人要皈依，全家都要皈依，所以在早啊，他全家就皈依我。皈依我，我每逢到那個地方去，就到他家裏去住去，他家裏三十多口人呢，哎，我一去，都高興的不得了！很高興。在那住了大約有十天的樣子，就又有啊，七、八十人都皈依，七十二個大概是，人呢，也都來皈依。

皈依之後，等到二十五這天，我就坐著這個夏遵祥他家裏的車啊，到雙城縣去。那麼他家裏離雙城縣有七十多里路，七十多里路啊，這個車要一早晨呢，三點鐘就開始走了。這個時候，雖然說三月間，正是冷的時候，冷的不得了。這個趕車的人呢，和跟車的人呢，都要穿著皮衣、皮襖、皮褲，戴著皮帽子。

我呢，那時候是很窮的，穿的衣服啊，就三層布，這一個衲袍啊，是三層布；穿的這個褲子也是兩層布的褲子，夾褲；也沒有穿鞋，這個穿鞋是穿鞋，沒有穿襪子，就穿這個羅漢鞋，有窟窿的那種鞋，沒有穿襪子。那麼一早起，這個車走了，我就坐道車上邊呢，我戴這個帽子呢，也沒有也遮不住耳朵，那是一個那種合掌巾，那種帽子就好像人合著掌那個樣子的。你們看見那個濟公啊，就戴的那個帽子，就那個樣子。

啊，坐到車上啊，七十里路，從三點鐘大約坐到，一早就去，七點鐘吧！到到城裏了，天也光了。這個趕車的老闆子，和這個跟著車的人呢，心裏想一定會把我凍死車上，因為穿的衣服也少，是又在這車上也，他們都坐坐車，下來跑一跑；因為不跑就凍的不得了，一定要下來活動活動。那麼我在車上呢，由一出門口就坐到車上，到雙城縣的東門外，到門外把車停住了；我在車上下來，這個趕車的一看，哦！他沒有凍死他？他以為一定會凍死。

二十五這天，我到雙城縣，有一些個善友啊，有一些個這個護法居士啊，我到他們家裏去，也住了十多天。

Door09_030-002

那麼三月初八，初九，又回到這個鑲白旗四屯，回到夏遵祥啊，這個家裏。回到夏遵祥的家裏啊，他就告訴我了，他說有一個夏文山，他一個女，就是在我打皈依的時候，他們一起皈依。皈依之後呢，說她最近就有病了，病的

很厲害！六、七天也不吃東西、也不喝水，那麼也不講話，就很大的脾氣樣子，要發脾氣的樣子，要打人的樣子。等到初九這天，她的母親呢，就來對我講，說，師父啊，我這個女呀，皈依之後沒有過了幾天，她就病了，病的很厲害，她也不講話，也不吃東西，也不喝水，天天她瞪著眼睛，把頭栽到這個炕上，也不講話，不知道她這是個什麼病？

當時我就對她講，我說，我也不會給人治病，那什麼病，你問我是不行的。我現在這個我有皈依弟子叫韓崗吉，他是開五眼的，能知道人的過去未來，啊，前生是怎麼回事，他也知道；你今生啊，什麼事情，他也知道，你問他去了，你問問他。

那麼她就問這個韓崗吉。這韓崗吉呀，也是在我到雙城縣呢，二十五號以前的時候他皈依的。他皈依的時候，本來我不收他，為什麼不收他呢？因為在我沒出家以前呢，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，都是在道德會上啊，是同事。那麼我出家了，他見到我之後，因為他開眼了，他開眼，他一看呢，哦，他說，哦，原來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師父來著！所以現在要皈依，要皈依我。

我說，我不能收你做徒弟，我們本來都是老朋友來著，我怎麼可以收你做徒弟呢？他說，不是。我呀，自己現在知道我自己呀。那麼他說，如果我不收他皈依呢，這一生他就要墮落！那麼說這話之後啊，他就跪到地下不起來，一定要皈依，我就一定不收他。

那麼經過大約有半點多鐘時候，時間不太長。我問他，我說，皈依我的人呢，都要依教奉行，你現在這麼大的本事，又知道過去，又知道未來，又知道現在，那麼你知道是知道，你會不會有一種貢高的心，那麼不聽師父的教訓？他說，他一定會聽的。師父您教我赴湯，我就赴湯；叫我蹈火，就蹈火；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就是啊，到了滾水裏頭去，那有一鍋滾水，師父您叫我去，我就跳到那滾水裏去，煮熟了也不要緊，這赴湯這叫。蹈火，那有一堆

火，您叫我到那火上走，我也要去的。

我說，真的，可是真的啊！你不能將來我有事情叫你做的時候，你不幹啊！他說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師父您叫我做，我一定做的，就是有什麼危險我也不怕的！那好了，於是乎啊，也就是在這七十二個人裏頭，他也就皈依了。

那麼這一次呢，我就叫他，我說，你能給人家看病，現在我這個皈依弟子有病了，你給看一看！他就坐那一打坐，這麼一觀想，這個要作觀想的，一觀想，哦！看他面啊，就嚇的那個樣子，不得了了，就害怕了！完了，就告訴我，師父！這個事情不能管的！這個事情啊，我無論如何管不了的！我說，怎麼樣子？

他說，這個是一個魔啊！這個魔啊，可太厲害了，她能變化人形，啊！能變成人形啊，在這個世界搗亂、害人，啊，這個魔才厲害！我說怎麼那麼厲害？你說一說看。

他說這個魔呀，是周朝的一個魔，周朝那時候她是個鬼，在周朝的時候，她是個鬼，因為她不守規矩啊，就被一個有道行的人呢，有神通的人呢，用這個雷呀，把她劈碎了！把她劈碎了，那麼以後，但是沒有完全呢，散，她這個靈性啊，還沒有完全散。所以以後啊，她又聚回到一起了，又變成一個魔。現在這個魔呀，她的神通特別大；啊，她能飛行變化呀，啊，忽然就沒有了，忽然又有了。

那麼他說啊，她因為被雷劈過，所以以後啊，她就又修成了，她煉一種法寶，這種法寶呢，專門避雷的。這個法寶是什麼煉的呢？就是那個女人生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外邊的那層皮，那層包小孩子那層皮，小孩子初初生出來那層皮。用那層皮呀，她修煉，煉成一個帽子，這麼一個黑帽子。她把這個帽子戴到頭上啊，什麼雷也打不了她了，這個雷呀，因為怕這個污穢的東西。

你們西方人呢，認為這個雷呀，是沒有人來支配它。那麼普通的雷呀，可能是沒有人支配，但是有一種特別的雷呀，就是有一種神呢，來用這個雷呀，懲罰世間的妖魔鬼怪的。那麼這個她煉成這個帽子啊，這個雷就劈不了她了！她又煉成兩個法寶，兩個就是圓圓的球，這兩個東西啊，啊，她用這個帽子，若給人戴上她這個帽子，這個人呢，就會靈魂呢，被她就捉去了，就變成她的眷屬了。那麼她這個球，如果打人呢，打到人身上，人也就會死了，就這麼厲害。

所以這韓崗吉，看出來她是這麼厲害的一個魔鬼，啊，就告訴我，說，師父啊！這個事情不能管的！我說，那麼不能管這個，這有病的怎麼辦呢？他說，有病的，那一定死的！沒有辦法的。

我說，死？怎麼可以的！她若是沒有皈依我，當然我不管了！那麼她上個月二十四號皈依我的，二十四皈依我的，沒有這麼久。當時她皈依我的時候，那一般人呢，我就教他們念〈大悲咒〉。我說，你們每一個人呢，都應該學〈大悲咒〉，那麼將來會有用的。遇到什麼危急的時候啊，你念〈大悲咒〉啊，就會觀音菩薩保護著你。於是乎啊，他們就有很多人念〈大悲咒〉。

我說，她若不皈依我，那麼她，這個魔鬼呀，抓她去、不抓她去，我不管。現在已經皈依我了，我就不許可這個魔鬼抓她去，叫她死；我一定要去管這個事。說，師父！那您要去管，我不能去的，我不能跟您去的。

我說，什麼？你皈依的時候，你說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現在還不一定是湯，不一定是火呢，你為什麼就辭了呢？他也沒有話講了。沒有話講了，完了想一想，師父！那您師父要派幾個護法保護著我，我說，你不要囉嗦了！跟著走就是了，囉嗦什麼？那麼他聽我這樣講，就也不敢囉嗦了，就跟著我去了。

Door09_031-003

去到那地方，啊，這個有病的人呢，這個頭衝著，譬如這個床，頭衝床下，栽到枕頭上，這個屁股啊，就擱起來這麼樣子，很難看的那個樣子，但是很大脾氣，眼睛瞪著有牛眼睛那麼大，啊，尤其看見我，更不高興了！不高興了，那麼我就問他們家裏，這個有病的原因。

他說啊，在前七、八天呢，在他們這條屯的外邊，這條屯的外邊呢，有一個孤墳，就有一個老太婆，大約有五十多歲，穿著兩藍色的衣服、長衫，頭上梳兩個小辮辮，梳兩個辮辮，這個辮子不是向後邊梳的，她這個辮向前邊那麼樣梳的，在前面這麼樣梳的。那麼穿著黃褲子、黃鞋，就在這孤墳這哭！

那麼哭，當時就有一個姓夏的，也是一個老太婆，就去勸她，說，妳不要哭了！她哭什麼呢？這個姓夏的老太婆就聽她，說，我那個人呢？我那個人呢？就這麼哭，一邊哭一邊要找她那個人。那麼這個老太婆勸勸她，她就不哭了，就跟著她，兩個一起到這個鑲白旗四屯這個屯裏邊來。

那麼兩個人走到這屯的外邊呢，大約這個門口有門神，她就不敢進來。不敢進來了，那個那條屯呢，就有圍牆，有這個四邊都有fence（圍牆），有四個門，到門外邊呢，她就不敢進來了。姓夏這個女人呢，就自己到這個屯裏來了，她就在這條屯外邊，又在這哭！

哭呢，這個時候那個夏遵祥他家裏的馬車，從外邊回來了。回來，這個馬一看見這個東西牠認識！人不認識這個東西，馬認識；馬一見到這個東西，哦，就驚起，就跑了，她揪著這個車往這個門裏頭跑這個時候，她也跟著就進來了。大約那個守門的神呢，在那也慌上來了，一看這馬驚了，就不管這個門了，她揪著就跑進來。

跑進了，就到一個姓尤的家裏。這個姓尤的叫尤忠寶，到他家裏啊，也是找她那個人。那麼她望望這個姓尤的，然後從他家裏就出來。出來，這時候，就有三、四十人呢，圍著這個老太婆了，都叫她老傻太太。問她什麼話？問她姓什麼？她說，我也沒有姓！問她，叫什麼名字？她也沒有名！再問她，她說，我是個死人！

這麼樣子呢，這有三、四十人圍著她就看，看這個好像一個這麼奇怪的一個怪物，這麼看她。她手裏呀，就拎著這個黑帽子這麼走。一邊走，一邊她就這麼好像一個什麼也不懂的這麼個人，那麼就走啊，走到這個夏文山的後邊這個牆後邊，那個牆啊，大約有八尺多高，她到這個牆後邊呢，把這個她這個黑帽子一撇，就撇過那個牆裏邊去了。

撇到牆裏邊去了，她隨著一跳，啊！八尺多高的牆，她也跳進去了，任何人都跳不進去的那個牆，哎，她跳進去了！她跳進圍，看的這一般人說，哦！這個老傻太太會武術，會功夫！啊，於是乎啊，這一般人就都跑，他在後牆進去那個，就跑到前邊呢，跑到他門裏邊去看。

那麼這個夏文山的兒子叫夏遵全，他也是我的皈依弟子，也是皈依沒有兩個禮拜，就二十四皈依這一般人。啊，就從門口進來，就說，媽，媽，老傻太太到我們家裏來了，到我們家裏來了，您不要害怕，他媽媽巴著脖子盡向外看，看，也沒有什麼？一回頭，哦，有一個這個老太婆已經到炕邊上了，要上炕，就爬到炕上，這個身體呀，爬到炕上一半，在下邊還一半，就這麼樣子；這個時候，她說，啊，妳找誰啊？妳找誰啊？她也不說話，她也不說話。那麼過後，她們看見她很奇怪的樣子，兩個，就是有病這個女呀，和這個她媽媽，兩個人就念上〈大悲咒〉了，就念「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」，這麼一念，她就慢慢、慢慢下地了；這個老傻太太下地呀，就躺到這個炕的那個炕沿底下了，炕沿底下；躺在那個地方就像要死，就像死人一樣了，也不動彈了。

她們一看，這不得了，這若死在家裏，這有人命了！於是乎，今天也講不完了，就講到這算了，發生什麼事，等明天晚上。

Door09_032-004

她就報告啊，這個村長，這個村長啊，來了，看見有這麼一個老年的女人躺到地下，好像要死的樣子，於是乎啊，這個村長就伸手，用一個手就把這個老的女人呢，就拿起來，拿起來就拿到外面去啊，又放到地下，叫她這麼走。走啊，到這個鄉公所裏邊去，就問她，妳是哪裏人呢？妳幹什麼來的？

她就對這一些個人呢，就說她是死人，說，你不要問我，我就是死人，我也沒有姓，也沒有名，也沒有住的地方；我到什麼地方啊，就住在什麼地方。這個村長聽她這麼講，看她這個樣子，也都啊，就很驚恐了！很驚恐啊，於是乎帶著槍啊，就把她向這個村外邊送，向西邊送。

頭一次，送了五十幾步遠，這個人回來了；人回來，等到這個向這個村的門口回頭一望，啊，這個老女人還跟在後邊，跟著在後邊。於是乎啊，就又向遠的送她。這回呀，就送出七十幾步遠；七十，就七十幾步；那麼這個人又回來了，走到半路上，這個老女人又跟著回來。這一次啊，那麼他一同有三、四個人，鄉村裏頭的，就又往遠的送她。送，這回送出一百五十多步遠，就叫她趕快走，不走呢，就用槍打她。

那麼這個村長啊，在那就放了兩槍；放了兩槍啊，這個老女人呢，就趴到地下那，本來不是打她，但是她嚇的就趴到地下，大約她以為又是個打雷了。那麼這回啊，這個村長回來一看，她沒有回來，沒有跟著回來。那麼於是乎這個村長啊，和這個鄉公所裏幾個辦事的人員呢，就回到村裏頭。

可是啊，就這個夏文山的家裏，他這個女啊，這個老的女人雖然走了，她就病了。病了，就是瞪著眼睛，也不說話，也不吃東西，也不睡覺晚間，就是頭啊，就好像在這個床上叩頭那麼樣子，就是昨天我說，前邊呢，這個頭栽到枕頭上，後邊呢，這個身就高起來，那麼就有了七、八天，也不吃東西。

那麼等我沒有到他家裏以前呢，我和這個韓崗吉說，我說我現在啊，你說，啊，一管這個閒事啊，就會死的，我現在呢，就寧可我自己死，我也要啊，救我這個皈依弟子，這第一個條件，我要救我自己的皈依弟子，因為她皈依我，我不能看著她死了，我不管，這第一個條件我要救自己的皈依弟子。

第二個呢，條件，我要救這個魔。你說這個魔呀，誰也管不了她，但是她造罪造的多了，一定還是會有人管得了她。那麼當時如果有人呢，來把她消滅了，那麼這也是很可惜呀，她修煉這麼多年！所以第二個條件，我要救這個魔，她就是她有本領令我呀，死了，我都要去救她去，這第二個條件。

第三個條件呢，我要救啊，世界所有的一切眾生，如果我現在不把她收伏了，將來啊，世界人呢，受害的一定是很多。所以我有這個三個條件呢，我一定要那麼去。所以呀，就到這有病的家裏了。

當時這個村長也來了，聽我們一談論起來啊，一個禮拜以前來這個老傻太太啊，就是個魔鬼，啊，他也就想起來了，他說，哦！難怪那天呢，她在地下躺著，我用一個手把她拿起來了，一點都不費力，好像沒有東西似的，啊，你若不說我也想不起來，啊，現在一講起來，那麼知道這個的確是個魔鬼了！

那麼這樣子呢，我們就又把這個魔鬼又找來了。這怎麼樣找呢？在〈楞嚴咒〉啊，有五種法。五種法，有這個「息災法」，息災法，就是人有什麼災難呢？可以把它息了。有「吉祥法」，有不吉祥的事情可以變成吉祥。有「勾召法」，勾召法呀，就是啊，這個妖魔鬼怪無論他離多遠，隨時可以把他捉來。

又有「降伏法」，降伏法，就是這個魔鬼他來了，你能降伏他。那麼有這個種種的法呀，所以當時用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把這個魔鬼，這個如意魔女呀，就給她叫來。一叫來，一進門口的時候，啊，她帶著一股臭氣，這股臭氣啊，腥臭的不得了！你人呢，一聞見這股腥臭的氣就作嘔，就會就要嘔吐的那個樣子。

那麼她進來了，就用她所煉的那個帽子，想用她這個法寶啊，啊，就想往我頭上來撒。一撒，這個帽子它也撒不到我的頭上。那麼她這個帽子沒有用了，又拿出她這個圓圓的球想來打，也打不到我身上。

她兩種法寶用了，都沒有功效了，沒有力，沒有用了。她在這個時候才知道是不行了，就要跑，就要跑！要跑，東西南北，四維上下，什麼地方也跑不了，因為她一來的時候，我已經啊，就用這個**結界**，就好像擺上一個陣來似的。那麼她沒有地方跑了；上邊也有人看著她，下邊也有人看著她，左右前後都有這護法天龍八部在這堵著她，她跑不了。她跑不了，沒有法子啊，就跪下了，跪下，就哭起來！

當時啊，就給她說法，說這個「四諦法」，說「十二因緣法」，又說這個「六度法」，給她說，她即刻呀，就明白。明白，她就要皈依三寶了，發菩提心了。那麼這樣子呢，我就給她說的皈依，另給她起個名字，叫「金剛如意女」。皈依之後啊，她就常常跟著我到各處去啊，度人。

可是啊，她這個本性啊，是一種魔性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她都有著一股這個又臭又腥的這股味道；跟著我，啊，到什麼地方，都有這股的味。以後我一看，她跟著我不行啊，我就把她派到這個吉林省蛟河縣，那磊法山呢，「萬聖玲瓏洞」，到那地方去修行。

所以那個地方，怎麼叫萬聖玲瓏洞呢？我有很多，啊，這個奇奇怪怪的皈依弟子啊，啊，都派到那，都教他們在那個地方修行。這個地方呢，我自己也到過，到過這個山上。那麼以後她修行很快呀，就修行的很有一點神通，常常啊，到各處去啊，救人去。不過她救人呢，也都不叫人知道，不叫人知道說是她怎麼樣救人。

因為你叫人知道這個事情啊，善欲人見，不是真善；惡恐人知，便是大惡。你做的好事啊，願意教人知道啊，那不是真的好事。你做的壞事啊，怕人知道，啊，那才是壞事。所以呢，這個如意魔女啊，結果啊，也變成一個佛的眷屬了。

Door09_033-005

這個洞啊，怎麼叫萬聖玲瓏洞？我再給你們講一講，因為這個洞啊，一個洞，有三個洞門，在這邊呢，可以看到那邊，那邊又可以看到這邊，啊，玲瓏透體的那個樣子。好像啊，這個玻璃杯裏邊裝著什麼，一看就知道了，這叫玲瓏。不是一定說是glass（玻璃），就是啊，它那個裏邊看到外邊，外邊又可以看到裏邊。這一個洞啊，有三個洞門，這個三個洞門呢，都互相通的。在那裏邊呢，有一個廟；這個廟，造這個廟啊，這個材料，都是用那個羊呢，馱上去的。用羊啊，這一個羊，或者馱兩塊磚呢，或者一塊木頭啊，這麼用這個羊運上去的，因為那山很高。

那麼在那個洞裏邊呢，西邊這個洞門口，外邊又有一個「老君洞」，老子的洞。東邊這個洞門口，就有一個「滴水洞」；滴水洞啊，那個洞裏有這個水呀，往下滴答滴答滴答，這麼滴這個水。那個水呀，千人萬馬都夠吃的在那。在後邊那個洞出去，就是「紀祖洞」；紀祖洞，就是紀曉堂，紀曉堂啊，是我東北的人。他收過五個鬼，那麼他又在這啊，在這個磊法山這啊，捉過這個黑魚精。這黑魚精呢，是在明朝那時候在北京啊，作官的，作官叫黑大人，

叫黑大人。他姓黑，但是他不是個人，他是個魚。那麼紀曉堂知道了，就要收拾他，知道他有一天呢，就在這個山這過。那麼紀曉堂就在那等著他；等著他，他從那過，那麼紀曉堂啊，會這個「掌手雷」，用掌手雷呀，就把這個黑大人就給打死那個地方。

所以那個山上的洞啊，誰也不知道有多少？你今天查有七十二個，明天就有七十三個，後天你再數啊，啊，或者就有七十個。總而言之，它沒有一定的數目。

有一個人呢，到那個山上去，看見呢，兩個老年人在那下棋。下棋呀，他在那看看，他就咳嗽了一聲，咳嗽了一聲啊，這兩個有很長鬍子的老人一看，咦！說，他怎麼來了？這個石頭呢？自己就有個門，就關上了。關上了！他就在那跪著，一跪，就跪死在那個地方，現在他那個墳呢，還在那個石頭洞那個門外邊，就跪死。你看，人家那求道、求法，跪死那地方都不起來。啊，所以那個山呢，很多神仙。

我遇到一個李明福啊，他這個會武術，啊，跑的才快呢！跑的像猴子那麼快。上山呢，我到那個地方的時候啊，我也是一早起到山上去，一早起，大約四點多鐘就到山上，到他那，我看他在那拜佛，他後邊這個頭啊，束的有七、八斤，這個頭啊，你撇著這麼一個簪這個頭髮，啊有七、八斤重，從來他也不洗。那麼面目呢，很小的，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、小臉，這麼很小的；但是他力量很大的，那個鐵道軌呀，他以前這個人家做鐵道啊，八個人抬一條，他一個人拿兩條，他一個人可以拿兩條，這麼一個胳膊夾一個，那麼有力量。這個他叫李明福，什麼，究竟他多大年紀，什麼時候的人，沒有什麼人知道他？我到那遇到過這麼一個奇怪的人。

我這個對你們所講的，這不是講故事啊，自造的，這是實實在在的，一個真實的事情，你們各位信呢，也可以；不信呢，也可以，啊，那麼信不信由你！

Door09_034-006

然華有二種，一草木華，喻萬行因；然或因與果俱，或不與俱。二嚴身華，通金玉等，喻於神通眾相等，唯與果俱。前十義中，一五九十局於草木，餘通二華。

【然華有二種】：前邊呢，講這個「華」，華有十義。但是這華十義呀，沒有分出來這個兩種。現在呀，單把它提出來，這華有兩種的華。

兩種的華，第一種，就是「草木華」：草的花，有木的花。那麼這兩種華呀，這是譬喻的「萬行因」：萬行的因華，莊嚴無上的果德。什麼叫萬行的因華呢？就是啊，這個菩薩，在因地裏所修的這種種的行門，所做的種種的功德，也就是六度萬行；這萬行的因華，言其呀，是很多種的法門。

你或者修布施，或者修持戒，或者修忍辱，或者修精進，或者修禪定，或者修智慧，這六度。萬行，萬行啊，就是你修種種的利益人的行門，這叫萬行。所謂：自利利他、自覺覺他、自度度他，那麼這都叫啊，修因華。這草木華呀，就譬喻這個萬行的因華。

那麼雖然譬喻萬行的因華，那麼又說回來啊，這個華呀，有這個「然或因與果俱」：怎麼叫因與果俱呢？就是所說的「因該果海」，在這個種因的時候，就是結果的時候。「果徹因源」，在結果的時候，也呀，通你種因的時候。也就是啊，「即因即果，即果即因」，在這個因上就有果，在果上就有因，這叫「因果同時，因果不二」。這什麼華呢？這就是這個蓮華，蓮華呀，一開華就結果，所以這叫華果同時。那麼這叫或與果俱。

「或不與俱呢」：這是草木啊，好像那個桃李的樹。那個桃花開了，然後再

結桃，這個桃啊，一天比一天就長大了，然後啊，才熟；啊，開花的時候，就沒有果；那麼有果的時候呢，又沒有花了，所以這或不與俱，或者不和這果是一起的。那個李子啊，也是這樣子。那個梨呀，也是這樣子。所有的這一類的花，它就不是花果同時，所以說或不與俱。這是啊，第一種的草木華。

那麼第二種呢，叫「嚴身華」：怎麼叫嚴身呢？嚴，就是莊嚴，嚴飾；啊，就是戴到身上啊，覺得很美麗的。你看那個菩薩，身上都掛著瓔珞；為什麼掛著瓔珞呢？這也就是啊，莊嚴菩薩這種的功德。所以呀，這「金玉等」：這是嚴身的華。這個金子，你把它做成華；玉，你把它做成華，啊，都可以莊嚴其身。

這譬喻的什麼呢？「喻於神通」：六種神通，啊，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盡通，這是啊，喻於神通。「眾相等」：眾相啊，就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種隨形好。佛的三十二相，那麼每一相都是現大丈夫相，現大丈夫相，有三十二種大人之相，又有八十種隨形好。那麼這個所謂嚴身華，這個金玉等，這就譬於的這個神通，和這個相，這就嚴身華。

「唯與果俱」：這種的華呀，都是啊，在這果上，才能有這種嚴身的華，有神通，有啊，啊，光明妙相等。「前十義中」：在前邊講這個「華」的十個義理裏邊，「一五九十局於草木」：這個一呀，和五，和九，和十，這四種啊，是說的草木華。「餘通二華」：那麼二三四六七八，這個六個呢，通二華，就是也可以說是草木華，也可以說是啊，金玉華，那麼通這兩種華。

Door09_035-007

六釋嚴者，即上十華，同嚴一佛；為嚴不同，亦是十義。

又上十華，如次嚴前十佛，即是十義而總別無礙。

在這個第六啊，這個大方廣佛華嚴經，這七個字的第六個字，解釋這個【嚴】字。這個嚴呢，就是莊嚴，也就是嚴飾。這個嚴飾啊，就是上邊這個十種華的意思。以這十種華這個意思啊，來莊嚴呢，「一佛」：莊嚴呢，這個佛。「為嚴不同」：雖然呢，這個十華的意思，和這個十種的莊嚴的意思；十種華，是還沒有啊，來莊嚴佛呢！那麼這個「嚴」呢，十種莊嚴呢，就是啊，莊嚴佛了！所以呀，為嚴不同。「亦是十義」：也就是啊，前邊所講啊，啊，這個華的十義。

「又上十華」：前邊呢，所講這個十種華，「如次嚴前十佛」：那麼像後邊呢，如次，就是好像後邊這個「嚴」字。這個嚴字呢，莊嚴前邊的十佛；啊，變成百義。每一個佛呀，那麼有十種的莊嚴，那麼這個十佛呢，就有一百種的莊嚴。「即是十義」：所以呀，這也就是前邊呢，那個「華」的那十義。

「而總別無礙」：總，就是嚴一佛；別，那麼嚴十佛。這嚴一佛，和嚴十佛呀，啊，說總，也是無礙，說別也是無礙，那麼這個互相莊嚴，這是圓融無礙的這種法門。

那麼現在在這個傳戒的期間呢，天天拜佛，天天講經，這是做什麼呢？這就是啊，莊嚴我們這個法身，這叫「以佛莊嚴而自莊嚴。」在這個拜願的期間，有這個有毛病的人呢，應該特別誠心來拜願；拜願能感動佛了，感動菩薩，感動啊，這個天龍八部，一切護法善神，你無論有什麼毛病，都會好的。

你有一分的誠心，就有一分的感應；有十分的誠心，就有十分的感應；你若有百分的誠心，也百分的感應；有千萬分的誠心，就有千萬分的感應。

我們這一生之中啊，難遭難遇這個無上甚深的微妙法！我們現在遇到了，就要啊，盡心竭力去修持去，去行持去。

那麼拜佛的時候，要做一種觀想！觀想啊，十方諸佛，都來呀，給你摩頂，加持你，令你呀，業障都消除了；善根呢，就增長；啊，一切的疾病，在不知不覺啊，就好了。所以呀，拜佛啊，是最要緊的！

那麼在這個拜願的期間，除非有特別的情形之外，誰都應該呀，參加這個拜願，這拜願呢，是最好的！一方面能做運動，令你呀，這個身心通泰，氣血交流；那麼你能做這種運動，一切的疾病啊，不要說有菩薩來加被你，來幫助你，就是沒有菩薩來幫助你，你都會好的，一切的疾病都會好的。

所以我們呢，在拜願的期間，若沒有特別重要的事情，人人呢，都應該參加拜願的，這是很要緊的！因為我們這個戒期呀，就要圓滿了，等圓滿了之後呢，我們就不這樣子來拜願，就又要用旁的功夫。

在我們這個戒期裏邊，你們一般的人呢，不知道？在這啊，很多的眾生，都在這啊，跟著拜願，跟著想要來啊，受戒！不是單單呢，就我們這幾個人，有很多啊，啊，這種啊，幽顯的靈祇，都在這啊，護持這個道場。你們各位呀，要特別注意這一點！

Door09_036-008

更有十義：

- 一用因嚴果以成人，是華嚴佛，由因得果故。
- 二以果嚴因以顯勝，成果之後，令一一因行皆無際故。
- 三以人嚴法而顯用，謂佛曠劫修因，方顯法之體用故。

【更有十義】：說啊，這個前邊所講這六個字，在這六個字啊，之中，又有十種的意思，把它合起來，又有十種的意思。

這十種的意思，第一種，「用因嚴果以成人，是華嚴佛，由因得果故」：第一個道理，就是啊，用這個萬行的因華，來呀，莊嚴這無上的果德，以成人；成人呢，這人就是佛。用這個萬行的因華，莊嚴無上這個佛的果德，「是華嚴佛」：這個呢，就是用這個「華」呀，來莊嚴這個佛。

「由因得果故」：因為啊，怎麼樣成的佛呢？就因為佛呀，三大阿僧祇劫，都修福修慧，百劫種相好，在啊，一百個大劫，修啊，修這個相好。修福，啊，就是很微細的，很小的，這個福報，他也修；不會說呀，因為這個福報小他就不修了；所以說，就是啊，微塵那麼多的福報，他也不捨去。

那麼他也不享受福，為什麼不享受呢？就等著成佛呀，之後再享受。你看那些個修苦行的人，都是啊，想等成佛之後，啊，這個福慧二嚴了，福慧二莊嚴了，啊！他啊，再永遠也不受苦了！

三大阿僧祇劫，有人呢，沒有聽過三大阿僧祇劫的，就不明白？已經聽過的，就都懂了。什麼覺阿僧祇劫呢？每一個阿僧祇劫，是一個無量數，無量數啊，就是用算數譬喻啊，沒有法子能形容的出來的。那不是一個算不出來這個數目的，連三個，都算不出來呀，這麼多的數目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所以呀，這由因得果故。

因為在因地，修福修慧，所以在果地呀，才這個，得這個佛果之後，才福慧二嚴，福慧莊嚴。

有的人呢，修行，就修福，他不修慧。有的人呢，就修慧，不修福。偏於一邊了，沒有能福慧雙修，所以呀，得的果報也就不圓滿。

修福，就是啊，要做種種的善事，做功德。修慧呢，就要啊，看經，或者拜經，或者念經，研究佛法，聽經，你或者印經；有印經的，你隨喜，啊，印

幾部經；你或者拜懺，這都是修慧。

啊，你或者印經，你看那個人，啊，怎麼那麼聰明呢？因為他啊，在多生多劫啊，或者念經，或者拜經，或者看經，或者印經，啊，或者他自己呀，啊，印了很多經送給人，以這個經典呢，作為送人的禮物，所以他就非常聰明了，啊，他智慧呀，就很高超的，記憶力也很好的；因為啊，他啊，流通這個法寶，令這個法寶啊，普遍，這就是修慧。

那麼在古人有這麼兩句話，說是啊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；修福不修慧，象身掛瓔珞。這個修福，不修慧，他不修智慧，這樣的修道的人呢，就修啊，將來做一個大笨象。這個大笨象啊，身上掛著很多瓔珞，啊，這是有福了，但是牠沒有什麼智慧。啊，這叫啊，修福不修慧，象身掛瓔珞，象身呢，掛上一些個珠寶，用珠寶來呀，莊嚴呢，這個象，大笨象。莊嚴呢，可是很莊嚴的，用這麼多值錢的，有價值的東西來莊嚴牠，可是牠就沒有智慧。

怎麼說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呢？你若單單修慧，修智慧，啊，不愛惜這個福，你盡給人一些個麻煩，啊，自己不修福；智慧可是有了，但是沒有人供養；你若出去化緣呢，啊，乞食的時候啊，到外邊去托鉢乞食啊，啊！沒有人布施給你；因為你沒有修過福，所以這個福就沒有啊，羅漢托空鉢，啊，那個沒有人供養你！那麼這是啊，就因為修慧不修福。

那麼若福慧雙修呢，啊，這就像啊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似的了，那麼用「華」來莊嚴，用德行來莊嚴，福慧二嚴，福也莊嚴，慧也莊嚴，所以呀，這由因得果故。

那麼第二呢，「以果嚴因以顯勝」：因為啊，這個用這個果，妙覺的佛果，再來呀，啊，莊嚴這個因華，這是殊勝了，這是特別殊勝！啊，「成果之後」：等這個成就佛果之後了，「令一一因行皆無際故」：啊，你成就佛果了，令

以前所修的這個因地所修這個法門呢，一一因行，在因地所修這個行門呢，皆無際故，沒有邊際，都是啊，重重無盡的。

三，「以人嚴法而顯用」：啊，第三呢，以這個人，來呀，莊嚴這個法；以這個人呢，顯出這個法的妙用不可思議。這是說的什麼？這說佛呀，在這個無量劫以前，「曠劫修因呢」：修這個這種萬行的因華。

「方顯法之體用故」：啊，那麼佛呀，在無量劫修這種的法門，這個呢，把這個法的體，也是大；用，也是大；啊，這個法也是大；因為法大，體也大，用也大，都是啊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這種體用了。

Door09_037-009

四以法嚴人以顯圓，若不得法之體用，因果不能圓妙故。五以體嚴用以令周，謂用不得體不周徧故。六以用嚴體而知本，若無大用，不顯體本之廣大故。

四啊，用這個「大方廣」這個法，來莊嚴呢，這福慧二嚴的這個人，「以顯圓」：啊，那麼顯出這個法是圓融無礙的，這個法是妙不可言的。「若不得法之體用」：假設呀，你若不明白這個「大方廣」的這個體，和這個用；「因果不能圓妙故」：啊，你若不明白這個體用啊，這個因也不能圓，是果也不能圓。啊，因為它沒有體用。沒有體用，就是有一種啊，分別；有一種了，啊，不能這個圓融無礙，啊，不可思議這種境界，故。

五，「以體嚴用以令周」：因為這個大的體，顯出啊，這個大的用來，所以叫啊，以體嚴用。以令周，周啊，就是周徧，周徧法界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說這個「用啊，不得體，啊，不周徧故」：這個用雖然大，但是若沒有這個大體呀，沒有這個本體，啊，這個用不會周徧的。因為體周徧，所以用也周徧。

六，「以用嚴體」：六啊，第六個意思，是啊，用這個用，這個大用，嚴這個大體。「而知本」：怎麼有這個用呢？因為它有個體，這個體就是個根本；你若不知道這個根本，啊，你就啊，不明白這個法的本源。

「若無大用，啊，不顯體本之廣大故」：因為這個用是廣大無邊。怎麼會有這個廣大無邊這麼大的一個用呢？因為它那個本體也是大的，所以呀，那個體的根本呢，是廣大的，所以這個用啊，它也就大了。

我們現在講這個華嚴經，這華嚴經啊，這個道理，是重重無盡，無盡重重，說過來又說過去，說過去又說過來，啊，這個道理呀，左一層，右一層，說也說不完，講也講不完。所以每一個字啊，前邊這六個字，用十種的意思，把它講出來。

那麼現在又把這個六個字啊，合起來，用這十種的意思，啊，再把它講一遍。其實呢，不要說十種的意思，就百種千種萬種啊，這個道理都有的；不過，啊，就用這個十種的意思來呀，說一少的部分，說少少的一部份。

我們拜願的時候，大家還要誠心一點，那麼誠心拜願呢，你有業障的，業障就消除；你有疾病的，疾病就消除；啊，你有什麼麻煩的事情，麻煩的事情也沒有了。這個拜佛呀，這個力量是不可思議的，我們不要把這個拜佛看輕了。

Door09_038-010

七以體嚴相而知用，謂相若有體，便即入重重故。八以相嚴體以明玄，無相不顯體深玄故。九以義嚴教超言念，由所詮難思，能詮言離故。十諸因互嚴以融攝，如禪非智無以窮其寂，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等。

在這個這十義的裏邊，第七個意思，是「以體呀，嚴相而知用」：以這個大的體，嚴這個大的相。由這個體相，你就再知道這個大的用；啊，體也大，是相也大，用也大。所以說「大方廣」，這個體、相、用都大。大，就是體；方，就是相；用，就是廣；所以呀，這個「大方廣」就是體相用。

「謂相若有體，便即入重重故」：這是所說的，這個相，啊，它若再有這個體，啊，相就是體，體也就是相；啊，即入，相即、相入，這種重重的道理，說不能盡。這是第七個意思。

第八呢，「以相嚴體以明玄」：用這個相再來莊嚴這個本體，以大相而莊嚴這個本體，以明啊，這個體相啊，這種深玄的道理，是無窮無盡的。「無相不顯體」：若是沒有這個相，也顯不出這個體。「深玄故」：因為這個體相用，這三大，是互相啊，由藉，互相啊，啊，幫助的；啊，也互相即，也就互相入故。

九，「以義嚴教」：用這個「大方廣佛華嚴」啊，這六個字的意思，嚴呢，這個經。那麼這個經啊，以這「大方廣佛華嚴」這六個字來莊嚴這一部經，啊，所以呀，啊，就是「超言念」：啊，超出啊，你這個言語，和念慮。也就是啊，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這個念呢，就是心行滅處。

「由所詮難思」：因為啊，由這個所詮顯的這個道理，是不可思議的。那麼能詮的這個言思啊，也離了，也沒有了。能詮，所詮，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。

十，這個十啊，就是「諸因互嚴」：這一切的萬行諸因呢，互相莊嚴。「以融攝」：互相啊，融，圓融；攝，互相攝照。

這是說的什麼呢？「如禪非智無以窮其寂」：好像你修禪定，你修禪定啊，

一定要有智慧，你若沒有智慧，你坐那坐禪，坐，坐的愚癡了，越坐越愚痴！說，啊，這個禪呢，就叫你不明白，我就學不明白，坐那地方，啊！就變成一個頑空！頑空像什麼呢？就像那木頭似，又像那個石頭似的，沒有知覺了，啊，變成無情了，啊，變成一個草木了。

這就叫啊，你修禪，沒有智慧來幫助你，啊！變成啊，越修越愚癡，越修越不明白；你若有這個般若的智慧來幫助這個禪呢，啊，在**這個定中**，有這個智慧，啊，照了萬法，照了諸法實相，啊，照見五蘊皆空。

啊，那觀自在菩薩，**觀自在菩薩那就是那一個人在那修行打坐呢！**啊，**說是說啊，觀世音菩薩，實際就是啊，你坐禪那個人！**你觀自在，不要觀不自在，要越觀越自在！自在，怎麼樣呢？啊，就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了。你這**一自在，就有了般若智慧**；有般若智慧，你就能照見五蘊皆空。
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

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；受不異空，空不異受。

啊，想，想即是空，空即是想；想不異空，空不異想。

啊，行即是空，空即是行；行不異空，空不異行。

啊，識也是這樣子，識即是空，空即是識；識不異空，空不異識。

這五蘊皆空了！

照見五蘊皆空了，這就是啊，啊，到這種啊，寂滅的境界了。五蘊都空了，所以，這時候煩惱也沒有了。煩惱沒有了，這就叫什麼呢？度一切苦厄了！你有煩惱就有苦厄，沒有煩惱了，就是沒有苦厄了，所以呀，這就窮其寂。

「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等」：這個**你若單單有智慧，你沒有禪定的功夫，你也不能啊，明白一切**。這個照等啊，就是明白一切，這個智慧光明普照，智慧光明現前，照了諸法實相，啊！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了。

Door09_039-011

又上來互嚴，皆有相資相即四句，今且約理行互嚴以明。

初相資四句者：一理由修顯，故以行華嚴理。

二行從理發，則以理華嚴行。梁攝論云：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還證此法身故。

前邊所說啊，這個華嚴經，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這十種義理，那麼還沒有說完，所以說「又」，「又上來互嚴」：就是用這個「大方廣」，啊，「佛華嚴經」來互相啊，莊嚴。「皆有相資相即四句」：那麼在啊，前邊所說這個道理，又有啊，互相相資。啊，相資，就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。相即，啊，相即，就是啊，沒有分別。啊，大方廣，就是佛華嚴；佛華嚴，也是大方廣；互相啊，相資，相即。四句，有這四句。

「今且約理行互嚴以明」：現在呀，約這個理，和修行；理呀，就是這個所具的這個妙理；行，行就是所修行的浙各道路。以明，來呀，明白這互嚴的道理。

「初相資四句者」：那麼在最初互相相資，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，這個有這麼四句。這第一，就講啊，「理由修顯」：這個理，怎麼會有理呢？因為你一修行，就有所成就了；有所成就，就顯出這個妙理來了。因為這樣子，「以行華嚴理」：以這個修行這種因華，萬行的因華，莊嚴呢，這個妙理。因為以這個萬行啊，因華，顯出這個妙理來，所以叫以行嚴理。

二，「行從理發」，則以理華嚴行：這個修行啊，那麼它本來呀，也有個妙理。怎麼會修行啊？就想啊，明白這個妙理，所以來修行。啊，這個呢，就是說以這個理發，莊嚴呢，這個萬行的因，以這個理發，來莊嚴這個因，因

行。

在這個梁攝論呢，有這麼幾句那個論，有這麼幾句文，它說啊，「無不從此法界流」：所有的一切的萬行，沒有不是啊，從這個法界裏流出來的。「無不還證此法身故」：那麼從這個法界流啊，這法界也就是我們一念的真心，這一念的真心具足十法界，所以呀，啊，它說，無不還證此法身故，沒有啊，從這個法界流出來，再回來呀，證得這個本有自在真如這種法身，啊，得到本有的這種快樂。

三理行俱融，不二而二，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，非起行之真不從行顯，良以體融行而因圓，行該真而果滿，是故標為佛華嚴也。

不二而二：第三，以這個妙理，和這個行，「俱融」：俱融啊，就是理不礙行，行不礙理；理在行內，行在理內，那麼互相融通。這叫啊，「不二而二」：啊，也可以說是一個，但是也可以說不是一個，這叫不二而二。

「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」：不是啊，這種真理，流行啊，到這個修行，無以契真，就啊，不能合乎這個本來的真理，不能契合本來的真理。「非起行之真不從行顯」：可是啊，若不是從這個修行，這個真的來修行，他就不能啊，從這個修行顯出真理來。

「良以」：大概呀，因為這個「體融行而因圓」：這個真理呀，融通這個修行，這個體，就是個真理；體融通這個修行；而因圓，這個因呢，萬行這個因華也圓滿了。「行該真而果滿」：這修行，你若修行啊，到圓滿了，修行真了，而果滿，你這個果位，也會圓滿了。

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用這個佛華嚴呢，來作這個經題目。「是故標為佛華嚴也」：啊，前邊那是講的「大方廣」；後邊，這就講「佛華嚴」。

Door09_040-012

四理行俱泯，二而不二，以理之行故非行，行之理故非理，是則能所兩亡，超情絕想，非嚴非不嚴，是謂華嚴。

第四啊，這個真理，和所修行的行，「俱泯」：都沒有了；你說它是理，啊，又變成行了；你說它是行，又變成理了；所以說，你看著它是二，可是啊，它本來不是個二。所以說，四理行俱泯，理也沒有了，行也沒有了，這叫「雙說雙泯」說是兩個，但是兩個，啊，都掃除了；所以說是二，本來是二，但是可不是二了，二沒有了；不單二沒有了，一也沒有了。

為什麼呢？「以理之行故非行」：理呀，這個行是在理的裏邊，所以呀，非行，不屬於行。不屬於行，那麼屬於理嗎？啊，也不是，所以呀，非行非理。

「以行之理故非理」：以這個修行的這個理呀，來包括這個理，所以呀，不能單單說是個理。

這是怎麼樣呢？「是則能所兩亡」：也沒有一個能修行，也沒有一個所修行，也沒有一個能修的是修行，所修行的是這個理，這叫能所兩亡。也沒有能，也沒有所，能所不立；啊，能所不立，是非俱空，也沒有是，也沒有非了。啊，所以這叫啊，「超情絕想」：把你這種的心力所度的，所思想的，超出去了，超情離見，那個見也不見了，見猶離見，見不可得；絕想，想也斷了，這真是啊，沒有妄想了，所以呀，就絕想了；因為這個想啊，斷絕了，你再想打妄想也打不出來了。

「非嚴非不嚴」：那麼這時候啊，這就叫啊，也不是「莊嚴」，也不是「不是莊嚴」；即莊嚴非莊嚴，非莊嚴即莊嚴，所以說，啊，非嚴非不嚴。「是謂華嚴」：所以這個就叫一個華嚴。若是啊，這是大概講這個華嚴這個意思，

若是詳細講啊，這個地方不能詳細講。

相即四句，理行全收，準思可見，則法喻交暎，昭然有在。

七釋經十義，雜心五義，已見上文。佛地論有二義，一貫穿所說，二攝持所化，即雜心結鬘一義含之，應除結鬘，開成六義。

「相即四句」：相即，理就是行，行即是理。這說的行外無理，理外無行。修行，也就是修的這個妙理；這個妙理，也就是在修行。「全收，準思」：這個四句呢，和前邊呢，這個義理是一樣。它說的是啊，「唯理，無不真故」他說這個理呀，就是個真。這是第一個第一句。

第二呢，他說這個行啊，「唯行，理廢已故」那個理呀，就是啊，行，啊，把這個理廢去了。

第三呢，就是「俱融」融通，就是啊，就是行，就是理。

第四呢，是「俱泯」啊，理也不存在，行也不存在。這是這四句。所以說準思可見。

那麼若這樣講，「則呀，法喻交暎」：這個法，和這個喻，「大方廣」是法，啊，這個「華嚴」是個喻；這個法喻交暎。「昭然有在」：這很明顯的在這存在著。

【七釋經十義】：第七門呢，是解釋這個「經」字，這個十義。前邊「大方廣佛華嚴呢」這六個字都解釋明白了。現在就單單解釋這個「經」字。這個經啊，梵語叫「修多羅」，那麼翻譯過來就叫個經，經也具足十義。

這十義呀，在這個「雜心」：有五種意思。這五種意思，前邊已經講過了。第一，就是出生。第二，顯示。第三，是涌泉。第四，繩墨。第五，是結鬢。這五個意思，「已見上文呢」：在前邊呢，那一段文已經啊，解釋過。

「佛地論有二義」：若是啊，根據佛地論來呀，解釋這個經字，這個經字啊，有兩種意思。第一，就是「貫穿所說法」：所說的法呀，都把它貫穿起來。貫穿起來，就是啊，啊，有次序，有條不紊的，那魔清清楚楚的，不雜亂。貫穿所說義，這所說的法，這個意思，這第一。

第二呢，「攝持所化」：攝持所化什麼呢？攝持所化的機。這個機呀，就是眾生，所化的眾生，這個攝持。貫穿，貫穿呢，就好像啊，把這華都穿到一起，這個貫穿起來。攝持呢，就好像吸鐵石似的；吸鐵石啊，除非你沒有鐵，有鐵，就會被吸鐵石給吸，吸來，這叫攝持。所化的眾生，那麼把，啊，一切眾生都給攝持來。

攝持，說像吸鐵石那麼是硬把它攝，攝來了！啊，這並不是硬攝，這是用慈悲心呢，來呀，對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就都好像在那個「陽春化雨」裏邊一樣；陽春，春天呢，這個陽氣盛；化雨，這個雨呀，啊，所有一切的萬物，得到這個雨呀，都會生長了。所以這是用慈悲心呢，來攝持一切眾生，這叫攝持所化機。

「在雜心結鬢一義」：在前邊呢，所說這五種的意思，經啊，有五種的意思，最後那個是結鬢；一義，這一個意思裏邊呢，就啊，包含著這貫穿，和攝持，這兩個意思。所以呀，啊，若是把這個「應除結鬢」：把這個結鬢呢，這個名詞不要了。「開成六義」：那麼就有出生、顯示、涌泉、繩墨，這四個了；在加上啊，貫穿、攝持，這六個意思。

依此方訓，復有四義：一常。二法，並如前辨。三經義，即眾生徑路。四典義，令見聞正故。寶雲經中亦有十義，恐繁不引。

「依此方訓」：這是啊，清涼國師，他說呀，前邊那是在印度也有這個講法。那麼若是依照這個中國的講法，這個「經」字，「復有四義」：又有四種的意思。

第一，就是「常」：怎麼叫常呢？這個經啊，是古今不變，由過去到現在，沒有啊，增減，一字也沒增，一字也沒有減，所以這叫個常；古今不變，這是個常。

第二呢，這個「法」：法呢，就是規則，方法。這個規則，也就是方法；是「三世同遵」三世，不單說古今呢，就過去世、現在世、未來世，這三世啊，都要遵從這種的方法去修行去，所以這叫個法。「並如前辨」：這前邊，已經啊，說過了，已經講過了這兩種的意思。

三，「經義」：第三呢，這個經啊，就是修行的一個徑路，所以呀，叫「眾生徑路」：就眾生所修行的一個道路，所以說「經者，徑也」。怎麼叫經呢？就是修行的一個徑路，一個道路，所以叫眾生徑路，這經義。

第四呢，就「典義」：典，就是典正。「令見聞正故」：令一切啊，見著的，也出生一種正念；聽見的，也生出一種正念。那麼正念生出來了，就可以修正路；你若邪念呢，就不能修正路，就修一個邪路。「寶雲經中」：在有一部經啊，叫寶雲經，這個裏邊呢，也有十種的意思；但是那十個意思啊，說的太多了，現在呀，所以就不啊，引證它，不用它來呀，講這個經的十種意思。

第四別釋得名者，先得，後釋，先得名者。

大以當體受名，常徧為義，常即豎無初際徧則橫該無外。

方以就法得名，軌持為義，雙持體相，軌生物解故。

這第四啊，在別釋這個經的得名的這個緣因，為什麼就叫這個名字呢？為什麼叫大方廣呢？它可以起一個旁的名字啊？所以要解釋啊，這個**得名字的這個道理**。「先得，後釋」：先呢，前一句是說啊，這個得名的這種道理；後一句呢，就啊，解釋這個理由。

「先得名者」：就說這個「大」，怎麼用個大字，來命這個經題呢？來叫這個經的名字呢？頭一個字就是大呢？「**大以當體受名**」：這個大，為什麼用個大字啊？就因為啊，這個經的本體呀，就是大，這個經體就是大，所以說當體得名，就是這一部經，在這一部經體上得的名。

「常徧為義」：怎麼叫大呢？這解釋了，說大呀，大者常也，大者徧也。常，就是不增不減；徧，就是無欠無餘，無多無少；也不會不夠，也不會多了，啊，不多不少，這個常徧為義。

「常即豎無初際」：常啊，就是豎無初際。(初際，就是一個開始)。沒有一個開始；豎，豎無初際。「徧則橫該無外」：徧呢，就是徧滿一切處，是講的橫，橫該無外，沒有再超出這個外邊去了；所以說也不多，也不少；也不大，也不小。

「**方以就法得名**」：這個方啊，就是因著這個法呀，得這個名字。法，這個法呢，就是個方法，所以用這個「方」字。方字是什麼意思呢？第二句就解釋了，「軌持為義」：軌，就是有一種的規矩的樣子。這軌呀，好像那個鐵路，那叫鐵道軌；因為啊，有這個軌，火車啊，可以在這個軌，鐵軌的上邊呢，走。那麼這個呢，這是依的一個軌，啊，依照這個軌則來修行，所以叫

軌持為義，要行持。

「雙持體相」：啊，這個體也修持，相也修持，不能偏廢，不能說，單有體，沒有相；或者有相，沒有體；不是的，雙持體相，體相啊，互名，互相啊，得名。「軌生物解故」：軌生，軌，啊，軌則呀，這一個眾生；物解，這個萬物啊，也就是一切眾生；這個生，就是眾生；物呢，這個物也說的一切眾生。因為用這種規矩，來呀，令眾生啊，明白，令眾生都明白了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呀，啊，第二個呢，就是用這個方字，來呀，作為這個經的，這個名字。

Door09_042-014

今天中午，所講的聽經睡覺，第一的，因為你晚間不睡覺，所以呀，白天就要睡覺，這是一個道理。

第二啊，你聽經聽的時間久了，覺得它不新鮮了；啊，聽一天，也是這個，聽兩天，又是這個，聽來聽去都是這個，沒有什麼新奇的道理，所以呀，就覺得睡覺了，這是一個道理。

第三個道理呢，因為講經用中文講，啊！我就懂一點中文，但是也覺得不太順耳！尤其這個講經的人，講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道理講出來？所以不要聽了！啊，就去和周公啊，啊，談一談了！

古來讀書的人，「頭懸樑，錐刺股」，啊，讀書啊，讀的要睡覺，把這頭髮栓到那個梁上；啊，要睡覺，一叩頭的時候，頭髮就扯的痛了，啊，就醒了！這是讀書。錐刺股，啊，要睡覺，拿錐子啊，把自己這個腿呀，就刺它一下，啊，出了很多血，這時候，睏蟲也跑了！這是啊，古來的人，古來的愚痴人，古來的不聰明人，是這樣啊，用這個笨法子，去治這個睡覺。

現在科學時代，應該呀，怎麼辦？自己想一想！我是啊，還是這個舊頭腦，想不出來科學的方法給你們。

廣以從用得名，包博為義，包則廣容，博則廣徧。

佛以就人得名，覺照為義，照則朗萬法之幽邃，覺則悟大夜之重昏。

這還是啊，這個釋經的名題呀，裏邊這十重玄門的，十重門的第四門，別解得名。那麼前邊把這個大，和方字啊，都解釋一個大概，那麼現在解是這個廣字。

「廣以從用得名」：這個廣啊，什麼廣呢？這個用，這功用啊，是廣的，從這個功用得到這個名。「包博為義」：包，就是包該、包括、包容；博呢，就是廣博，包博為義。「包則廣容」：這個包，包括，啊，以這個大，能包小；以這個廣，能包狹；啊，所以呀，包則廣容，在這個包括到裏邊呢，就能容納一切法。

博呢，「博則廣徧」：這個博字啊，就是啊，普徧的意思。那麼所以這個用啊，是普徧的。「佛以就人得名」：這個佛呀，是人成的；所以雖然成了佛，還是由人而成佛！不是從天上啊，降下來的；那麼是人人呢，都可以成佛，所以呀，就人得名。那麼這個「人」呢，他是明白了，所以說，「覺照為義」：啊，覺，就是明白；照，就是光。他因為明白而有這個般若的光，所以呀，普照一切眾生。

「照則朗萬法之幽邃」：這個萬法呀，是很微妙的，很不容易呀，明白的。所以幽，幽，就是人不容易呀，覺悟到這種的境界，啊，很玄妙的。朗啊，因為他照，照，就是朗；朗，就是明朗。明朗啊，令這個萬法都顯現出來了；啊，在那個最幽深的地方，也都啊，明白了。

「覺則悟大夜之重昏」：什麼叫覺呢？一般人沒有覺的人呢，就好像在晚間呢，常常在這個晚間呢，一樣；晚間呢，是昏黑的，所以叫重昏。重昏呢，晚間本就黑了，本來就黑了，人又睡著，睡覺了；那麼睡著覺了，這就昏而又昏！啊，晚間看不見東西已經就是昏了，那麼又睡著覺了，更昏了！那麼你能覺呢，在這個重昏的大夜裏邊呢，也就得到光明。所以呀，啊，叫悟大夜之重昏。

這個不讀重(出×ㄨ´)，讀重(ㄛ×ㄨ´)，重昏，重複的意思；不是重(出×ㄨ´)，輕重的重。

Door09_043-015

華以從喻得名，感果嚴身為義，感果則萬行圓成，嚴身則眾德備體。

嚴以功用受名，資莊為義，謂資廣大之體用，莊真應之佛身。

經以能詮得名，攝持為義，持性相之無盡，攝眾生之無邊。

前邊講這個大、方、廣、佛，現在講這個華、嚴、經。

這「華呀，是從喻得名」：是一個譬喻。這個華啊，就是所修的這個萬行；萬行啊，種這個好的因；這好的因呢，就好像這個華似的。這華，是很美麗的，所以呀，就用這華，來作一個比喻的名字。「感果嚴身為義」：為什麼要修這個萬行的因華呢？啊，為什麼要修這種因呢？這是感果嚴身為義。你修這個因華，就能啊，成就無上的這個妙果。

啊，我們人呢，在因地，種什麼因，將來呀，在果地，就會結什麼果。你種因，種的真，結果，這果也就結的實。你若是啊，種因，種的不真，啊，半真半假的，將來你結果，也是啊，啊，不究竟，也是啊，沒有好的這個果。

所謂：「開謊花，不結果」謊花，就是單單開花，沒有果。這是啊，這個人呢，譬如做善，他不真去做，只啊，圖一個假的名字；啊，得一個善的名字，就可以了，他不啊，真實去做，那麼這就叫開謊花，不結果。

啊，開謊花，不結果，這有很多種的講法。好像這個夫婦間，想要有兒子；可惜兒子生出來了，生出沒有好久就死了，這也是啊，開謊花，不結果。或者讀書，啊，想得到一個博士的這個title（頭銜），啊，讀來讀去也得不到！啊，甚至這一生，想得到一個，唉，博士也得不到，這也是啊，開謊花，不結果。又好像你想要賺錢做生意，做來做去，也賺不到錢，啊，這也是開謊花，不結果。

所以呢，這個蓮花，它是花果同時，那麼既開花又結果，這就是啊，譬如人修道，修這個萬行的因華，將來啊，成就佛果。所以叫感果嚴身為義；嚴身，就嚴這個佛的身。

啊，「感果則萬行圓成」：這個能感果，也就是啊，由這個因，修這個萬行的因華，而啊，圓滿這個萬行的這種果德。「嚴身則眾德備體」：因為你因地修這個種種的善事！

所以你們各位啊，**修行，一定要注重啊，道德！**不注重道德啊，這個佛的果位是不能成就。

佛是萬德莊嚴的，萬種德行啊，聚會到一起，來莊嚴呢，他這個法身，所以他才能成佛呢！不是啊，做一點點的這種善事，啊，就可以成佛了。他是萬德莊嚴，啊，萬德具備，萬德啊，都完全了，都圓滿了。

你們各位修道的時候啊，不要盡給人家麻煩；你給人家麻煩，啊！你這個萬

德就不圓滿！你障礙其他的人修道，啊，你自己就會有魔障的；你障礙人，這個魔就障礙你。

你們每一個人呢，修道，覺得自己這個道業不成就的話，就趕快呀，要修德！怎麼樣修德呢？修德就是幫助人、利益人。利益人，又要用這個智慧去利益人，不要啊，啊，用那無明去利益人。啊，用無明去利益人，你用那個愚癡，啊，以為是幫助人了，但是結果啊，哈！你正是啊，啊，對人有害處。

好像，舉出一個例子，你不明白的人，說，我要利益人，這個人呢，他想要吃毒藥，我就買一點鴉片煙給他送給他，這是利益他了；這其實啊，就把他害死，啊，就害他，這是一樣的事情。

那麼其餘呢，好像你願意利益人，啊，我看那個人想要做土匪，他沒有一支手槍，啊，我給他買一支手槍，他就可以做土匪了，啊，這我幫助他，這個也是顛倒了！這你叫他去造罪業，你叫他去啊，把他生命都沒有了，嗯，一做土匪，你有把手槍，那個警察也有手槍；啊，彼此一開火，結果也沒有命了。那麼好像那個人要殺人，他沒有一把刀，你呀，送給他一把刀，說，啊，我幫助你！你幫助他殺人，這不單沒有功德，而且還有罪業，啊，而且還有過。

那麼怎麼樣叫幫助人呢？最大的，你就啊，來度一切眾生。這個人不明白啊，你想法子叫他明白；這個人不知道做善呢，你教他做善，這就是啊，幫助人。你幫助人呢，就有德行。幫助人做好事，不是要幫助人做壞事，這叫啊，自利利他，自覺覺他，這是菩薩發心。

你們若有德行了，這個道德具足了，萬德圓融了，啊，那才能成佛！你不要以為，哦，我用我的脾氣來管著人，啊，我可以呀，啊！控制所有的人，因為他怕我的脾氣大！這是錯了。

Door09_044-016

好像管廚房，管廚房，你要啊，啊，用這個慈悲心去管去，不是一天到晚呢，啊，發脾氣，這是管廚房的。那麼做廚房的呢，哎，做飯的呢，更要沒有脾氣，這要修啊，普賢行。這管廚房的呢，這個就要修啊，這個彌勒菩薩這個慈心三昧。做飯頭，菜頭的，這個就要修啊，啊，普賢行！普賢行啊，就是幫助人的。

那麼因為這種的關係，所以明天呢，我們就請一個包子教授，來教授做包子，因為我願意吃包子。啊，上次啊，我吃了幾個包子還沒有吃夠，哈，你們這些好徒弟，也不願意孝順師父！令師父吃的，啊，還想吃！但是沒有了。

第二天問問還有那個包子沒有？嗯，沒有了。啊，所以呀，因為這好吃的，不要給師父吃，徒弟先呢，啊，有酒食啊，本來是先生啖的，但是啊，這個有酒食，徒弟啖先！這麼樣子啊，所以我一發脾氣，啊，不給我吃飽了我請一個人來教一教！所以明天呢，請一個包子教授來教做包子！

你們誰若願意啊，吃這個包子的話，就要把它學清清楚楚的，學會了，做包子！那麼等我什麼時候想要吃包子，做一點呢，再做一點包子，就把我這個食欲，這個想吃的欲，啊，就滿了，就沒有了。

可是你們切記不要像那個吃包子那個人那麼樣做法！怎麼樣呢？有一個老修行，想要吃包子，他就啊，買了兩斤這個糠，糠。啊，買了一點呢，這個白菜，剁碎了；用這個糠，做包子皮子，用這個白菜呀，啊，做包子餡；裏邊也沒有放油，也沒有放鹽，也沒有東菇，也沒有西菇，啊，也沒有啊，啊，草菇，也沒有木菇。

什麼叫草菇啊？草菇，他們說叫香菇。什麼叫木菇？就是那個白木耳，黑木耳之類，木菇；東菇，什麼叫西菇呢，啊，就是西方啊，這個種的這個新鮮的這，我給他起名叫西菇，你們懂不懂？那我不管你們。

那麼，啊，什麼都沒有，什麼材料也沒有，就這麼做好了，用蒸籠蒸熟了來吃。一吃，一邊吃就說，啊，不好吃？誰叫你想吃來著！啊！你想吃，現在你又說不好吃，那你就不要想它嘛！這個老修行啊，這就自己對著自己這個饞蟲，他這麼樣對治。

那麼我們現在呢，這個饞蟲啊，先不要對不起它，那麼給他吃一點；吃一點完了，有一點功夫了，你再用這個方法來對治它，這是我告訴你們。所以明天呢，我們大家在這個講經的時候呢，我們或者提前一點點講經，或者啊，做完了包子啊，再講經，這是啊，一個好辦法。

那麼還有呢，我們這個傳授**金剛光明寶戒**，在這個二十二號是不是？就圓滿了。那麼我們受沙彌戒，受菩薩戒的時候啊，都沒有拜通宵，我們在這個二十一號這天晚間呢，要拜通宵！這個受戒的，沙彌，沙彌尼呀，要來通宵，就這天晚間呢，要拿出你的最誠心來拜佛！拜完了，那麼那天早晨呢，受戒！

那麼這回呀，這是第一次受戒，你們這都是啊，佛教的基本人才，那麼都要啊，好好的去做去。

啊，這個嚴身呢，就是眾德備體，就是啊，這個萬德的莊嚴了，萬德具足了。

「**嚴以功用受名**」：這個嚴字啊，就事因為它有啊，功用，有莊嚴的功用，受名，得到這個名字。「**資莊為義**」：他資，就是幫助，資助啊，啊，這個體用，他幫助這個廣大的體，又幫助廣大的用。所以說呀，「**謂資廣大之體用**」：這個資。

那麼這個莊字怎麼講的？莊，就是莊嚴，莊嚴呢，佛的真身，和佛的應化身。真身，就是佛的法身；應身，就是佛的報身；那麼應化身，啊，這佛的，是佛身。

「經以能詮得名」：這個經字啊，就是能詮顯這個道理呀，啊，得到這個名字。「攝持為義」：以攝持為義。「持性相之無盡」：持啊，這個性，和相，性相這兩種啊，都是重重無盡的；啊，性也重重無盡，相也重重無盡，性相啊，都重重無盡的。啊，「攝眾生之無邊」：這個攝呀，就是攝受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啊，啊，都皈依三寶，發菩提心，成無上道。

Door09_045-017

後釋名者，一就法中，體用相對；大之方廣，謂有體之相用故；方廣之大，有相用之體故。皆依主釋，若相即者，即持業釋。二就人中果行相望，佛之華，非因位之行故；華之佛，非餘行之佛故，亦通相即。三以人法相對，大方廣之佛華嚴，非小權乘之佛等故。佛華嚴之大方廣，非因位所得法故，相即可知。四教義相對，亦通二釋，教望於義，及前人望於法，兼通有財，並可思準。

「後釋名者」：那麼在這個第二是釋名。「一就法中，體用相對」：在這個第一呀，先就這個法，體和用相對，來呀，解釋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就說啊，這個大，和這個方廣。大，是本體；方廣，就是用。

這所說的「有體之相用」：這個大的體，和這個方廣這種用。那麼方廣它所以有這個用，就因為有這個大的體；大，體大，用也大，所以相也大。「皆依主釋」：這個都是依照這個本體大來解釋。「若相即者」：若說，大，就是方廣；方廣，就是大；這是啊，一種「持業釋」：這業用，依照業用啊，

來解釋。

二呢，「就人中果行相望，佛之華，非因位之行故」：這第二啊，就這個人，人呢，就是佛；中果行相望，果，就是佛果；行啊，就是因，因行，在因修行的時候，這叫行。相望，怎麼叫相望呢？在因中啊，你種的好因，啊，將來一定成佛果；所以呀，即因的時候，就知道將來是成佛。

「佛之華」：這個佛呀，所修的這種因華，「非因位之行故」：不是啊，在因地呀，小乘人呢，所修的這種行門，這是大乘菩薩的行門。「華之佛，非餘行之佛故」：這個華，啊，這佛，這個比喻這華呀，萬行的因華，這個華莊嚴無上的佛的果德呀，這是圓融無礙的，這種的因該果海、果徹因源。這不是啊，一般小乘所修的那個佛果。

「亦通相即」：那麼也可以說啊，這個佛，啊，是因為「因」成就的；「果」，那麼果也因為啊，這個因圓滿，因圓果滿，那麼也可以說是啊，相即；因，就是果；果，就是因。

「三以人法相對」：人，對著這個法，這第三個意思。人，就是佛；法，就是大方廣，所以呀，「大方廣之佛華嚴」：人，就是佛華嚴；法，就是大方廣。「非小權乘之佛等」：這個佛呢，是千丈盧舍那佛，不是啊，這個小乘所見那個佛啊，是丈六一個老比丘相的佛。

小，小乘；權，權乘。那麼小乘啊，所見這個佛，就是丈六老比丘身。這個大乘所見這個佛，是千丈盧舍那身。這個所說的這個「大方廣」，和這個「佛華嚴」，這都是啊，說的大乘法。

「佛華嚴之大方廣，非因位所得法故」：這個佛呀，華嚴，華嚴佛，這不是啊，那個因位所得法故，因位啊，也就是啊，啊，這個小乘所修的那個因，

所得的那個法。這是大乘所得的大方廣的法。「相即可知」：那麼這也可以說是啊，大方廣成就佛華嚴，佛華嚴呢，那麼無礙大方廣；相即可知，這也即華即佛，即大即佛，可知。

「四教義相對」：這個教，和這個義理，相對。「亦通二釋」：也啊，通這個兩種釋，釋法。兩種釋啊，「教望於義，及前人望於法」：也可以說教義相對，也可以說人法相對，這兩種啊，都可以講，所以呀，通二釋。

「兼通有財」：這個有財呀，也就是這個法，法財。這個法財呀，說的是大方廣佛華嚴經，這是經。那麼這個經呢，和這個涅槃經啊，法華經啊，其它的經都不同的，那麼這是經中啊，一個經中之王。也啊，不同其它這個論。

「並可思準」：那麼這種道理呀，你想一想，啊，就可以呀，明白了。

Door09_046-018

第五展演無窮者，謂初於最清淨法界，開為理智兩門，即涅槃菩提之異。

現在這是十門之中的第五門，「展演無窮」：展，就是把它展佈開。好像這一幅畫，捲起來，現在要把它打開，這叫展。演，就是演說。可是啊，一幅畫展開呀，是有一個窮盡。現在把這一部華嚴經展演開，是沒有窮盡，所以說第五門是展演無窮。

這個展一個什麼呢？在這華嚴經，講的是啊，法界。這個法界呢，是清淨的。所以說，最初，「初於最清淨法界」：這清淨法界，就是一塵不染，一法不立，本來清淨的，所以呀，叫最清淨法界。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。

可是啊，在這個清淨法界，「開為理智兩門，即涅槃菩提之異」：開開一個理門，一個智門。智門，就是菩提；理門，就是涅槃；開開這兩門。本來什

麼也沒有的，那麼開開啊，這兩門。

「涅槃」：涅槃是梵語。「菩提」：也是梵語。涅槃，就是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沒有生死。可是你若證得這種的理，即生死，即涅槃；你若沒有證得這種的理體，涅槃就是涅槃，生死就是生死，沒能啊，融通。這個菩提呢，也是這樣。菩提就是明白；這個煩惱，就是不明白。所謂：「**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**」煩惱，就是無明的聚集，多了無明，就變成煩惱；多了智慧，就是菩提。

那麼這個道理呀，講出來，很不容易明白。現在呀，舉出一個例子，來呀，譬喻一下。這個**譬喻，並不是真的，但是有這個譬喻，而明白這個真理**。

菩提呀，就譬喻水；煩惱呢，就譬喻冰。你用一碗水，潑到人身上，人不覺得怎麼樣痛；你就啊，怎麼樣有力量，對人呢，也沒有什麼大損害。這是水呀，柔和；因為它柔軟，所以你潑到人身上啊，也沒有什麼大問題。可是你若變成冰了呢，用這一碗水，把它變成冰，你用這一塊冰，啊！向人頭上一打，就打的頭破血流，甚至於啊，頭都可以打爆了兩半，爆成兩半。

什麼原因呢？就因為這個冰啊，它是硬的，啊！就能打壞人。那麼菩提呀，就是一種智慧；智慧，就像水似的。這個煩惱，就譬喻冰，這個冰啊，啊，就可以把人呢，打傷了。所以呀，我們人，做事情，應該用智慧去處理事情，不要用煩惱無明，去處理事情。

那麼這個涅槃，生死涅槃呢，也是這個道理。那個生死，你明白這個理了，就是彼岸，就是涅槃；你沒有明白這個理，就是生死，就是此岸。那麼此岸，和彼岸，並不是兩個地方，只是啊，你明白，沒明白。

這個煩惱，菩提，也是這個樣子。啊！你一天到晚就吃煩惱來活著，啊，吃

這個煩惱啊，比吃那個包子更有味道，更覺得，啊，好吃！可是啊，越吃煩惱，就越愚癡，不聰明；那麼你就越愚癡，那煩惱越多。啊，吃這無明煩惱來生存，將來啊，就很危險！

這個菩提，涅槃，很微妙的，我們若明白這個道理了，就要背塵合覺，返本還原；若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天天都是在外邊跑，啊，不知道回到本有的家鄉去。

又理開體用，即大方廣。智開因果，即佛華嚴。總連合成詮，即題中經字。

又理開體用，即大方廣：又者，那麼前邊所講這個清淨法界，開啊，成理智二門。這個理，就講的涅槃；智，就講的菩提。現在又把這個理呀，開成這個「體用」：這體用，就是「大方廣」：大，就是體；啊，這方廣，就是用。

「智開因果」：那麼智啊，開開成因果兩個字。這因果，就是說的「佛華嚴」：佛，就是果；這華嚴，就是因。以這個萬行的因華，莊嚴無上的佛果。「總連合成詮」：那麼把它總起來，「大方廣佛華嚴」啊，合成啊，詮顯出來，就顯出來「即題中經字」：這就是啊，在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個題目裏邊的這一個「經」字。

Door09_047-019

又展此目以為初會，初會總故，十海是理，十智是智；十海之中含於體用，十智之中亦含因果。

「又展此目以為初會」：現在再把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這個題目，再把它展開，以為初會，作為呀，是初會。初會呀，是在菩提場啊，說的。為什麼把它展成初會呢？因為初會呀，是一經之總，那麼這是一個說這華嚴經的

一個大因緣。

「十海是理」：在這個經文上所講的，有十種的海，這十種的海呀，就是講的這個理性，講的這個理。

這【十海】：

第一，就是啊，「一切世界海」我們人呢，只知道有這一個世界，這有一個日月，有一個須彌山，有一個四大部洲，這是啊，一個世界。可不知道啊，這個世界上啊，多的不得了不得了，多的很！啊，這個世界猶如大海那麼多，也猶如微塵那麼多。每一粒微塵，可以把它展開，做一個世界，所以叫啊，世界海。

這個二呢，第二，就是「一切眾生海」前幾天沒講嗎！這個眾生啊，每一類的種生，都有無量無邊的，都有不可說不可說那麼多的數目。飛的，有飛的數目不可說。在水裏頭的，有水裏頭的這個眾生的數目不可說。你說水裡究竟有多少魚？你算一算看！就單單這一個魚類，就是不可說，所以叫一切眾生海。

第一呢，就是一切世界海，那麼世界裏頭就有眾生，哈，眾生住在這個世界裏頭；世界是海，那麼眾生啊，更是海，所以說第二，一切眾生海。那麼眾生裏邊，就會有成佛的，所以說，一切諸佛海，第三呢，就是「一切諸佛海」。

第四呢，就是「一切法界海」既然在眾生裏有成佛了，佛是住在清淨法界裏邊；所以呀，那麼若一個法界，啊，佛這麼多，也不可以的，所以這個法界也有海，一切法界海，那麼一切法界像海那麼樣的多，那麼樣大。這個海，就是多的意思。

五，「一切眾生業海」前邊是眾生啊，那麼眾生會造出他的業，啊，起惑造業、受報，起惑、造業、受報；啊，眾生啊，業，也像海似的。

第六呢，就是「一切眾生的根欲海」一切眾生的根性不同，一切眾生的思想不同，一切眾生的面目不同，一切眾生所歡喜的也不同，所以這也變成一個海了，所以這第六，就是一切眾生根欲海。

第七呢，就是「一切諸佛法輪海」我們這麼多眾生，這麼多眾生的業，這麼多眾生的根欲，啊，都變成海了。那麼一切諸佛呀，啊，在常寂光裏邊呢，大約是啊，覺得沒有什麼工作，不行的，啊，要找一點工作！諸佛在那常寂光啊，啊，裏邊呢，就要轉大法輪！

轉法輪，就是教化眾生，令眾生啊，反迷歸覺，啊，明心見性，所以呀，一切諸佛轉法輪，轉大法輪，你轉你的法輪，啊，這一位佛轉他法輪，那一位佛一看，也就，啊！要找工作了，啊，各轉各的法輪。因為一切諸佛像海那麼多，轉起法輪，也像海那麼大，所以呀，這一切諸佛法輪海。

八，「一切三世海」那麼轉法輪，度眾生，不是在一個時候轉的，啊，過去轉法輪，現在轉法輪，未來還是轉法輪，所以這又，啊，變成一個三世海，一切三世海。

第九呢，「一切如來願力海」那麼第九啊，這如來呀，轉法輪，啊！如來又發了願了！啊，說，我一定要轉大法輪，我發願要啊，啊，在這個眾生眾生啊，裏邊，我都要轉大法輪，來教化一切眾生，發這個願力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一切如來的願力海。

十，「一切如來的神變海」那麼他有願力了，有這個願力，就會開花的；啊，開花就結果，結果，他就有了神變了，有神通妙用了，這神變海。這一切，這十海是理。

十智呢，就是智。那麼這個十海呀，你明白這十海了，就十智，就是十智。啊，「十海之中含於體用」：這個理裏邊呢，就具足體用二門。十智之中呢，也就含因果這個兩門。

那麼修道的人呢，有境界來了，要認識！你認識這個境界，就不要被境界所轉。怎麼叫不被境界所轉呢？就是在你這個境界來了，好像沒來的時候是一樣。好像我們前天呢，做包子，昨天做包子，今天吃包子；這個包子的境界來了，你就要認識了，喔！我是願意吃，是不願意吃呢？若是願意吃，這就是個食慾。若是不願意吃呢？啊，這就是一個執著。

那麼怎麼辦呢？就是像以前沒有吃包子那時候一樣。不要想它好吃，和不好吃，這就是沒有被這個境界轉。你沒有被這個境界轉，就是「眼觀形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你「見事省事出世間，見事迷時墮沉淪」。

那麼以前我說幾句啊，這個偈頌，那麼或者有的人就忘了，或者有的人還會記得。忘了的人，那麼現在呀，聽一聽又會想起來了；記得的人，那麼現在再聽多一遍，更不會忘了。什麼呢？就說的，「一切是考驗，看你怎麼辦？對境若不識，須再從頭煉。」

Door09_048-020

又華藏世界，及遮那徧中，即依正二果，皆是佛字。大威光太子，略示因華，彼二所證所觀，即大方廣，即總成一會所信因果體用。

「又華藏世界，及遮那徧中，即依正二果」：這華藏世界，這是依的果；遮那徧中，毗盧遮那佛，這是正的果。依果，也叫依報；正果，又叫正報；這依正二報，也是依正二果。毗盧遮那佛，徧滿一切處，所以叫光明徧照。這

是依正二果，可是啊，「皆是表示的佛字」：都是說的「佛」字。

「大威光太子」：在這個華嚴經上啊，這大威光太子，「略示因華」：略略的指示出來這個萬行的因華。「彼二所證所觀」：那麼這個因華，和佛果，所證得的佛果，所觀修的這個因華，「即大方廣」：這就是大方廣。

「即總成一會所信」：就是啊，總成這個，啊，這個初會呀，所信，一切的眾生所信的。「因果體用」：這裏邊呢，就是說的因、果、體、用，也就是說的這個理智。

又展此會以成後八，四周因果，各因是華，果即是佛；其所修所證之體用即「大、方、廣」。

「又展此會以成後八」：此會，就是第一會。把這個第一會啊，又展開，那麼才呀，作後邊呢，這個八會的一個開始。這八會，講的「四周因果」：這四周：信、解、行、證，這四個階段；又有四種的因果。那麼「各因是華」：每一周的這個因呢，都是說的這個萬行的因華。「果呢，即是佛」：這個四周所說的這個果，啊，都是說無上的佛果。

「其所修所證之體用」：那麼在這個因，和果，所修的因，所證得的是果。體用，那麼所修的，要修這個本有的這個體，和用；所證得的，也是這個體，和這個用；那麼體用，就是理；所修的就是因果，所證得就是體用。這個體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「大」字；用呢，就是「方廣」這兩個字。

所以呀，講來講去，啊，全部《華嚴經》這個道理，都由這個「大、方、廣」啊，這三個字生出來的。

又展此九會周徧十方，謂如第二會光明覺品辨。一類之會已徧十方，餘會亦

爾。

那麼這個九會呀，就是在這個菩提場第一會；九會呢，在逝多林。啊，以前講過這個「七處九會」，不知道你們還會不會？

那麼把這個九會呀，再展開，展開呀，普徧於十方，所以叫「周徧十方」：周徧，也就是普徧十方。這好像啊，第二會，在這個第二會呢，好像第二會那個光明覺品裏邊呢，所說的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「一類之會」：在這一類的，同類的一會裏邊，就周徧十方了，「已徧十方」。
「餘會亦爾」：所以其餘的這個八會呀，也都是普徧十方，周徧十方。那麼周徧十方，所以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這叫啊，啊，**微塵的經**，這個經啊，是周徧十方法界。

Door09_049-021

那麼金山寺的出家人，都要修這個常不輕的菩薩這種行門。要到什麼地方去弘揚佛法，要啊，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所以就不要輕慢一切眾生。尤其對於出家人，你沒有得到五眼六通以前，你不知道你對面所遇的這位出家人，或者是凡夫僧，或者是聖賢僧，或者是大阿羅漢，或者是大菩薩，或者是個大佛的化身，你都不知道？既然不知道，就應該呀，恭恭敬敬的尊重這一切的出家人。這是啊，不知道他是啊，凡夫僧，是聖賢僧？你要恭敬。

那麼若，你若開了五眼六通，開了智慧眼，開了天眼，開了佛眼，開了法眼，開了慧眼，你知道啊，這是個聖賢僧，知道這是個凡夫僧，你知道這是個菩薩，這是個大阿羅漢，這是個大佛！那麼那個呢，就不是。是不是這個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你就應該恭敬他；那個凡夫的僧，你就應該不恭敬他？也不是。你再往遠了看一看，這個凡夫僧啊，在無量無量的劫以後，也會成佛的；

他成佛呀，不過晚一點，不是現在，所以也應該不輕慢他！

在法華經，所說的道理，是非常的妙的！常不輕菩薩，是釋迦牟尼佛的前身，都這樣去修行。啊，他見到一切眾生，就叩頭頂禮，說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！啊，這就是啊，當時這個常不輕菩薩，他已經具足啊，五眼六通！他為什麼還向這一般的凡夫來叩頭，行這種啊，不輕行？就因為啊，他知道這個凡夫，在未來呀，都會成佛的，那麼他這要恭敬。我們想要修道，就應該呀，行這種啊，人人不能行的這種行門。

我們這個戒期呀，一百零八天，明天呢，就圓滿了。這個戒期圓滿了，我們這個修行啊，還沒有圓滿，還要繼續的修行。在中國的戒期呀，現在有的是五十三天，最長的五十三天；我們這兩個五十三天都不止，兩個五十三天還多兩天，一百零八天。他兩個五十三天，才一百零六天；啊，我們現在一百零八天，多了兩天。

有什麼好處呢？辛苦多一點！辛苦多一點，這就是好處。因為什麼呢？「受苦是了苦，享福是消福。」我們的宗旨，就是願意啊，把這苦了了。

在這一百零八天之內，我們每一天都是拜三個鐘頭的佛，坐三個鐘頭的禪，啊，學習三個鐘頭的這個經教；啊，另外的時間呢，又聽經，又學習中文，又學習日文，又學習呀，梵文，又學習法文，這四種文字，在這個戒期裏頭都並行，啊，精進，啊，一起精進。

我們學多一點的語言文字，那麼將來呀，可以到世界去弘揚佛法。你現在不學，將來譬如你不學日本文，到日本國裡就不會講話了！他說「これは」(這個)，啊，你說，什麼？你若講英文，What is this? What is this? What do you talking? (這是什麼？你說什麼？)他說，なにですか(是什麼)，你也不知道了？你若學會日文呢，喔「これは」說，這個，なにですか(是什麼)。

你若會學梵文也是這樣子，你到了印度，啊，見那些個摩羅叉；你一讀這個梵文，他聽的，喔，他懂了；因為中國人叫印度人都叫摩羅叉。你們不要啊，輕慢那個摩羅叉，摩羅叉的國，是釋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，所以呀也不要輕看他們。你到巴黎，你講法文，他們也都明白了，你就可以用法文給他說法。

所以呀，語言文字，一切語言海，你若有入一切語言海，啊，這語言也是個大海；你若深入語言海，這也會啊，講其它國的文字；或者你開了悟了，你開悟，不學也會了。為什麼我不會英文呢？就因為我沒開悟！為什麼我不會日文呢？也因為我沒有開悟！啊，那法文、德文更不要說了！

你若開了悟了，聖靈充滿說方言，聖靈，就是這個天主的靈啊，給你了，你就什麼語言都會說的；其實啊，啊，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聖靈，這就是個鬼靈！啊，譬如，啊，有個日本鬼幫著你，你就會說日本話了；有個法國的鬼，法國人的鬼，來幫著你，你會說法文了；有個德國鬼來幫著你，你會說德國話了，總而言之，這有一個鬼。

在中國，有這種「鬼上身」，這鬼上身呢，啊，男人，他說話就向男人的聲，女人說話就像女人的聲；你在男人的身上，這個女鬼上了男人身上了，他就會說女人那個聲音的話，啊，講話很嬌嬌的那麼樣子；女人呢，這個若是男鬼上女人身上，她講話很粗的，啊，很大聲的。那麼所以這就叫聖靈充滿說方言。其實就是有一般鬼來幫著他。啊，我可惜和鬼沒有緣，所以他們不願意幫著我，我也沒有這個本事。

那麼我們明天圓滿了，這個受了這麼多天的苦，啊，我今天晚間已經啊，知道了，這個十方諸佛菩薩，都在這等著呢！我們那個法壇呢，做好了，都在那個法壇那，等著加持你們授啊，**圓滿具足的金剛寶戒！**

我告訴你們，不要說你們拜了一百零八天，一天三個鐘頭，就一拜沒有拜，這個十方諸佛都准許你們受戒了。說，我知道這麼樣，我就不拜囉！那too late！那麼你拜了，總而言之，比不拜好一點，佛也歡喜你拜。所以說這個，啊！真是諸佛子啊！你不怕辛苦這麼多天，啊，在這個金山寺，要求這個金剛不壞的寶戒，啊，Ok！

那麼今天呢，啊，在以前拜的不算了，今天晚間呢，啊，一定要拜通宵！這個你方才呀，說，我告訴你就沒有拜呀，也許可得戒！但是你拜多一點，這是比較更好一點！所以今天晚間呢，拿出你的真心來，不怕苦，不怕難，啊，那麼來呀，精進，勇猛！

等一等啊，這一次拜完了之後，休息半點鐘，然後呢，在這個休息半點鐘這個時候呢，我可以給你們講一講開示，再講多一點呢，你們拜多一點的這種理由。我們講完了，繼續啊，還是拜佛！那麼有願意去休息的，也可以休息；若願意拜的，那麼也更歡迎。

Door09_050-022

又展此諸會，各有主伴，如說十住，十方菩薩皆來證云：十方國土皆說此法，則前徧法界之會各有重重主伴。

「又展此諸會」：把這九會展為法界，在這每一會「各有主伴」：有啊，說法的這個主，有說法的伴。主，就是正在說法這個人，法主；那麼聽法的人，就為伴。其它的世界，也是這樣子，那麼說法的事為主，聽法的就為伴，所以說各有主伴。

「如說十住」：好像在這個華嚴經上啊，說這個十住品的時候，「十方菩薩」：在其它的世界，十方所有的菩薩，「皆來證云」：都到這啊，來說了。說什

麼呢？他說啊，「十方國土皆說此法」：說不單單呢，這娑婆世界，釋迦牟尼佛，在這說這個法；就是十方世界所有的諸佛國土，皆說此法，都在那啊，說這個十住品呢！

「則前徧法界之會各有重重主伴」：那麼這樣子啊，說來，此方，說法；十方，就為伴；十方說法，此方就為伴。所以呀，說啊，在前徧法界之會，那個各法會，各有重重主伴，那麼他都有啊，這個重重無盡這個主伴。

乃至徧於塵刹。

異類界等。

無盡時會。

皆不出大方廣佛華嚴清淨法界。

乃至，是個超略的詞。那麼前邊呢，所說的徧於諸佛國土，十方國土；那麼十方國土啊，這是一個簡略說的。

那麼現在說，「乃至徧於塵刹」：乃至於啊，周徧十方國土的塵刹，這華嚴經啊，周徧十方國土的塵刹。不單周徧十方國土的塵刹，啊，而且呀，這個「異類界等」：異類界等，就是說那個樹，也說法，樹形也說法，所以呀，這異類，和人類的不同。

「無盡時會」：那麼這個會也是無盡，這個時也無盡。啊，過去時，也沒有過去；現在時，也沒有現在；未來的時，也沒有未來時。怎麼沒有呢？就是互相圓融。過去非過去，現在非現在，未來非未來，啊，這無有定法。

不像我們人這種執著心呢，啊，說過去的，一定是過去了。在這個華嚴的境界裏頭，過去就是現在，現在就是過去，啊，過去也是未來，未來又是過去。有的人說，啊！那這個太糊塗了！啊，你糊塗人，看著就糊塗；明白人呢，

看著就明白。雖然沒有，而啊，「三際宛然」，三際還是在這！雖然三際宛然存在，那麼三際也是了不可得！因為它這是無盡的時會。

這七處九會，一會展為九會，九會又展為法界，法界又展為啊，這個塵刹，塵刹又展為這個異類，啊，所以呀，這時也無盡，會也無盡。可是雖然時會無盡呢，皆不出『大方廣佛華嚴』這六個字！啊，這六個字又不出這個清淨的法界，在這個清淨法界裏邊，來呀，充滿塵刹。這種境界，啊！是好像那個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似的，啊，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，互相演映，重重無盡。

Door09_051-023

第六卷攝相盡者，謂從後漸卷，乃至不出九會；九會不離初會，初會不離總題，總題不出理智。非理不智，故理外無智；非智不理，故智外無理，則理智不二。亦攝智從理，離體無用，攝用歸體，體性自離，故體即非體，本來清淨，強名之清淨法界。是以極從無盡，乃至一字無字，皆攝華嚴性海無有遺餘。

「第六呢，卷攝相盡者」：這個卷，和這個攝呀，的相，都沒有了，啊，都空了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「謂說從後漸卷，乃至不出九會」：那麼從這個經卷呢，後邊，就是啊，方才講的這異類、塵刹、國土，從這啊，再把它捲攝回來，漸卷，把它捲起來；乃至不出九會，捲到啊，不出這個九會，就是把它再呀，啊，收回來。

「九會呢，不離初會」：九會呀，再把它收回來啊，到這個初會；不離，就是離不開這個初會。「初會呢，也不離總題」：啊，這個第一會呀，又離不開這個總的題，總題，就是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。「總題不出理智」：這個總題再把它捲收回來，又啊，不出這個理智二門。

「非理不智故」：若不是這個理呀，也沒有智，所以呀，這個「理外無智」。啊，「非智不理故」：若不是這個智啊，也沒有這個理了，所以說智的外邊沒有理。「則理智不二」：理，也就是智；智，就是理；理智啊，分不開，二而不二。「亦攝智從理」：把這個智啊，攝回來，歸到這個理上。

「離體無用」：離開這個體也就沒有用了，「攝用歸體」：所以把這個用啊，攝回來歸到這個體上。「體性自離」：那麼這個體的本性也沒有了，也離開這個自體的本性，自離，也離開了。「故體即非體」：所以呀，這麼樣一講啊，這個體也不是體，也非體了。

怎麼樣呢？本來清淨的，為什麼沒有體了呢？就因為本來的這個體是個清淨，無有一物的，啊，沒有一塵的，是清淨的；「強名之」：強給它起個名，叫「清淨法界」。「是以極從無盡」：這個呢，是因為到這個說到極點，說到啊，沒有了；啊，說到沒有了，一塵不立，一法不立，一塵不染。

「乃至一字無字」：啊，乃至連一個字也沒有了。「皆攝華嚴性海」：都攝到啊，這個華嚴性海，「無有遺餘」：到這個華嚴性海清淨法界裏邊，啊，其餘的什麼也沒有了。

第七展卷無礙者，謂正前展時，即後常卷；正後卷時，即前常展；展時即卷，故無量無邊法門海。一言演說盡無餘，卷時即展，故如來於一語言中，演說無邊契經海。

這一門是第七門，第七門，在這個華嚴經的境界，是說的「展卷無礙」：展的時候不妨有卷，卷的時候也不妨有展。所謂「展卷同時，互相無礙。」這種境界，不是凡夫所能明白的，也不是外道所能了解的，也不是二乘人所能證得的；這種境界，只有菩薩方能明白，方能了解，方能證得這種境界。

為什麼二乘，和外道，凡夫，他不能證得，不能了解，不能明白呢？因為凡夫、外道、二乘，他**執著的心呢，很重的**。因為執著心重，這個不可思議這種妙境界，他就不能了解了。啊，他的執著，卷就是卷、展就是展，啊，展和卷是不同的。

菩薩呢，的境界，卷時就是展，展時就是卷；啊，所以菩薩看眾生，生的時候，在他生的那一天，就是死的那一天！說，這話我才不相信呢？生的那一天，就是死的那一天，啊，這又怎麼講呢？是不是生出就死了呢？不錯了，生出就是死了。生出八萬四千毛孔，這身上有八萬四千毛孔，啊，那一天生出來了，那一天就死一個，死一個毛，死個孔。

啊，等你活十歲、二十歲、三十歲、五十歲、一百歲，啊，每一天死一個毛，死一個孔，所以到死的時候啊，這毛孔啊，就都不通了，就都死完了。啊，死完了，那又怎麼辦呢？又該生了。

啊，所以有個人說，哦！我這個身體老囉！我想換一個新鮮的，可以的！你要有趙州那個本事，就可以；你沒有趙州那個本領，那就不要打這個妄想。

趙州什麼本事呢？趙州啊，是不講道理的，啊！人家住的房子，他就硬搶來住！他怎麼樣呢？所以他有個事情不明白，想要到外邊去參方。這個參方參的什麼呢？就是參的，不明白。不是參的不明白，就是呀，這不明白的事情想要把它參明白了，這叫參方。

Door09_052-024

那麼在中國佛教的規矩，有「**參方不留，受戒不留，還俗不留**。」你要還俗去嗎？好！快一點。你要參方去嗎？好！啊，就一個「好」就得了；不是好、

好、好！快一點。你要去受戒去嗎？好！快一點；所以這三不留。參方不留，受戒不留，還俗不留，你一定要還俗了，還留著沒有什麼用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趙州，他也啊，八十多歲了，還想參方去！這真是啊，老頑童，啊，老了要做小孩子。他一看自己這個身體呀，面上的，雞皮鶴髮；頭上的髮都是白了，面上的都皺紋呢，像雞那個皮似的；雞皮鶴髮，行步龍鐘，行步啊，啊，那麼鐘啊，鐘啊，就是啊，這麼走路都走不好了。

這怎麼參方呢？參方，這兩條腿一定要，是幫忙的；他這兩條腿呀，都不和他合作，啊，不合作！啊，他心裏想要往前邁一步，啊，那個腳就往後退一步；為什麼呢？老的就是不聽招呼了，這個腿；啊，這個腿呀，天天想要睡覺！啊，他就，怎麼辦呢？想個辦法！

啊，這個土匪，去打劫人的金錢，他要打劫搶人一個「房子」來！怎麼辦呢？一看這個侍者這個房子不錯，啊，給他當侍者的這個房子不錯！啊，那麼他就打他主意了。想！怎樣可以把他的這個房子借來用一用呢？想來想去，唉，這都得要和他當面說。

啊，有一天，就和侍者說，說，侍者！我待你怎樣啊？這個侍者說，哦，和尚對我太好了，和尚簡直和我愛護我愛的無微不至，啊，愛的最真了！他說，那我對你這麼好，我要和你借一點東西，你會不會借給我啊？侍者一想，我所有的東西，和尚如果借，那沒有不可以的，啊，就說，只要我有的，你借什麼，我都借給你！

和尚說，好了，那你回去睡覺去，趙州就叫他回去睡覺去。睡覺去，這個侍者就回去睡覺去，覺睡醒了，跑到方丈和尚的房子裏頭去了！自己一照鏡子，又有鬍子，是又白頭髮了，啊！邁步也邁不動了！就嚇壞了！咦！我怎麼這樣子呢？我要找和尚去！

就趕快跑到他自己住的那房裡頭，啊，一看他自己在那，也在那坐著呢！這個侍者就說，啊！這是怎麼的了？這個趙州說，不要吵！不要吵！慢慢你就知道了，不要吵！這是暫時我借你用一用！

那麼這麼樣子呢，這侍者一聽，他這個身體是和尚說話，和尚的聲音；那麼他自己變了成了和尚這個身體，但是聲音呢，不是和尚的聲音；原來是把他和這和尚兩個人換了，換了身體。

和尚叫他不要吵，說，你不要吵！慢慢等我用完了，還給你，還還給你！那麼侍者一聽，啊，這吵也沒有法子了，已經搬了家了，想要往出搬也沒有法子搬，自己沒有這麼個本領，那就隨他去囉！

好了，這個侍者就做方丈，就做一個假方丈！啊，這個真侍者呢，就做了一個假和尚！假住持！那麼住持，就收拾，去參方去了。

參學什麼呢？因為當時有一個人問這個趙州，說，你什麼都知道，你知道裏二外八是什麼？啊，這個和尚一，裏二外八是什麼？說，拿來給我吃了它！啊，要他拿來給他吃了它。

因為他，當時這個趙州一睜眼睛啊，看見他說裏二外八，就有這麼一個好像饅頭，不是饅頭啊，那叫，北方叫窩窩頭，叫窩窩頭；這窩窩頭啊，這麼一個東西，裏邊是空的，外邊呢，饅頭裏邊是實在的，這個東西裏邊是空的。那麼他，但是看見這個東西，他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？人家問他你這個是什麼？他不知道叫什麼？他看這是個吃的東西，他說拿來給我吃了它。

那麼這個人呢，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，他要吃，以為他是知道了是什麼，那麼也就不再問了。不再問，他自己就憂愁的不得了，這個東西叫個什麼名

字呢？啊，不知道叫個什麼名字？

於是乎啊，就和侍者借他這個年輕的身體，他把這個老的身體交給這個侍者。他啊，用他這個年輕的身體去參方。參到北方，人家那做這個窩窩頭，正在做，這個做窩窩頭啊，這兩個大拇指頭在裏邊，這四個手指頭啊，在外邊這麼做，就這麼捏，這麼捏做這個窩窩頭啊，這叫裏二外八。

他不知道？所以呀，啊！就出去一參方，才知道，哦！就是這個窩窩頭！這才回來。回來啊，又把他這個身體給這個侍者，又把侍者那個靈魂呢，給侍者，他自己呀，又到這個老的裏頭，這個老和尚啊，這個裏邊去住去。因為這個，所以說，趙州八十啊，還行腳！其實啊，他那個行腳，不單不是八十，二十來歲的一個人。

那麼這就是啊，人生的時候，生的那一天，就是有死的東西；死的那天，又有活的東西了。所以因為這個，說，展卷同時，展卷無礙，也就這個道理。

啊，所以說，「正前展時」：正在前邊那個展開的時候，「即後常卷」：也就是後邊呢，那個卷的時候。「正後卷時，即前常展」：啊，後邊那個卷的時候，也正是前邊那個展的時候；這個展卷同時，展卷無礙，哎，展卷亦如。

「展時即卷故」：展時啊，就有卷的那個道理在裏邊，所以說，「無量無邊法門海」：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法門海。「一言演說盡無餘」：用一句話來演說那無量無邊的法門海呀，啊，也都給給說完了，盡無餘。

「卷時即展故」：在這個卷的時候，也就是展開的時候。啊，「如來於一語言中」：這個佛呀，在一句話裏邊，就一句語言裏邊，「演說無邊契經海呀」：也就能啊，演說出來無邊無量，無有盡的那麼多的經典。啊，所以說，展卷無礙。

今天呢，我們有一些個其他道場到這來。那麼並不是到這來，你到這來呀，還是和在他的道場一樣的。為什麼這樣說呢？說，我們到這啊，覺得和在我們本有的道場不一樣的，**這是你的分別心！**你若沒有分別心，沒有啊，自己的道場，沒有他人的道場，彼此大家都是佛教的，沒有什麼分別。

所以在外邊的道場，和這裏邊的道場，都是二而不二；你看著好像兩個，但是啊，是一個。我們大家都是佛教，那麼**既然佛教，就不應該呀，分彼，分此的，不應該啊，有這麼多的分別。**

這個佛教，整個世界只有一個佛教！沒有中國佛教，沒有日本佛教，沒有泰國的佛教，沒有暹羅的佛教，也沒有印度的佛教，都是一個佛教的。若有一個，每一個國家的這種風俗習慣，啊，那只是啊，這個國家的佛教，不是整個宇宙的佛教。我們所講的，是宇宙的佛教，是沒有彼此之分的佛教。

啊，是凡佛教徒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那麼這一家人呢，可是一家人，一家人裏頭有小孩子、有大人、有老人；有的小孩子，就和那個老年人不同的。我們這啊，這一班佛教徒，老實講，都是老年人，都是老的，像趙州那麼八十多歲的人；但是我們可不想借你們年輕人的這個body，啊，你不要害怕！所以呢，這是有多少不同，就是有老的、有後生的，那麼有多少不同。

後生的，你看那小孩子，就願意打球，打那個ball，玩那個ball；老年的人你再叫他去打一打那個，他覺得，啊，very tired了。

Door09_053-025

第八以義圓收者，上來諸門，或以七字攝盡，如前已辨；或以教義攝盡，或以理智攝盡，或以人法攝盡，或信解行證攝盡。

現在講到這個第八門，第八門呢，「以義圓收者」：用這個義呀，把這個經的道理，收攝啊，起來。「上來諸門」：前邊呢，上來，就是前邊；所講的這個門。「或以七字攝盡」：或者呀，用這個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，這七個字，把這一部經啊，的道理，都給啊，攝到一起，攝盡了。「如前已辨」：好像前邊呢，所講的那個道理，已經啊，說的很清楚。

「或以教義攝盡」：或者呀，用這個教義，這兩種的意思，把這個華嚴經這個道理呀，給收攝完了。

「或以理智攝盡」：或者用這個理智兩門，把這華嚴經的道理給攝了，盡了。

「或以人法攝盡」：或者以這個佛，這個人，和大方廣，這個法；來呀，把這一部華嚴經的道理都給收攝完了。

「或信解行證」：或者用這個信因果周、行因果周、解因果周、證因果周，來「攝盡」：用這個信、解、行、證，這四個字啊，來把這個華嚴經的道理給攝盡了。

或唯普賢文殊毗盧遮那三聖攝盡，謂大方廣即普賢，普賢表所證法界故。華嚴即文殊，文殊表能證故。佛即遮那，具能所故。

或者呀，唯獨，就是用這個普賢的菩薩，和文殊師利菩薩，和毗盧遮那佛，啊，這華嚴三聖！來呀，攝盡這一部經的意思。文殊，普賢，毗盧遮那，這是啊，華嚴經的說法者，和請法的主。毗盧遮那，是梵語，翻譯過來呀，「光明徧照」。那麼這三位呀，聖人，攝盡，攝盡呢，這個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

這是怎麼樣解法呢？就是說的，這個「大方廣」：就是普賢菩薩，大方廣，

就是譬喻的普賢菩薩。那麼譬喻普賢菩薩，這個普賢，「表所證法界故」：為什麼大方廣就譬喻普賢呢？因為普賢呢，是表法，表啊，所證的這個法界的這個理，所證的法界這個理。

「華嚴呢，即文殊」：這華嚴呢，就是譬喻的文殊菩薩。這文殊菩薩，是表示的能證的這個法界的道理，能證的這個理。「佛呢，即遮那，具能所故」：這個華嚴是表的文殊，這個佛呀，就是表這個遮那佛，毗盧遮那佛，這譬喻毗盧遮那佛。具能所故，他具足啊，這個能證的法界理，和所證的法界的理，具足啊，這兩種的意思。

又大即普賢，普賢菩薩自體徧故。方廣即文殊，文殊表即體之智故。華即普賢，普賢行故。嚴即文殊，文殊以解起行故。佛即圓解行之普賢文殊，證法界體用之普賢文殊，成毗盧遮那光明徧照。

那麼前邊呢，以這個華嚴三聖，來呀，攝盡這一部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那麼這個講解呀，還沒有把這個意思講完；那麼另外又有一個講法。這個講法怎麼呢？就說，「又大即普賢」：啊，前邊說大方廣是普賢呢！現在單單一個「大」字，就是普賢菩薩。

為什麼呢？因為「普賢菩薩自體徧故」：啊，普賢菩薩那個法身呢，也是周徧法界的；他周徧法界，所以呀，就是個大，大，就是普賢。

「方廣即文殊」：啊，這方廣兩個字，又可以代表文殊。為什麼呢？「文殊啊，表即體之智故」：文殊啊，這個代表，就在這個「大」的體上啊，就又有智慧，所以這個「大」，是個體；「方廣」，就是個智；在這個體上啊，有智，生出智來，之智故。

「華即普賢」：又可以說嗎！這個華嚴這個「華」字啊，就是普賢菩薩。「普

賢行故」：普賢呢，修這個萬行的因華；啊，普賢行啊，是無窮無盡的；普賢行，啊，是盡未來際普賢菩薩都行普賢行，所以呀，啊，又說這個「華」，就是普賢。

那麼「嚴」呢，又是誰呀？「嚴」，就可以譬喻呀，這文殊師利菩薩。因文殊師利菩薩，啊，「以解起行故」：啊，為什麼說這個嚴呢？嚴呢，他就是因為普賢菩薩明白了，明白，然後他才修行的緣故。

「佛呢，即圓解行之普賢文殊」：佛呢，就是合起來這文殊，普賢這兩位菩薩的修行啊，他大開圓解，普賢和文殊。「證法界體用之普賢文殊」：證得這個法界的本體，和法界的妙用，這個普賢，和文殊師利菩薩；「成毗盧遮那光明徧照」：他們又成這個毗盧遮那佛，啊，這個光明徧照這種的這個境界。

Door09_054-026

在佛教裏頭的這個因果呀，是非常重要的！所以我們做一件事情，必須要認識這個因果。如果對因果你若是不認識，很容易就會做錯了事情；這個因果，你若清楚了，你若明白了，你做事啊，就要特別小心。

所以菩薩，他是啊，在因地的時候，是特別小心；至於受果報呢，他就啊，不怕了。凡夫呢，是在種因的時候不小心，種一些個不正當的因；等到結果的時候，這果結的很不好，他怕起來！啊，他說，我怎麼受這種的果報？這凡夫的知見呢，就是「畏果不畏因」(這個畏呀，就是怖畏那個畏)。菩薩，是「畏因不畏果。」

那麼談到這個因果上，我們在佛教裏頭，譬如說，這個護法呀，發心來擁護道場，啊，所布施出來的錢，買磚的錢，他若布施發願說，我願意這個錢我

要買磚來造廟！那麼這個買磚的錢，就不能用的去買瓦去！如果這個護法發心，說我願意啊，買瓦，不買磚，啊，那麼這個錢呢，就一定要買瓦，不買磚。根據啊，這個護法的檀越他的這個意志去做去！

所以發心做什麼的，就一定啊，要做什麼，要把他這個事情做圓滿了。不能說，這個居士發心，啊，布施出來了，就隨隨便便亂用，隨隨便便呢，去做事情，不可以的；因為這個因果呀，是很厲害！

今天為什麼說這個呢？就因為啊，兩位啊，這個很久的皈依弟子了，不是很老的，很久的，因為他們兩個人呢，還都大約不，沒有超過三十歲，兩個人呢，或者不會超過六十歲，所以這很久的皈依弟子。

為什麼說久呢？我在Sutter街那(一九六三年)，他們就認識我，認識很久了！他向我說啊，以前他們提議過這個，我們這個雜誌，啊，應該呀，不收錢，送給人！他說，這樣子呢，就會有人給多一點錢！

那麼現在，每一年收十四塊錢，這有了價錢了，人家想給多錢呢，也不給了！不錯，這個方法是很好的，拋磚引玉！啊，撒出去一塊磚，引回來一塊玉；啊，但是要有玉可以引得回來；若沒有玉，都是磚，引回來的也是磚。

尤其呀，這一引呢，啊，撒出去一塊磚，想引回來一塊玉，這就是貪心了！這就是貪心！知道嗎？我們想，說這個雜誌啊，給人家自由，啊，隨便送給人，那麼希望啊，人家給多一點錢，這個貪心是很大的！

莫如啊，我們有個定的價錢，他願意給，就給，我們沒有貪他多；他不給呢，那我們這有功德，我們沒有像他有貪心，沒有希望他，啊，給多一點！你們覺得有沒有這個道理？

那麼在果理，果山的意思裏邊呢，就說，那麼我講經都不要人錢，為什麼把講經所講的呢，就是十四分要賣給人？啊，這是太便宜了！這個講的很有道理的，啊，很有道理的。或者他說，那麼一塊錢，或者一塊多錢，這是賣的太便宜了！但是這個是印到這個紙上了！若到這來聽法，誰來聽法，也沒要過人一分錢，一分錢也沒有要過。

那麼出去到外邊呢，他們既然不買飛機票，不買火車票，不買巴士票，來這來聽經；那麼送到他家裡，他給幾個郵票錢，給幾個這個買這個紙的錢，這不是太過的！

Door09_055-027

第九攝歸一心者，上來諸門，乃至無盡，不離一心，一心即法界故。起信云：所言法者，謂眾生心。心體即大，心之本智即方廣，觀心起行即華嚴，覺心性相即是佛。覺非外來，全同所覺，故理智不殊；理智形奪，雙亡寂照，則念念皆是華嚴性海。

在這個第九門呢，「攝歸一心者」：這個盡虛空徧法界，十方三世，一切一切，都不離現前這一念的真心！所以在這第九門呢，攝歸一心，把這個華嚴經的要義，攝回來歸到這個一心上。

「上來諸門」：上來前邊所講的這個諸門，這麼多的門。「乃至無盡」：那麼乃至於啊，無盡無盡那麼多的門，不論是啊，八萬四千的法門，都是啊，不離現前這一念的心。

「一心即法界故」：為什麼呢？**這個一心雖小，可以包容法界；法界雖大，沒出這一心。**小中現大，這一為無量；大中現小，無量為一。所謂「一本散為萬殊，萬殊仍歸一本」所以說，這個**一心就是法界。**

在起信論說呀，啊，「所言法者」：所說這個法是說什麼呢？就是說的「眾生心」：就是說的這個眾生心。「佛說一切法，因眾生一切心；若無一切心，就不用一切法。」佛說八萬四千法門，也沒離出啊，這現前一念的真心。

「心體即大」：這個心的本體呀，就是大。可是大而無外，那麼又小而無內；大而無外，所以再沒有比它大的了；小而無內，再沒有比它小的了。無內無外，這就是個法界。

「心之本智」：心呢，本有的這般若的智慧，「即方廣」：這就是方廣。「觀心起行」：你觀察這現前一念心，再起這個修行的行門。

那麼現在呀，講這一念的真心，前幾天呢，我講那個十日法界不離現前的一念心呢，你可以呀，研究研究！那麼現在所以呀，不多講。

「即華嚴」：你觀心起行啊，這就是個華嚴的境界，修華嚴的境界。「覺心性相」：你能啊，覺悟了這個心性。

所謂明心見性，「明心無難事，見性不知愁。」在中國有這麼一句俗話，說啊，啊！那個人真不知愁了！這個話呀，裏邊有很深的意義！聽的是一句俗話，但是你細一研究啊，這裏頭有很深的道理。不知愁，他若不知愁了，就沒有憂慮了。

要怎麼樣才能不知愁呢？要「不識不知，無思無慮」啊，不識，什麼也不知道了？可是啊，什麼也不知道，什麼還都知道！不知，什麼也不知？可還啊，明明了了。無思無慮，沒有這個妄想，沒有思慮了，這樣境界，才能不知愁的。

所以說，啊，明心無難事，你若明心了，就什麼事情都不困難了；再困難的事情，你都認為啊，不是困難，你都覺得很easy！也就是啊，啊，唉，我不說了，不說這句！啊！我若說，叫你們都學會了，那怎麼辦？

啊，那麼有個人說啊，啊，這個師父啊，不是個好師父！他啊，不想完全都教我們，啊，大約和日本人差不多了，不想傳佛法給美國人，不是的；因為我說的太多了！所以這一次啊，就不要說了。

什麼呢？那麼你既然說這個師父，啊，對你們像要把這個法，不完全呢，布施出來，現在那麼我就還是說！什麼呢？就是『Everything's OK!』就是這一句。那麼你們若學會了，哎！就不會滑頭了；若學不會呀，啊！就手忙腳亂，就要滑頭了。

見性，明心沒有礙難事，見性哪有憂愁心呢？你若見到本性了，「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」有什麼可憂愁的呢？啊！即便呢，遇到毒藥，啊，和這個很快的那個刀，也都不怕的！

所以永嘉大師說過：「縱遇鋒刀常坦坦」啊，遇到這個刀啊，拿把刀要把自己頭給斬下來，也很坦然的，不驚懼，不恐懼。「假饒毒藥也閑閑」啊，所以達摩祖師，人去給他六次毒藥，給他吃，啊，也沒有關係；用毒藥想毒死他，毒了六次，也毒不死他，這就是啊，見性了！

見性，這個妙處是妙不可言的！啊，你沒有見性的時候啊，又有人，又有我，又有眾生，又有壽者；你見性了，無人相，無我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因為本來都是一個的，沒有這麼多的分別。

啊，所以你要覺悟自己的心性，這個相。啊，「即是佛」：你覺悟啊，自己的心性了，明白自己的心性，就是本來呀，自性的金剛佛！

「覺非外來」：這個覺啊，是你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是你那個根本的智，不是從外邊來的。啊，「全同所覺」：所以呀，不是從外邊來的，就是啊，啊，所覺，所覺悟的，所覺悟你這個心性；不是啊，說有個能覺，這是**所覺**。

覺悟你這個本來面目，覺悟你這個自性本來清淨的。所以在六祖大師，啊！聽了五祖對他講的話，所以說，啊！「始知自性本自清淨，始知自性本不動搖，始知自性能生萬法」啊，他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這就是啊，這個**明心見性的功夫**！

「故理智不殊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理就是智，智就是理，智理，啊，無二無別。「理智形奪」：那麼不單理智不兩樣了，那理也沒有了，智也空了，啊，人法雙亡，人也空，法也空，這叫雙亡。人空法空，「雙亡寂照」：這時候啊，只有一個明明了了，清清淨淨，啊，本圓自在，妙真如性。

「則念念皆是華嚴性海」：你若是這樣子，豈不是念念都是華嚴性海嗎！都是在這華嚴境界裏，大光明藏啊，裏頭啊，包容著。

昨天晚間已經講過了，果珊，果理呀，要把(某某)雜誌，送給人，不要收這個費。本來是可以的，但是啊，他應該把我們這個所用的費用，拿出來，這樣可以。可是啊，這麼多年，我們這個雜誌做了兩年多了，他啊，連雜誌的這個費用也沒有給過，啊，他就叫我們送給人。

你如果叫我們送給人，應該呀，把我們的費用你都拿出來，可以的。那麼既然不能拿出來所有的費用，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多餘的錢，來呀，送這個。如果完全不要錢，我知道啊，人呢，是得便宜的，他就不願意有損失，就是有益呀，他就不願意在有損失了；你叫他再拿出錢呢，他也不願意的。

尤其你給他不要錢，他說這個東西啊，和那個廁所的紙是一樣的，根本就一點價值都沒有了。那麼他，我們給他，他拿就放到那個垃圾桶了。或者放到廁所用這個做這個衛生紙，啊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Door09_056-028

第十泯同平等者，為未了者令了自心；若知觸物皆心，方了心性。故梵行品云：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則成就慧身，不由他悟。然今學法之者，多棄內而外求。習禪之者，好亡緣而內照，並為偏執，俱滯二邊。既心境如如，則平等無礙。

「第十泯同平等者」：這個第十門呢，把這個前邊所說的一切諸法，泯了，泯呢，啊，就是沒有了。沒有這法，那麼是怎麼樣呢？同平等，這和啊，這個法界，合成一體了，也沒有法界，也沒有一個法，一切平等，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

「為未了者令了自心」：那麼若說泯同平等，這人呢，聽了，不會明白？所以呀，再為沒有明白這個法的這樣人，令了自心，使令他呀，明白自己的本心，見自本性。「若知觸物皆心」：他假設若能明白了，覺悟到一切的境界，一切的事物，啊，都是自己的本心，都是啊，這個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。啊，「方了心性」：那麼這樣子呢，啊，他能明白自己的這個心，啊，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。」

「故梵行品云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梵行品裏邊，有幾句經文說，「知一切法，即心自性啊」：都是啊，這一切法，就是這個心性的本體，一切法就是一切心，啊，沒離自性。「則成就慧身」：那麼你能明瞭一切法，就是有智慧了；有智慧，所以呀，就是智慧莊嚴之身，是一個慧莊嚴。「不由他悟」：那麼智慧莊嚴這個身呢，不是從外邊得來的，就是在你自己的心性啊，具有的。

「然今學法之者呀」：可是啊，現在學佛法的這些個人，「多棄內而外求」：很多很多的都是心外求法；心外求法，所以叫棄內而外求，向外馳求。啊，那麼向外馳求，就變成啊，捨本逐末，捨近求遠，捨自向他，捨去自己呀，向外去找去了；沒能迴光返照，沒有能啊，反求諸己。

「習禪之者」：那麼學法的人呢，捨內而求外，向外馳求。那麼學禪的人呢，學禪的人，「也好亡緣而內照」：他呀，又想要啊，啊，歡喜亡緣；亡緣呢，就是啊，不攀緣，把這個一切的緣呢，外緣呢，都斷了它；這也是啊，啊，不對，這也是不對。

那麼你把這個外邊的緣斷了，而內照，啊，專求於內，專修於內，這就怎麼樣呢？這有這麼兩句話，說，「斷除煩惱重生病，趣向真如亦是邪。」怎麼叫斷除煩惱？煩惱沒有了，斷除了，就沒有病了！啊，你就因為有這一個「斷除」，這就是病！你若明白了「煩惱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」

這個道啊，不要向遠的地方去找去，就回頭就是！我以前沒有對你們講過，煩惱不能斷！煩惱斷，菩提也斷了，因為煩惱即菩提嘛！啊，你那個冰就是水、水就是冰；冰是冰、水是水；啊，你若冰化了就變水，水凍了就變成冰；啊，雖然是兩個，但是啊，本來是一個。煩惱，菩提也是這樣子，所以說不要斷！你把它變了它！煩惱啊，變成菩提，不要斷！

你若斷了，所以說，斷除煩惱重生病，你有這一個「斷」字啊，啊！那又有了毛病了！又生了毛病了！「趣向真如亦是邪」那個真如，不需要你找它去，你只要啊，明白了，就是真如！

你說我找真如！找真如！那又是邪知邪見了，那個真如怎麼可以找呢？啊？你怎麼可以到，說我到真如那個地方？你就在真如這個地方，你怎麼還要到

真如那個地方去？所以說趣向真如亦是邪。

這就是啊，啊，「好亡緣而內照」，這個參禪的，就是啊，不管外邊的事。好像我們這啊，這個人家說我們very cold，我們這個也應該呀，覺悟一下，不要那麼cold，但是也不要那麼熱。啊，你太cold了，也不是中道；你太熱了，又離中道很遠了；要取乎中道，不要做木頭人，不要做石頭人；那麼有人來呀，這個招呼招呼的也好一點，不過不要太接近！

「並為偏執」：啊，有棄內而求外的，也不對；有啊，棄外而求內的，也是不對的；這都叫偏執。啊，「俱滯二邊呢」：這兩種啊，都不是中道。中道啊，是圓融無礙的，啊，也不偏內，也不偏外，啊，也不這個滯於中間；這個中道是圓融無礙的。那麼現在呀，這俱滯兩邊，兩邊了。]

既心境如如，則平等無礙：那麼若不滯二邊呢，就「心境如如了」：你不滯於二邊，不流到啊，兩邊去，兩頭。你過猶不及呀，修行啊，不要太過，也不要不及。你太過，啊，又跑得太遠了；不及，你又沒到那個地方。所以呀，中道了義，就是啊，沒有太過，也沒有不及，就是中道。

這就是啊，中道，就是如如；如如，就是中道；啊，如如，也就是平等；啊，平等，也就是如如。所以說，則平等無礙，沒有啊，圓融平等，沒有一切的障礙。

余曾瑩兩面鏡，鑑一盞燈，置一尊容，而重重交光，佛佛無盡。

見夫心境互照，本智雙入，心中悟無盡之境，境上了難思之心，心境重重，智照斯在。

「余」：這個余呀，就是清涼國師自稱，啊，也就是個我字。他說，我呀，

「曾經瑩兩面鏡」：我呀，做了兩面的鏡子，互相對立著，對掛著。「鑑一盞燈」：這兩個鏡子啊，照著一盞燈。「置一尊容」：再呀，放一個佛像；這個尊容啊，就是佛像。

「而重重交光」：在這個時候，這個兩面鏡子啊，裏邊都有燈光；不單都有燈光，而且呀，還這個燈光照到那個鏡子裏邊，那個鏡子的那個燈光又照到這個鏡子裏邊，這叫互相啊，交光，重重交光。「佛佛無盡」：那麼這個佛呢，佛像在這也是這樣子，啊，這一個鏡子裏的佛像，又照到那一個鏡子裏，那一個鏡子裏邊的佛像，照在這個鏡子裏邊，這啊，佛佛無盡。你這麼看起來呀，這佛也不知有多少個佛？那麼光也不知有多少光？

「見夫心境互照」：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就說的這個心，和這個境，互相啊，來照耀著。「本智雙入」：這個燈光啊，和這個佛像，這就譬喻本智，本智啊，啊，到這兩面鏡子裏邊去，這個兩面鏡子就是個境界；可是啊，這個本智雙入，兩邊這個鏡子啊，都能啊，互相攝入。

「心中悟無盡之境」：在這個心中，你這個真心呢，明白了，沒有窮盡，這個重重的這種境界；可是在這個重重無盡的這種境界上邊呢，你又要，又明白呀，這個不可思議的這個心。

所謂「心境重重，智照斯在」：這個心和這個境，啊，重重無盡的，重重無礙的，那麼互相啊，攝照；所以說呀，智照斯在，這個本智啊，啊，這個智光啊，和這個般若的智慧呀，就在這個裏邊現出來了。

Door09_057-029

又即心了境界之佛，即境見唯心如來，心佛重重，而本覺性一。

皆取之不可得，則心境兩亡，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。

那麼這個兩面鏡子啊，照著一盞燈，一位佛，這個呢，就表示本智，和這個境界。「又即心了境界之佛」：那麼所謂啊，「即心即佛，即心作佛」這是啊，向內說的；若向外說呢，「即境即佛，即境作佛。」

這個昨天所講的，觸物都是真心；那麼既然是真心，也就是啊，佛。所以說呀，即心了境界之佛，就是在這個本智啊，明白，這個外邊的境界，也是佛的境界。

「即境見唯心如來」：就在這個境界的佛呀，啊，也就是啊，唯心如來，佛呀，就是心，心就是佛。「心佛重重」：那麼這樣子，這個境界也是佛，自心也是佛，佛佛無盡，那麼所以說心佛重重。「而本覺性一」：雖然有內心，有外境，但是啊，這個本智，本覺，也就是本智，本智性一，本來那個智慧呀，是一個的；也沒有個境界，也沒有個心，就是一個光明大覺的佛性。

可是在這個境界，和心，你把這個心拿來我看看，啊！不可得。這個境界雖然是實在的，雖然外邊有這個境界，但是啊，也是了不可得的。「皆取之不可得」：你拿不來它。「則心境兩亡」：既然取之不可得，捨之不可得，也不能取，也不能捨，這叫心境兩亡，心境啊，都沒有了。

「照之不可窮」，：那麼可是心境互照這種的智慧，是沒有窮盡的。「則理智交徹」：所以這個理，和智啊，互相交徹，就互相啊，明了。

心境既爾，境境相望，心心互研，萬化紛綸(《×弓》，皆一致也。唯證相應，名佛華嚴矣。

「心境既爾」：前邊所說這個心，和境，互相交光，互相輝映。這個心，和

境，既然是這樣子，「境境相望」：那麼在每一個境，和境啊，也是這樣子重重無盡的。那麼這個境，和境，是重重無盡；心，和心呢，也是重重無盡，也是啊，這個道理。

既然是這樣子，「萬化紛綸呢」：無論就是有多少，這紛然雜陳，好像啊，很多很多的，都啊，綸結到一起了；雖然這麼多，都是沒有出去這個道理，都是這個道理。啊，所以說呀，「皆一致也」：都在這一個道理。

「唯證相應，名佛華嚴矣」：那麼在這種的境界呀，你若證得這個相應，相應啊，就是有一種感應道交了，也就是啊，你想怎麼樣子就怎麼樣子，相應。這一種相應的境界，也就好像啊，大梵天王那個網羅幢啊，啊，你那個光相映我這個光，我這個光也相映你那個光，這光光相照，孔孔相通，啊，互相啊，顯現這種光明，這啊，證相應分，證得相應；相應啊，就是你已經得到了。名佛華嚴矣，那麼你能啊，證得相應，啊，這就叫啊，佛華嚴。

Door09_058-030

第二釋品名者，梵云薩婆嚕雞印拏 上呼 徠 良遐返 驃訶奈耶鉢擺叵婆娜忙鉢里勿多，此云一切世間主莊嚴法門威德名品，今文存略。

在前邊是解釋經的題目，那麼現在呀，就解釋這個世主妙嚴品，這第二啊，「釋品名者」：解釋這個品的名字。這個品的名字啊，在梵語叫「薩婆嚕雞」：薩婆呢，這兩個字就是一切；嚕雞呢，就是世間，解釋世間。「印拏徠」：這就是啊，一個主。「驃訶」：驃訶，就是莊嚴。「奈耶」：就是法門。「鉢擺叵婆」：翻譯威德。「娜忙」：就是個名字。「鉢里勿多」：就是這一品。這就是啊，世主妙嚴品。

現在我們在這修道，都要啊，特別小心的，要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

冰，天天來用功修行，不可以打妄想。你若打妄想，就容易啊，有魔障；啊，有魔障，就不能修行了。好像本來很聰明，也很用功的，就因為妄想太多，所以呀，現在就有很多魔障發生。我們在這拜佛的時候，最好啊，大家給他迴向迴向，令他這個魔障退了。

還有，我們無論誰有什麼病，在這個晚間呢，誠心來拜佛，這是一個治病的最好的方法。因為你這一拜佛呀，這一念的真心，就感動啊，十方的諸佛、十方的菩薩、十方的阿羅漢，都啊，放光，來呀，加持你！令你呀，災消病散、罪滅福生、增長智慧，圓成啊，你的福業。所以呀，在拜佛啊，的時候，要啊，誠心一點拜佛！

那麼在這個美國這啊，這佛教，是一個開始，所有的居士，都應該呀，明白這個佛法，不要拿著佛法來當世間法那麼做去。好像這個，他說啊，在廟上，這個所有的事情應該由在家人來管理，啊，所有的出入的，也由在家人來管理，這是很好的一個辦法，我都同意這樣做。

但是找不出來啊，這個真正有時間，又靠得住的這樣的人。有的，有時間的，是靠不住；有的靠得住的，啊，他也不會啊，錯因果的人，又沒有時間，又要去做工去。所以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一件事！

但是在中國的叢林裏邊，可沒有哪一個叢林呢，這個道場裏邊呢，啊，完全都由在家人管的，沒有的。在家人是護法的，不是啊，主法的；出家人是主法的，主持佛法，住持佛教。所以呢，這個在家人是三寶的弟子，啊，是皈依三寶的；不是三寶皈依弟子的，不是三寶皈依呀，在家人，是在家人呢，皈依三寶。所以這一點要清楚！

我以前對那個曾居士講，我說，你呀，在過去在香港，盡是求名求利，你看不起出家人，你造了很多罪業；這種的話沒有人對你講，只有我呀，這麼一

個不怕你不高興的人，我告訴你！你要明白，你是皈依三寶的，不是三寶皈依你的。你是啊，應該恭敬三寶，供養三寶的，不是啊，要三寶來恭敬你，供養你。那麼我和他講過這話之後啊，他回香港改變他的作風；那麼今年又來呀，一切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了，也沒有那麼貢高我慢了。

那麼我既然教化其他的人是這樣子，那麼我的皈依弟子，若是再叫師父皈依徒弟，這未免呢，太笑話！所以你們各位呀，要注意這一點。你們都是擁護三寶的，不是叫三寶來擁護你的。啊，不是說，哦，我有了毛病了，或者有了什麼trouble了，啊，來找到師父了；啊，沒有trouble，就把這個三寶都忘了，這是不對的，你們各位要注意這一點。

Door09_059-031

世者，時也即是世間。主者，君也，謂即諸王及佛。然世間有三，一器世間，即是化處。二眾生世間，即所化機。三智正覺世間，即能化主。主者唯二，諸王及佛，主於器界及眾生故。佛非世間，從所統受稱。

世主妙嚴品，說，一切世間主這個莊嚴法門這個名品，威德名品。怎麼叫個世呢？世呢，就是以時間，是時分；時分，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叫啊，三世。「即是世間」：這個世啊，就是叫世間。

「主者，君也」：這個主啊，就是皇帝，和佛。啊，君，就是王，也就是皇帝，「謂即諸王及佛」：這主啊，就是一切的諸國國王，和這個佛。「然世間有三」：這個世間呢，剛才說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是三世。那麼又有一個講法，有三種講法。

一呢，就是「器世間」：器世間，就是我們所住的這個世間，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，就叫器世間。

第二呢，是「眾生世間」，：因為這個世間有眾生，所以眾生啊，也是世間。

「即所化機」：這個眾生呢，就是所化的這種啊，機宜。

「三智正覺世間」：第三呢，就是智正覺世間，就是佛。「即能化主」：能化這個世間這個主。

「主者唯二」：有兩種主，就是什麼呢？就是說的諸國的國王，和佛。「主於器界及眾生故」：這個王啊，和佛，主啊，在這個器世間，和眾生世間。啊，「佛非世間」：本來佛呀，不屬於這個世間的，但是「從所統受稱」：因為他呀，也作人天的師表；人天的師表啊，啊，來呀，統理這一切器世間的器世間呢，眾生世間，由他來統理。

因為佛呀，來化度一切眾生，化度這個世間，所以呀，一切眾生，和這個器世間，都由佛來統理。由這個統理的關係，受稱，所以呀，叫智正覺世間。

妙謂法門體用深廣難思，即主之所得。嚴謂嚴飾乃有多義，一器世間嚴，謂其地堅固等。二眾生世間嚴，謂眾海各具法門威德故。三智正覺世間嚴，謂於一切法成最正覺三業普周，法門無盡故。

前邊所講這是「世主」兩個字。現在講「妙嚴」兩個字。怎樣叫個妙呢？這個妙啊，就是不可思議，不可以言思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言議；你想說嗎？說不出來；你想想嗎？也想不到，就是神妙不測。神妙不測是什麼呢？就是「法」。法，那麼法這個門，所以呀，叫「法門」。這種法門不是一個，是啊，很多很多的，所以叫「法門海」，這個法門呢，好像大海那麼樣深，那麼樣廣。

「體用深廣難思」：它的體，這個法的體，啊，是非常大的，也非常深的，

也非常廣的；它的用呢，用也是廣大無邊的，也是深廣；難思，不可思議，屬於一種啊，寂滅相了。「即主之所得」：這個法呀，就是這個佛呀，所證得的這種法。怎麼樣證得的呢？是由修行而明白。

名字叫「證得」，實際上呢，是無所得；因為**這個法是本具的，本來就有的**。不單佛呀，有這種法；我們眾生，也是具足這種法。那麼諸佛呀，是明白了這種法，我們眾生雖然有這種法呀，還沒有明白，還不知道？啊，不知道，怎麼是自己的呢？怎麼知道是自己的呢？

那麼就好像啊，這個小孩子一樣，小孩子啊，在小的時候，父親、母親給他一個無價寶珠，放到他衣服裏邊了。等他長大了呢，把這個寶珠忘了？因為在小的時候，不懂事情，把寶珠就忘了？那麼我們這個本有的法呀，也是這樣子。因為我們被這個無明，顛倒，所遮蔽住了；被這個貪、瞋、癡，啊，蓋住了，所以不知道？那麼現在呀，這個佛！是一個大覺者，就是個大明白人，所以呀，他明白這種法了。

「嚴」：這個嚴呢，是個嚴飾，嚴，叫嚴飾。怎麼嚴飾呢？就是啊，莊嚴，他好看一點。「乃有多義」：這個莊嚴呢，這個嚴，義理是很多的。那麼現在呀，我們就這個三世間，來呀，說一說這個嚴飾。

「一器世間嚴」：第一的，就是啊，我們所住處莊嚴，這個世界莊嚴。世界莊嚴呢，就是佛呀，好像這個講法華經，這個「**三變土田**」，把這個世界呀，變的莊嚴，有種種的珍寶，種種的寶樹，來莊嚴這個世界。那麼「其地呢，就堅固」：這個地呀，好像金剛那麼堅固，這都是啊，器世間的莊嚴。

第二呢，是這個「眾生世間的莊嚴」：眾生怎麼又莊嚴呢？這說的，啊，「眾海各具法門威德故」：這個眾生海呀，就是眾生啊，好像大海似的。每一個眾生各具這個法門，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法門，這麼多的威德故，所以呀，眾

生莊嚴。

「三智正覺世間嚴」：第三呢，是莊嚴正覺世間。這是說的什麼呢？這說的佛呀，「在一切法」：證得一切法的本體，「成最正覺」：他呀，啊，成就這個最高無上這個正等正覺，啊，就是啊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三業普周，法門無盡故」：佛呀，這個三業，身口意三業；普周，普周法界。佛所說的法，口業說清淨法，身業行清淨法，意業思惟清淨法；這個清淨法，普周法界，三業清淨這個妙法，普周啊，法界。那麼沒有啊，這種法門，沒有窮盡。好像華嚴經，重重無盡，這種的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。

Door09_060-032

所以長行諸王之嚴，偈頌讚德，皆顯嚴佛。眾生不嚴，不感佛興。正覺不嚴，不能為主。器界不嚴，非真佛處。復由佛嚴顯遇者有德，眾生嚴輔顯佛超勝。如是互嚴，亦為妙嚴。

諸經無此廣嚴，但初名序品。今唯明序已兼正，故廣讚諸嚴以為華嚴之由序。

舊云世間淨眼品者，謂所得法眼能淨世間故，餘如前說。

所以呀，在這個經的長行，啊，那個諸王啊，之嚴，在諸王之嚴。「偈頌讚德，皆顯嚴佛」：這都是啊，說的莊嚴正覺世間的。「眾生不嚴」：為什麼要嚴眾生呢？眾生若不莊嚴的話，就「不感佛興」：因為他眾生沒有德啊，就不會啊，有佛出世。

啊，好像你這個人呢，遇到一個大善知識，都因為什麼呢？因為往昔有德；你若沒有德啊，就遇不著善知識，所遇的人呢，都是一些個，啊，不明白的

人，遇不著明白人。為什麼你遇到明白人了？就因為你有德行。所以說，眾生不嚴，不感佛興，佛呀，就不會出世。

「正覺不嚴」：假設呀，那個正覺世間若不嚴，不莊嚴的話，就「不能為主」：不能啊，是作為佛！「器界不嚴」：那麼器世間若不嚴呢，「非真佛處」：這不是啊，真佛所教化的一個地方。

「復由佛嚴」：因為啊，這個佛嚴，「才顯呢，遇者有德」：啊，顯出了這遇到佛的人呢，都是有德行，有善根。啊，「眾生嚴輔顯佛超勝」：因為眾生啊，莊嚴，這呀，也是幫助啊，顯出來佛的與眾不同，這種啊，超勝的境界。「如是互嚴」：像這樣子啊，互相來莊嚴，啊，正覺世間就莊嚴呢，這個器世間；器世間又莊嚴呢，眾生世間；眾生世間又莊嚴呢，這個正覺世間。「亦為妙嚴」：這個也可以說是啊，妙不可思議的這種莊嚴。

「諸經無此廣嚴」：這個一切的經典呢，沒有這種的莊嚴的境界。「初名序品」：在呀，最初啊，就叫序品。「今唯明序已兼正」：現在呀，雖然單單的明白這個序品，但是啊，也有這個正宗品了，正宗品了。

「故廣讚諸嚴」：所以呀，很廣博的來讚歎呢，這個三世啊，的莊嚴；諸嚴呢，就是三世間的莊嚴。「以為華嚴之由序」：也作為這華嚴經的這一個緣由，和一個序品。

「舊云世間淨眼品者」：在這個晉時後，翻譯呀，這個經，那麼有叫淨眼品。他為什麼這麼樣呢？翻譯呢？他把這個世主妙嚴品呢，叫這個淨眼品。那麼他因為啊，說，「所得的法眼能淨世間故」：這個法眼呢，能啊，令這個世間，也清淨了。「餘如前說」：那麼其餘的呢，和前邊所講的是一樣的。